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八・經部・春秋類

春秋傳注三十六卷提綱一卷（卷十八至卷三十六）〔清〕嚴啓隆撰……一

春秋傳注　卷之十八

宣公三

（甲子定王十年）十有二年（晉景三齊頃二衛穆三蔡文十五鄭襄八曹文二十一陳成二杞桓四十宋文十四秦桓八楚莊十七）

春葬陳靈公（國大亂越二十二月始克塟犹赴諸侯諸侯犹會其塟知無遠絶中國心）

楚子圍鄭（鄭以圍告故晉得言救）

既盟于辰陵後徼事于晉是面欺也面欺者弗可赦故圍之然猶退三十里而與之平所

卷之十八

謂莊有人君之度者此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師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晉告敗。荀林父于是年將中軍。鄭自是服于楚至蟲牢始服晉）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先縠不可以中軍佐濟林父從之戰于邲晉師敗績夫用兵者當審国之虛實而後用之晉自趙盾以来皆以名侵代而未嘗實用其兵車不習馳馬不習戰朽甲鈍兵廢不可用則其具虛趙盾以詐

凌人威勝其愛郤缺林父總之鑒于趙盾濟猛以寬愛而無威人不用命則其權虗楚莊早定內乱專任蒍敖英主賢臣百廢具舉晉則灵公遇弒成亦庸材在位日浅景又冲主以當楚莊相去百倍則其本虗陳人弒君晉不能討而楚莊能討之天下諸侯有誼楚之心將以晉為不足與則其義虗當此之時唯有退而息兵俟楚帰而後復動其勢犹可得鄭而內不量己外不量人一戰而敗豈徒先

卷之十八

殺之罪哉国家之法誅人之軍而以其軍敗者将必死楚前不貸得臣後不貸子反終楚之世令尹不以專制聞晉貸林父而法不復行一行于三郤舉国惟之栾中行即倚之以行弑于厲国威不立實自今日之不殺始悼雖復伯亦末如之何晉之所以沒世不振者又在此邲之一敗也不独外事之不張已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楚告以威中国。傳言宋華椒以蔡）

人救蕭蔡久役于楚豈敢抗楚而救蕭乎傳之妄言有至此者

將以脅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晉告。諸國大夫雖自為盟未敢往以名登載書故共赴于諸侯扰不以名左氏于文公以來見大夫不名槩云是貶蓋不明于赴告之義。是時陳鄭既皆附楚魯自黑壤以來仍不附晉故盟止四國。同盟者同時俱歃雖大夫亦故之）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說者曰楚勢日熾諸侯懼而同盟此失實也夫諸侯果懼則四國之君故在也

卷之十八

何皆不出而皆以大夫盟也哉蓋此盟出于宋意宋又出于華氏意假滅蕭為懼而請于晉以盟之有此盟而後可以伐陳有伐陳而後可以来楚来楚而後服之宋之所以為名而使晉之君臣入其播美而莫之知也景立未久不自親事勉使先穀以懲之寔應且憎晉固不以盟為事當日之人情散可知已

宋師伐陳（宋告）

論此事者皆曰挑釁速禍宋之失策而吾独

謂此華元之詐也夫當日之楚勢豈恃智者而後知其不可犯哉陳之服楚于理于情詛不當伐而清丘之盟之所謂討貳者謂自是以往當無貳心于楚耳非云責其已往之咎也豈以元之知而見不及此惟是當此之際華元已知晉不足為有向楚之心而又欲不自同于反覆為之伐陳以來之伐陳不足又殺申舟以激之使具怒而伐復怒而圍我乃不得已而服楚晉雖見討我終有辭此華元之

卷之十八

詐所以謝天下之口而不自同于陳鄭之苟且者也不然伐陳之誤犹可言也豈有一使臣過我一不假道而即借言以殺之者哉元雖至愚吾知其不出于此矣

衛人救陳（衛告）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国討我則死之此近死之心又不可以常情論矣約言疑即垂隴時陳為衛請事也

（乙丑定王十一年）十有三年（晉景四齊頃三衛穆四蔡文十六鄭襄九曹文二十二陳成三杞桓四十一宋文十五秦桓九楚莊十八）

春齊師伐莒（齊告）

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經于外事無筆削故亦得書

夏楚子伐宋（宋告）

討其伐陳也伐不遷服必待于圍、不遷服必待九閱月嗚呼深矣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晉告。晉于是無先氏）

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清之師謂赤狄伐晉也然赤狄伐晉法宜得告〻則魯史必書今不見經是不告也不告者為害不深夫討邲之敗則直以邲之敗殺耳又假他事以甚之何晉法之不行一至是乎吾是以知晉之終不復振矣

（丙寅定王十二年）十有四年（晉景五齊頃四衛穆五蔡文十七鄭襄十曹文二十三陳成四杞桓四十二宋文十六秦桓十楚莊十九）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衛告）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子盧立是為宣公）

晉侯伐鄭（晉告）

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蓋景于是時始自親事

秋九月楚子圍宋（宋告）

卷之十八

楚子旣伐宋以討伐陳矣宋猶不服乃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此莊欲伐宋而使殺申舟以啓其釁也宋若不殺楚將柰何申舟至宋：人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夫楚能料宋：亦能料楚：以元之智豈不能

隐恐以聽其過而挑釁速禍豈所以相存于也難者乎蓋本欲從楚而無柰楚之一伐而即去也一伐即去終不可為名是必有以致彼之疾而後可以用我之從此華元之所以必救申舟耳嗟乎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宋之禍亦已慘矣而僅以供其從楚之一詐元之惡豈復可以情理論哉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卷之十八

何以往會傳不能言然楚子使申舟聘于齊則齊楚之有交久矣婦父會齊盖謀所以事楚也

（丁卯）（定王十三年）十有五年（晉景六齊頃五衛穆六蔡文十八鄭襄十一曹宣公盧元年陳成五杞桓四十三宋文十七秦桓十一楚莊二十）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自是以後楚魯之交僂通）

楚子在宋公使歸父薦賄以說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宋告○春秋志外平惟此武云外平不書必有関于天下之故而後書不知他乎乃不告）

夏五月楚師築室及畊將必得宋〻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刼而盟之宋人及楚人平夫楚國之法內官序當其夜豈一司馬之帳闈無守人顧使敵国大臣排闥以入而猶不之覺豈復成其為楚也哉竊意華元子反為交素深元欲向楚特合子反以巧行其事楚之君臣志在得宋不妨開壁以来之登子反之牀而與之盟直以此為誑晉之語耳豈真當日之事理哉然則伐陳以挑其

卷之十八

寡殺申舟以速其来皆所以為謝晉地要其向楚之本謀固早定于清丘之日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秦人伐晉（晉告）

報八年晉師白狄之伐也魏顆復敗之于（輔氏）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告）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札子殺召戴公及毛伯衛来告則書明年王室復乱王孫蘇奔晉不告則不書事之本末則何從而悉之哉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何以會傳不能言疑晉方滅潞国勢稍強將徼會于諸侯齊魯素外晉故謀于齊以決之也已而魯從斷道盟齊独不會齊魯之不同情疑是此始

初稅畝

孟子方里而井〻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藉民之力不取其祖所謂耕者九一

也今復於公田之外又加履畝之稅每畝所稅不知几何大約什而取二矣哀公時又用田賦至戰國而井田盡壞變為阡陌以至于今賦法日重則寔宣之作俑也

冬蝝生

饑

（戊辰定王十四年）十有六年（晉景七齊頃六衛穆七蔡文十九鄭襄十二曹宣二陳成六杞桓四十四宋文十八秦桓十二楚莊二十一）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晉告○士會稱人從

告于是三命士會將中軍明年秋即告老而使郤克將中軍蓋知郤克之忿齊而欲伐之也則是時晉國之盜逃歸于秦羊舌職有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之譽襄二十七年楚屈建問于趙武曰范武子之德何如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詞礼記趙文子觀于九京曰死者如可作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其為當時所推重如此蓋士會子産皆當時賢大夫而皆不見經左氏于子産事甚詳而于士會事甚略故附見之

甲氏留吁亦狄之別種晉既滅潞氏于是來其孤弱而盡滅之縣是亦狄之害絕

夏成周宣榭火（王告）

春秋傳注　宣公三十

卷之十八

宣王之廟榭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秋郯伯姬來歸

內女必大歸而後書

冬大有年

五穀大熟也

（己定王十巳五年）十有七年（晉景八齊頃七衛穆八蔡文二十卒鄭襄十三曹宣三陳成七杞桓四十五宋文十九秦桓十三楚莊二十二）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子甯立是為靈公○許于宣十二年敗邲後已如楚今卒犹赴則許蓋兩事）

丁未蔡侯申卒（子固立是爲景公○蔡莊公甲午于文十五年卒不告于魯今忽來告魯亦往會其至則歸父爲聘以來楚魯之好已通故并通于蔡也○陽橋之役二君弱皆強冠之則嗣立時皆童稚）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蔡自哀侯入楚哀穆莊三君魯皆不會至今始會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魯專事齊至是始與晉盟則無異以後必有不同之志也自是齊與魯必小有嫌然魯方外事楚內事晉而又與齊小有嫌故季文子得誣公以將出楚師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之説）

卷之十八
安之公定未
嘗欲伐齊也

晉景公立八年已自親事陳鄭宋皆從楚齊魯二国又皆潛與楚交恐自是以還諸侯將遂不合也故范武子為政因滅潞之勢而微會為斷道之盟微會于魯〻人應命微會于齊〻人不應而使婦人笑客以戲之君以不應故怒齊臣以見笑故益怒齊自是齊之受兵遂紛然其不可詰矣郤克怒而先歸使栾京廬待命齊使高固等四大夫會而又逃

歸故晉侯衛世子臧有陽穀之師齊晉盟而郤克役自有鞌之戰一事而各自為情郤克之專行於此見也說者頗謂斷道之盟將以伐齊夫晉之于齊未至于相伐也而遂以後之事為前之情豈當日之事理哉穀梁又曰魯晉會衛同時而聘于齊或禿或眇或僂或跛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則緣笑容而為之說益不足信要之晉自合諸侯因合諸侯乃致寡慎無牽以後事可也

卷之十八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毋弟曰弟）

魯史之法大夫用事者卒則書叔肹何以書公特息也公既立而不仕與之財曰吾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公憫之而使其子世為卿故于其卒有加禮爲史特書為加禮也于是肹之後有嬰齊嬰齊之後有叔老々之後有叔弓々之後有叔輒叔鞅叔詣叔青々在春秋後不見經

（庚午定王十六年）十有八年（晉景九齊頃八衛穆九蔡景公固元年鄭襄十四曹宣四陳成八杞桓四十六宋文二十秦桓十四楚莊二十三卒）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晉告○臧即衛定公○齊自翟泉以來不與晉盟者四十有一年今始一盟）

晉衛伐齊討不會也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不告故不書以公子彊為質于晉：

師還

公伐杞（自是以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征伐在大夫也至定六年陽虎專魯挾公以行始書公侵鄭八年兩書公侵齊哀七年季孫肥挾公以行復書公伐邾）

卷之十八

何以伐傳不能詳疑以不朝故蓋文十六年以來杞無朝魯之迹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鄫告）

甲戌楚子旅卒（子當立是爲共王○不書葬吳楚僭號魯史不書記曰恐民之惑也）

楚穆之卒不來告魯而莊卒獨書者歸父會楚子于宋則楚之赴告復通于魯也僖通楚楚事頻告比無他事來告者是時陳鄭宋皆

已服楚而江漢間小国即有未臧亦皆帖服無可復告故楚之他事不頻見經所可徵者惟蔡文楚莊之卒為来赴告而已是時魯寔事楚故有乞師于楚求好于楚之説莊卒後魯遂絶楚々乃復有陽橋之師

公孫歸父如晋

宣立以来至斷道之盟始改事晋因使歸父聘于晋以申固之李文子悪東門氏故因公之薨流宮于国謂父此行與公誅而聘于晋

欲以晉人去三桓此誣公之言所以逐歸父不可信以為實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内大夫還不書以奔挈書○内大夫奔惟不返者書）

宣公之立也仲遂專之既殺叔仲彭生而行父懼于是為之奔走于齊當仲遂時噎悶不出氣仲遂死而歸父用季益惡之然公在無可如何也今公薨矣先為流言于國曰歸父

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三桓以激二家之怒而又大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然後歸父不得存于魯而季之恨可盡洩此季與東門氏相傾之本末也其在魯事則更有說當是時成公幼弱殺適立庶之說雖指其父而成不知臧宣叔復為行媚于季蓋自東門氏逐而季之威福始不可嚮邇所謂炙手可熱者向在東門氏今在季矣昭三十二年傳晉史墨曰魯在東門氏殺

卷之十八

適立庶魯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然則季之專魯不在宿及意如而在行父逐東門氏蓋專魯之首事哉

宣公三終（起十二年至十八年）

春秋傳注　卷之十九

成公一

公名黑肱宣公子大人穆姜生宣公即位而始娶其生適子也宜如子同生之有書而不書者不舉以太子之禮也妻齊姜在位十八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辛未定王十七年）元年（晉景十年齊頃九年衛穆十年蔡景二年鄭襄十五年曹宣五年陳成九年杞桓四十七年宋文二十一年秦桓十五年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三月作丘甲（古者兵出于農兵車之制甲士三人并步卒為七十五人以二十五）

（卷之十九人為一甲也周礼九夫為井十六井為丘共淂丁男一百四十四人內取十八人為兵未倫一甲之用今丘倫一甲是十八人外役取七人為兵故曰益兵）

魯事之請張為幻莫有甚于此日者也行父與齊積恨十有八年公甫役而伐齊之志直摩礪以須矣惟時齊魯雖有嫌齊之伐魯不過疆埸間事耳何至益兵倫敵脩賦繕完皇皇然舉國而憂齊難之至哉蓋本以伐齊之意而託之乎齊欲伐我之名未有齊難也而曰為齊難故作丘甲齊未嘗出楚師也而曰

聞齊將出楚師晉楚爭盟未即見告也而曰晉楚爭盟齊師必至及夫齊之見伐則不過北鄙之一役而已季與臧氏之皇〻不幾幻惑而無謂也哉然則益兵備敵脩賦繕完秪備戰鞍時之一用而于齊欲伐我之憂了無涉也宣十八年傳云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于是有蜀之役明年傳又云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以

卷之十九

伐齊故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此蓋陽橋之後季實致兵慮不免于衆人之口而誣以致兵為宣咎耳宣則斷道以来于齊無大寡也何故而欲出楚以伐之哉然則行父之譸張能加于始薨之君父而何難加于齊蓋至是而魯国之人情盡入一人之擋美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臧孫許字宣叔辰之子曰魯以大夫盟伯主蓋以斉北為說）

傳曰聞齊將出楚師臧孫氏為之也臧氏季

之私人急為竹父盟晉侯于赤棘道父所以事晉之意以為後日乞師地布于国中而曰齊將出楚師夫敗鞍之後控于楚以求援始有陽橋之師今猶未敗于魯也何故而有出師之舉哉其為季與臧之誑惑明矣

邥音審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王告○茅戎戎之別種）

文十七年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自是以來戎嘗不靖春晉使瑕嘉平戎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諫不聽遂伐茅戎三

卷之十九

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據告則書本無諱敗之說也經于外事無筆削故亦得見經

冬十月

（壬申定王十八年）二年（晉景十一齊頃十衛穆十一年蔡景三鄭襄十六曹宣六陳成十杞桓四十八宋文二十二年秦桓十六楚共二）

春齊侯伐我北鄙（取龍不書疑傳不寔）

以魯之盟晉于赤棘也伐我北鄙則怒我之不深可知凡言齊難者皆妄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

師敗績（衛告。衛欲戰故史以衛及）齊以衛之受盟于斷道而有陽穀之師也伐魯還因伐衛〻亦適使良夫侵齊遇于新築戰而衛敗衛于是乎乞師于晉而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則齊之伐衛可知矣傳言衛侵齊而不言齊伐衛于是有謂齊衛之隙亦始笑跛則好事者為之當時寔無是事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

卷之十九

戰于鞍齊師敗績（四國合兵始皆大夫主戰事。臧孫許以乞師行不復命而逐將兵故不書乞師。僑如得臣子始見經。子公孫嬰齊叔肸子即子叔聲伯。郤克缺之子于宣十七年將中軍。曹公子首以同斷道盟是晉所挈笑僂之說皆好事者為之）

晉郤克以一笑之故本欲伐齊請于晉侯而弗許既已無可柰何今齊伐魯衛魯衛大夫皆乞師于晉克因借其說以行之請八百乘名救魯衛實伐齊也魯以四大夫師師掃境以出洩其十八年之憤而後快苟不得晉不能伐齊晉亦藉魯衛以得請三國交相用而不

碩國家之後憂楚軍陽橋魯既屈辱而諸国亦竊盟于楚晉失諸侯則克忽婦人李忽宣公之所致也（按晉以鞍之功明年作六軍使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蓋以求卿者多添作六軍以通其滯非為兵多當分隸也是時為卿者蓋十二人故宗隧之後或謂欒武子曰子之佐十一人是也至十三年伐秦惟有四軍則趙括已終諸卿物故者多新三軍復合為一軍矣襄十三年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不為兵多益復可知前是三軍故曰六卿後是四軍故曰八卿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自鞍戰之後四国之兵深入已至袁婁國佐如師即如袁婁非國佐怒去而追及之于袁婁也）

卷之十九

此記內事季孫功也據傳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國佐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国子怒揖而去之魯衛大夫為之請及國佐盟于袁婁則是晉郤克與國佐盟而魯衛不與也魯史之法外大夫相盟不書使晉與齊盟而魯[illegible]衛不與則此一盟不得見于春秋矣經言如師師如四國之師也及國佐盟四國大夫及之盟也四国戰勝

而齊使賂晉取國寶魯取汶陽之田賀戰勝者終在四國季以勝齊得盟侈功于國故歸而命于史以書之史家紀實必以自內及外為文及言季非言晉也而謂反以晉人及之失其本矣觀六年武宮之立則季之侈功可知而明年齊侯朝于晉自是服晉者十有八年則齊之見屈于此盟抑又可知故指此盟者終當以齊屈為斷指此盟之所以書終當以季侈功為斷

卷之十九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子固立是為共公）

庚寅衛侯速卒（子臧立是為定公）

取汶陽田

盟袁婁時晉所命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衛告。楚即嬰齊鄭即去疾其稱師衛以師告）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魯地言會蜀則侵我可知。是時成公尚幼而能會嬰齊者行父蓋挾公以行。嬰齊楚莊弟時代孫叔敖為令尹楚自莊王以來每出必君將而比年常以嬰齊出共王幼故也至十五年楚始君將）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

人鄫人盟于蜀（傳發卿不書名惟此為得蓋竊與楚盟列國大夫必有惟恐晉知之意不書名正其情也）

十四年傳云楚使申舟聘于齊〻楚之交久矣今齊既敗于鞍必哀控于楚以求出師楚共初立令尹子重有樹威之心火户已責遠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挾鄭師以侵衛遂侵我于蜀至于陽橋中国震動秦使右大夫説亦至于蜀晉畏楚不敢出師于是魯衛皆懼公往賂之先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

盟于蜀其先服于楚者曰宋曰陳曰鄭其先通于楚者曰秦曰齊其被兵而哀請于楚者曰魯田衛其望風而亦至者曰曹其因齊魯至而亦至楚因後之以為名者曰邾曰薛曰鄫其不與于盟而寔從楚于戎行者曰蔡曰許自楚入中國盟齊會盂以來未有如是之盛爲者也是何嬰齊一出而奔走天下之諸侯一至于是哉盖莊之盛時兵所屢加者鄭爲而已進之則陳與宋爲而已未有及于魯

衛者也及魯衛而兵始深及魯衛而悉師以出兵始横天下諸侯以為楚之情殆不可測而孰知皆嬰齊之誇耀其事徒以示威于國也哉魯之逞志齊所深仇為盟独在魯地國危君辱行父使然國人非之而行父因為之説曰宣公之故則委咎之言抑又一時之誑惑也

（癸酉定王十九年）三年（晋景十二斉頃十一衛定公臧元年蔡景四鄭襄十七曹宣七陳成十一杞桓四十九宋共公固元年秦桓十七楚共三）

春秋傳注　成公一八

卷之十九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宋衛在喪而稱爵軍行用吉自晉襄用墨始也非禮可知）

陽橋之役晉畏楚衆不出師今始伐鄭討其從楚于陽橋也魯宋曹衛竊與楚盟而寔畏晉故仍從晉從晉則絶楚可知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宣公之宮主新入故曰新宮）

乙亥葬宋文公（七月而塟誕以過侈故緩）

夏公如晉

孫汶陽之田也成公之世魯乃專事晉不與齊矣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鄭告。鄭始告大夫名。許于宣十二年敗邲後服楚）

許恃楚而不事鄭〻子良伐許當此之時鄭與許皆服于楚據左氏五國伐鄭〻使公子偃禦之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則其媚楚而拒晉也為已甚矣今茲伐許何以

亦赴疑獻擭捷時楚無禮于鄭〻將有棄楚之心假伐許以生其釁故去疾伐許冬復伐許鄭悼公立又復伐許悉来告魯告魯必弁告于晉將以是為蟲牢之漸欲是時子良柄鄭知晉景之為君可與有立而楚共新立又不同于莊伯之時占望敵情生其貳志是亦情理之或然者耳不然一許之不事何至用兵者三而究乃帰于棄楚哉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棘汶陽田之邑也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晉告）

討赤狄之餘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晉始聘魯○庚林父之子也傳曰其位在三此時疑將上軍）衛侯使孫良夫來聘（衛自寗俞聘後今始復聘疑亦出晉意）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不言公蒙上文足公可知）

魯衛同盟于斷道又戰于鞍三国之交本密陽橋之役窃與楚盟疑亦晉之所宜責也然晉尚畏楚況魯衛乎既而即從伐鄭晉固諒其無他矣來聘且尋盟公各盟之深相結也聘而遂盟自此始

鄭伐許（鄭吉。以国舉史闕文）

伐而又伐生寡可知盖明知許之必想于楚明知訟之必不勝許然而鄭之計以為必如此而去之為有名他日即有言猶得執之以

籍口也是時晉楚之爭鄭無已鄭之去就始自為名

甲戌（定王二十年）

四年（晉景十三齊頃十二衛定二蔡景五鄭襄十八卒曹宣八陳成十二杞桓五十宋共二秦桓十八楚共四）

春宋使華元來聘，（宋始聘魯）

宋公初立雖盟楚人于蜀然即從晉侯以伐鄭是仍與晉也故以通嗣君聘諸侯魯衛齊宋于時復合故鄭益以從晉為心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子費立是為悼公）

卷之十九

鄭伯卒赴于諸侯諸侯仍會塟皆蟲牢之（漸也）

杞伯来朝

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子紇嗣）

公如晉

朝景公也晉侯見之不敬

塟鄭襄公（二月速葬不知其何故）

秋公至自晉

公以晉侯之不敬也欲求成于楚以叛晉季

文子不可乃止即此以觀則盟蜀以後魯之自踈于楚可知矣

冬城鄆（此西鄆即今鄆城縣是非文十二年城諸及鄆之鄆）既得汶陽田故城鄆為備

鄭伯伐許（鄭告）

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之展陂鄭伯復伐許（傳言晉欒書荀罃士燮救許伐鄭何以不書今按鄭與許俱服於楚晉何故而出三師以救許耶此傳言之妄全不足信許鄭相訟又當以明年傳如楚訟為正子反不能決云云亦絶無関于事理也）

卷之十九

（乙亥定王二十一年崩）五年（晉景十四齊頃十三衛定三蔡景六鄭悼公費元年曹宣九陳成十三杞桓五十一宋共三秦桓十九楚共五）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杞于僖之三十一年求婦至文十二年將婚姬遘疾急杞請絕姬而無絕婚故此叔姬復為杞夫人于今復三十年矣忽而大歸非義絕也豈桓別有子叔姬內不自安而願歸于魯故姬卒而桓復逆其喪以歸欤經于女之大歸則言內詞詳非義所係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荀首見經肯林父采食邑于知稱知氏時佐中軍）

荀首在齊僑如以君命逆餌之于穀結晉（惜也）

梁山崩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子簡王立○定王不書葬魯不會也是時魯內外無事而不葬天王誠不知其何故矣）

卷之十九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杞始與盟）

許灵公愬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国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十二月同盟于蟲牢鄭服也晉自襄灵以来成公享國日淺景初幼弱未能有為故楚得諸侯晉幾失伯今景既長天下諸侯望走在晉勝齊伐鄭即可有為故宋魯衛即歸于晉而齊亦屈而朝晉鄭三伐許生其去楚

之端一不直而即服晉鄭服而即為大合于蟲牢晉自此亦侵少振是則殘土以後所僅見者也殘土以後僅見蟲牢蟲牢以後僅見雞澤惟此三盟差可以當伯事為

六年（丙子簡王元年晉景十五齊頃十四衛定四蔡景七鄭悼二卆曹宣十四陳成十四杞桓五十二宋共四秦桓二十十楚共六吳子壽夢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是年公不朝王于周）

二月辛巳立武宮（武公之宮也武公名敖宣王與仲山甫爭戲括即武公事）

諸侯五廟親盡則祧武公伯禽之玄孫隱公

之高祖傳懿孝惠隱桓莊閔僖文宣成十有一君其祧已久而行父忽以鞍之勝立武宮以旌其功假武為名不學無術傳之後世竟同五廟之祭而曰有事于武宮

取鄟

鄟微國取言易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衛告。傳言晉伯宗鄭人伊洛戎陸渾蠻氏侵宋及晉欲襲衛等事與經了不相涉晉果薄責宋不宜合眾兵以治之且晉侵何以不告是傳之妄說也）

宣公十五年宋及楚平華元為質已而使公

于圍龜代質于楚圍龜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既盟于蟲牢諸侯謀復會宋公辭以圍龜之難

三月晉使衛孫良夫侵宋然甫盟蟲牢即謀復會復會何為事既無改諸侯亦不復會則晉欲侵宋疑別有故不必果繇微會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邾定公于宣元年來朝十年伐邾取繹是已隙矣今同蟲牢之盟復朝嗣君所以脩好于

卷之十八

我也

公孫嬰齊如晉

往受侵宋之命也

壬申鄭伯費卒（華睔立是為成公）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命也二國雖侵示意而已非嚴督宋故七

年復同救鄭而為馬陵之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鄭告○自會蜀以來嬰齊之氣甚惡聞者畏之）

故鄭以名告魯以名書自是遂

以為例楚大夫將必告名矣

鄭服晉為蟲牢之盟故嬰齊伐鄭共之世為始爭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賀遷也晉遷新田不告則不書

晉欒書帥師救鄭（晉告○栾書栾賓之後商枝之孫盾之子成四年代郤克將中軍晉栾氏始見經）

晉栾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有逃臣曰析公者在晉謂栾書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

卷之十九

楚師宵潰晉侵蔡而還晉自文九年以來救嘗不及楚師惟宣十年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此年救鄭與楚師遇繞角楚避晉而還二卿之功差有當于救義焉

（丁丑簡王二年）七年（晉景十六齊頃十五衛定五蔡景八鄭成公睔元年曹宣十一陳成十五杞桓五十三宋共五秦桓二十一楚共七吳壽夢二）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牛角繭栗又為衡福所制故小鼠洿而食之）改卜牛（改卜稷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杞帝之牛日展解角故郊在建寅之月子月已知其傷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亦犹是也免牛則不郊可知下五

（月重言不郊十有問事故也）

吳伐郯（郯告寧知其非吳告乎吳未通也○吳擧號達国詞惟指其人而言之則稱人與子）

吳始太伯太伯仲雍太王之子而季歷之兄也太伯仲雍避文王昌而讓季歷共逃之吳太伯卒無後仲雍三傳為周章當武王克殷時封之吳又封其弟虞仲于虞〻為晉滅惟吳独存周章十四傳而為寿夢〻名乗〻益強大因周衰自稱為王今則寿夢立之二年

卷之十九

也吳初不通中國魯史不書今因郯告而始見之郯即今之邳州吳都姑蘇乃至越泝淮而伐郯則巫臣怨楚教吳侵驅江淮小國已為吳有吳之強為可知已郯近魯而素服晉故其見伐告于諸侯郯與吳成晉不能救自淮以北于是始有吳患焉

夏五月曹伯來朝（文十五年來朝者為曹文公今為曹宣公）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杞始與兵莒自會溫以來復見于會疑前屬齊〻服故亦服）嬰齊再伐欲得鄭以自為功也景合諸侯以救之不踰時而畢聚集旨令之行于諸侯為可知已六年救鄭遂楚師于繞角今年救鄭共仲侯羽軍楚師救之必及楚師又可知已盟于馬陵八国踴躍而有外楚之心非独為莒人之服也

公至自會

卷之十九

吴入州来（吴始通赴告于諸侯）

州来亦國也而服于楚即今鳳陽府潁上縣是迤北則魯迤南而西則楚吴得州来可以窺楚〻控州来可以禦吴故州来吴楚之扼吭也先是吴處江之南習舟楫之利乘車射御非其所長自巫臣以夏姬故棄楚奔晋楚滅巫臣之族而分之于是謀于晋以通吴教之乘車射御驅侵吴始試其能于楚馬陵之會吴入州来子重自鄭奔命失鄭公鍾儀不

能争吴晋之期不謀而合于是會吴之議生矣晋于景之末年歷厲悼之世日以通吴為事楚亦日苦吴而其謀則發于巫臣其事則自州来之後始傳曰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又曰取駕克棘入州来又曰蛮夷屬于楚者吴盡取之則南北之强弱至是一变楚所痛心于前事者莫此役為甚也吴始通上国遂以入州来告諸侯陵楚事有不盡告史故不能盡書焉

卷之十九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衛告。林父良夫子）

衛定公惡孫林父林父以戚出奔晉衛侯如晉〻反戚焉林父之所以見惡于定公傳不能悉然奔七年而復反又十九年而逐其君卒以戚叛則林父之專輒于衛者在今日已可知矣衛自成三年伐鄭以來無日不以從晉為事一旦而受其叛臣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善乎杜氏之言曰春秋中年諸侯之大

夫外交强国以抗其君衛之孫氏魯之季氏其尤也林父結于晋之權臣為衛国患者幾四十年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晋為之也嗚呼孰知晋之所以自亡其國者亦即在叛臣之党禍哉

卷之十九

成公一終

起元年

至七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

成公二

（戊寅簡王三年）八年（晉景十七齊頃十六衛定六蔡景九鄭成二曹宣十二陳成十六杞桓五十四宋共六秦桓二十二楚共八吳壽夢三）

春晉侯使韓穿来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韓穿世譜未詳起必韓萬之後厥之族也以鞍之功佐新上軍。言歸汶陽田義不係于使人也而曰使韓穿者成公以下史文多煩晉楚大夫名鮮不書詳

齊既朝晉又兩同盟晉景內不自安歸汶陽之田于齊期以慰齊之意然而天下諸侯貳

卷之二十

心于晋者反魯公義而慰齊則私々不足以服天下也景自受林父来諸事皆誤帰汶陽于齊則貳命殺趙同趙括則信讒合齊魯以責却則不情强為蒲之盟則非頓執鄭伯殺行人則已甚帰鍾儀而使　合晋楚之成則倦兵迹其行事有近死之心不三年而疾不可為有初無終君子所歎若夫伐鄭以後焉陵以前則亦一時之英辟也顧可以其晚節而少之哉

晉欒書帥師侵蔡（晉告）

六年侵蔡遇申息之師不得志故今年復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聲伯如莒逆也告于君而後行則史亦書

宋公使華元来聘

聘公姬也聘女不書以卿行故亦書

夏宋公使公孫寿来納幣

納幣不書以卿行則亦書内詞亦然公子遂如齊納幣亦以遂故書也

卷之二十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晉告）

趙朔者趙盾之子而趙同趙括趙嬰齊則皆盾之異母弟也趙朔娶于成公之女曰趙莊姬嬰齊通莊姬同括放諸齊嬰齊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我二昆其憂哉莊姬譖于晉侯曰同括將為亂欒郤為徵晉侯信之六月殺趙同趙括當是時欒趙郤三氏爭政相傾相偪而以婦人言簧鼓之殺二大夫而不攷其實晉政下移欒郤旋滅世卿之禍又漸積于

此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天王天子曰賜曰錫史異文無異義非攷經者所宜言）特来賜命其故不可知不可知則濫忌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成五年来歸者歸而卒于魯則史亦書

晉侯使士燮來聘（士燮士會子晉士氏始見經時佐上軍）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士燮来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

卷之二十

不可使宣伯會伐鄭

衛人來媵（一媵則二妾從凡言媵者必三女）媵共姬于宋也凡嫁女于諸侯必備九女三國來媵是為踰制魯人過之故史特書傳云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恐非畫一之論也

（己卯簡王四年）九年（晉景十八齊頃十七午衛定七蔡景十鄭成三曹宣十三陳成十七杞桓五十五宋共七秦桓二十三楚共九吳壽夢四）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叔姬非義絶故當歸葬以成喪逆喪以歸杞

伯之于魯不敢不共其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〻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是行也將始會吳〻人不至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閔伯姬之終故詳其始伯姬之終者何哀之三十年遠乎災而死也此以外則終春秋之

世不復書内女歸必以後事書可知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来媵

致女不書以内卿行則書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来聘亦致夫人而不言致夫人此言致女者年以聘来因致夫人此以致女往不言聘也或曰伯姬賢故魯厚之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子環立是為靈公）

晉人執鄭伯（晉告鄭罪）

鄭成公之從晉堅矣楚欲爭之而不可得不

得已而以賂求之楚之策可謂甚下然已迫矣鄭若不會必將疾而致死于鄭致死于鄭鄭必不堪此鄭人之所以深懼而會楚也其情可哀而其勢亦可用也晋若閔其意以来之鄭將貌與楚而以心懷晋夫且服晋之不惓何貳之可虞而乃因其朝我執諸銅鞮小國之情不敢不踏為能向大国而自鳴其愁痛哉自是鄭之毒晋深于骨髓苟從楚必不返矣

卷之二十

晉欒書帥師伐鄭（晉告）

欒書伐鄭〻使伯蠲行成晉人又殺之嗇亦太甚矣殺伯蠲不告故不書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鄭不告亦不書其侵陳〻與晉也然則鄭于是時國之人將與楚乎與晉乎將求諸晉以釋其君乎將棄君而改立乎曰鄭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明年鄭人立髡頑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

而歸其君夏四月鄭伯歸則鄭固中立不因見執而專與晉也是時晉楚成故亦姑從晉已而鄭卒歸楚于是有鄢陵之從此以前陳無背楚之迹而傳云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知非妄言者下云楚子重自陳伐莒不侵陳則亦不伐莒也伐莒見經則侵陳非妄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莒告）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遂自陳伐莒伐莒亦所

以救鄭也侵陳伐莒非晉之所甚急也而以救鄭何哉一戒于繞角再戒于汜有畏晉之心而不敢遇始假深入以為名嬰齊至是始知晉之未可輕也莒不設備潰其二都于事為細非義所係

楚人入鄆（傳言浹辰之間楚克三都今按文十二年城諸及鄆乃魯之東鄆楚入內邑故史重舉之如云莒邑則國都既潰不告渠丘何独告鄆襄十二年救台遂入鄆時則爲莒耳○入鄆必達別將故史言人）

入鄆以懼魯所謂假深入以為名也魯人素

懦既入鄆不能無早故明年公如晉晉人有貳楚之疑則今日之為懼魯念可知已

秦人白狄伐晉（晉告）

宣十年晉師白狄伐秦十五年秦人伐晉魏顆復敗之于輔氏故此年間諸侯之貳以報之後雖為成終不可得晉于是乎有十三年伐秦之師

鄭人圍許（鄭告）

從公孫申之謀也此謀實忠已而卒殺申殺

卷之二十

申不告故不書棄君立君所以歸君〻歸則必殺其人振古以然苟非聖人鮮克免于禍也

城中城

因入鄆而脩備

（庚辰簡王五年）十年（晉景十九年齊靈公環元年衛定八蔡景十一鄭成四曹宣十四陳成十八杞桓五十六宋共八秦桓二十四楚共十吳壽夢五）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衛鄭皆得告）

鄭不急君是不服晉也晉使衛人復出師以侵之鄭猶不服五月晉伐鄭以歸君取成而還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卜強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是時晉景公疾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伐鄭稱晉侯寔太子也）

栾武子之謀也晉人歸鄭君史不書鄭不告也于是髡頑復歸其位于君

齊人來媵

丙午晉侯獳卒（子州蒲立是為厲公）

秋七月公如晉

卷之二十

奔景公之喪也奔喪宜即歸至明年而始歸者晉人止公使塟景公而後返也楚人入鄆魯不告病疑與楚平故止公以俟楚使之返而驗之晉之無禮于魯君又如此止公使塟則塟景公何以不書公親會塟宜亦當時之所諱也

冬十月

（辛巳簡王六年）十有一年（晉厲公州蒲九年齊靈二衛定九蔡景十二鄭成五曹宣十五陳成十九杞桓五十七宋共九秦桓二十九楚共十一吳壽夢六）

春王三月公至自晋（是年公為晋止不朝正于庙與昭十六年同彼書諱之謂是史諱故杜亦引之以說此然不朝正史宜有書而一經所書唯在楚與在乾侯起經起有削要之不可以意言）

晋侯使郤犫来聘己丑及郤犫盟（郤犫杜謂郤克從父兄弟則是郤芮之後也然郤氏之功自郤缺始安得追郤芮之後而卿之蓋郤犫郤至必皆郤缺後或克兄弟或錡兄弟也）

晋人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公既歸郤犫来聘且涖盟己丑及郤犫盟

夏季孫行父如晋

卷之二十

報聘且涖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蟲牢以來齊魯復通公使聘于齊以脩宣公之好至十四年遂復婚齊

冬十月

（壬午簡王七年）十有二年（晉厲二齊靈三衛定十蔡景十三鄭成六曹宣十六陳成二十杞桓五十八宋共十秦桓二十六楚共十二吳壽夢七）

春周公出奔晉（王告周公之罪）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

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此與王孫蘇奔晉何異周公書而王孫蘇不書者周室既衰或史不備或雖備而紀綱已弛不嚴赴告其見于魯史者寥〻數端遣告及之要之不可為典要也如曰大故則告則周公奔晉之事亦復何關于大故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聽晉楚之成也先是成七年諸侯救鄭〻共

卷之二十

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〻侯歸鍾儀使合晉楚之成未成而景公死厲公之立也宋華元善於子重又善於晉欒書于是為之復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會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然而不見于經者外大夫特盟為不告也不告則何以聽晉楚之成晉之欲成于楚也所以弭兵弭兵以愚楚諸侯不得遽罷兵宋交二国之間鄭又多詐俱不可以情言情言者宜在魯衛晉之為會于瑣澤

也所以情言于魯衛也其後子反食言楚即代鄭故合成之迹終不見經而説者至疑傳為妄言則過矣又謂經故削之以存中国則又妄矣夫弭兵天下之大故也經若可削則襄二十七年宋之盟何独不當削以存中國乎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晉告）

攢函以来狄久服于晉今稍強復侵晉々人敗之自是幾四十年不見經

冬十月

卷之二十

（癸簡王未八年）十有三年（晉厲三齊靈四衛定十一蔡景十四鄭成七曹宣十七卒）陳成二十一杞桓五十九宋共十一秦桓二十七楚共十三吳壽夢八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郤錡克之子明年佐上軍○凡伯國有兵魯國）會之必嘗乞師所遣非卿則不書以卿行則書之

將伐秦也十一年冬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犫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故將伐秦而遣卿自是以後凡乞師往〻使卿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道緣京師必先朝王朝不言朝言如京則朝可知以如京為不成朝者誤○自京師亦史據寔書以為聖筆者誤○晉假王以為重劉成二公兵不加秦故史不書○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史無其文者晉以八卿及諸侯之師與秦戰而勝非諸侯之自戰也故不書○晉伐鄭以歸君鄭不得已復送晉故比伐有鄭伯）

秦晉用兵以來未嘗合諸侯大伐秦也大伐秦自此日始是時厲公初立內方用壯而外若勤諸侯今怒秦之負約而以絕秦書布告

告諸侯且特遣卿諸侯是以聽于晋傳言秦桓公既與晋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以伐晋諸侯是以睦于晋則文致之言恐未實也是時晋楚方成兵非果弭也而乃大樹敵于秦已為失計況又勝秦厲志益驕明年盟于戚執曹伯歸京師其冬吳人来會又明年戰于鄢陵而勝之事〻得意匠麗之危機盖始諸此

曹伯廬卒于師（負芻立是為成公）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不告故不書諸侯請討之晋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負芻欣時皆曹伯之弟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本以伐秦出故雖朝王仍以伐秦至）

冬塟曹宣公

（甲簡王申九年）十有四年（晋厲四齊靈五衛定十二卒蔡景十五鄭成八曹成公負芻元年陳成二十二杞桓六十宋共十二秦桓二十八卒楚共十四吳壽夢九）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是即渠丘公子玆州立為比犁公○莒自弑庶其後）

（卷之二十至是始告卒魯亦終不會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衛告。大夫告奔復告歸元咺後又見林父）

衛侯朝于晉〻侯強見孫林父爲定公不可衛侯歸晉使郤犨送林父而見之蓋挾晉令以還制其君衛雖欲辭之知不敢也晉之權臣比周于父以強其君〻又行其意于衛已而晉殺三郤欒書弑君禍先自及而後衛亦逐其君向使景不受父即受而厲不歸父則大夫之横亦寧至此哉然則大夫之禍始于

自成于景而極于厲即悼公復興亦末如之何也已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此夫人齊姜薨于襄二年者也。納幣非卿故不書）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鄭告。公子喜穆公子字子罕是為罕氏穆公卒歷灵襄悼成四君而穆族猶用者灵襄皆穆子悼公短祚其公族之見于傳者則有公孫申公子繻公孫班申之弟翕班之弟駹班之子孫叔駹之子孫知殺人而已班立繻鄭人殺繻鄭伯帰殺申與翕班奔而求入子駟討之又殺班與駹并其二子自穆以下公族既盡而其有功于国者則見執時子罕用賂子然為盟子駟為質子班之乱子駟又宰国人以討之以故公族）

（惟穆爲盛○鄭伯復伐許不吉）

鄭何以復伐許傳不能言大略志欲叛晉而已鄭自見執以來雖強從晉心實惡晉今晉楚爲成鄭欲挑釁于楚以行其志無故而興伐許之師志之不安于晉爲可知也齊伐莒鄭伐許宋伐曹魯伐邾皆奴虜使故其用兵往往皆出于無名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僑如不稱氏一事而再見者卒書名）

按左氏于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特發例云尊君命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今傳又云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昭十四年意如至自晉又發例云尊晉罪己也尊晉罪己禮也昭三十二年黑肱以濫来奔又發例云齊豹作為不義其書曰盜三叛人以土地入不書其名而總為之說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

卷之二十

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脩之又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左丘明親受經于仲尼而其所以賛經者独歸重于名稱若此將無名稱之際實即聖情之所在乎曰此說經之大蠹學春秋者不可不急辨其訛也夫聖人作經誅乱討賊大義有在不在區區一事之間如齊逆女以夫人至內事詳非義所係所謂夫子述之以寔一經之歲月者也而

乃特為之義昧于春秋者一矣公子遂殺惡及視而立宣公請婚于齊以定其位雖同逆女之文實即弒君之案而與僑如逆女之事同類而並稱之昧于春秋者二矣以夫人至不稱公子及叔孫意如至自晉不稱季孫一事而再見者卒書名史氏略文何關義例而以稱族舍族為聖人之情昧于春秋者三矣聖人脩經即本舊史其稱即舊史之稱極之或稱爵或稱人或稱名或稱字率然稱之本

卷之二十

無義例而以非聖人不能脩昧于春秋者四矣齊豹戕殺君凡宜稱曰盜三叛人罪在不赦宜指其名而以為求名而亡欲蓋而彰皆出聖人之顛倒昧于春秋者五矣稱之既無其義則美稱非褒劣稱非貶即褒貶何適足以勸懲而以為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為淫人懼焉昧于春秋者六矣夫瑣〻而求之其枝既繁其本必悖昧于春秋者正在本原之地矣故因左氏以誤經則越竟乃免無

自立辟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之類是也因史氏以誤經則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是也因董氏以誤經則文成數萬其旨數千為人君父而不明于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是也去此三蠹而一以孔孟遺言取之去聖雖遙于人不遠區區稱謂之文付之不問可爾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子衎立是為獻公）

秦伯卒（子景公立自是秦伯卒魯皆不能知其名）

卷之二十

成公二終（起八年至十四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一

成公三

（乙酉簡王十年）十有五年（晉厲五齊靈六衛獻公衎元年蔡景十六鄭成九曹成二陳成二十三杞桓六十一宋共十三卒秦景公元年楚共十五吳壽夢十）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其曰仲則仲遂之後也其卒而書于史則為大夫者也公穀皆謂仲遂子歸父弟歸父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使其弟為之後然春秋之法孫以祖為氏不能使子以父為氏也起嬰齊乃歸父之姪以姪嗣伯自可以孫氏祖耳嬰齊卒子仍世其大夫昭公時之子家羈是也歸父字子家故其孫曰子家氏從昭公出卒不見經卿亦不得世）

卷之二十一

癸丑公會晉侯（厲）衛侯（獻）鄭伯（成）曹伯（成）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定）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凡執皆稱人此独稱侯說者趍為伯討不知此乃就壇而說自當指晉侯以言非經以辭討許厲公也就壇而執從史即書曹伯之名自不暇恙）

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諸侯諸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諸侯他年則晉之君臣已無討賊之誠矣今執曹伯又假為盟以召之就壇而執歸諸京師聊以謝諸侯非真謂負芻之當討也亦非真謂法當歸諸京師也當日之天王

豈能討賊而曰刑賞之柄歸諸王室亦復誰能信之也哉是時欒書為政狙詐百出作此狡獪以塞人言此其為情正與趙盾之蓄謀等而先儒猶謂之伯討所謂以文相滯終無當于此日之事理者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子成立是為平公）

楚子伐鄭（鄭告。至是楚共始自出）

鄭成公見執而歸心寔怨晉而勢未能去晉

伐秦盟戚身雖與會未嘗一日不向楚也今喜伐許楚人討之背盟之事雖自楚發然非鄭人之挑釁亦何故而興此役哉侵楚取新石皆出于詐明年楚以汝陰田求成于鄭楚畢不至此必是飾言要之其為從楚之計而已矣

秋八月庚辰塟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告）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告）宋殺其大夫山（元主告）宋魚石出奔楚（元主告前後各告違無間事故

（聯書定則各書○山即蕩澤其不氏告文略非經貶文傳言背其族者誤）宋共公卒華元為右師蕩澤為司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晋左氏以為魚石止元于河上許之討而後歸然經言出奔晋又言自晋歸則不止于河上也春秋說文云華元以憂國為大夫山所譖出奔晋：人理其罪宋人逐華元而誅山盖華元善于晋大夫一奔晋而理已直旋挾

卷之二十一

晉以來歸宋即不殺山亦不可得殺山則魚石等五大夫皆山族也即欲不奔又可得耶比華元之討亂而因以生亂以魚石等五大夫不當令之出奔楚也左氏乃言魚石止華元及殺蕩山魚石等又決于奔華元止之不可然則前之止元者何心許討者何心令之懼討而出者又何心耶左氏于宋文全無確據一見于公子鮑再見于此事言多不實讀者要當以理斷之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吳非君出故晉及諸國亦皆以大夫行然大夫自主會而竟列書之比于諸侯之例大夫之橫極矣春秋之始雖諸侯亦嘗擯人及其季年大夫亦以名列勢盛則事張史不能為定例也○會吳乃事之寔非故為殊會以別之）

蒲之盟始將會吳吳〻人不至今吳至而遂合七國以會之時之急于得吳也如此其後吳敉楚中國亦自屈于吳一舉事而利害乃在六七十年之後未可以通吳為得計也

卷之二十一

許遷于葉（許吉）

許靈公畏鄭之偪請遷于楚〻公子申遷許于葉〻今河南之葉縣所謂方城外之蔽是也

（丙戌簡王十一年、）十有六年（晉厲六齊靈七衛獻二蔡景十七鄭成十曹成三陳成二十四杞桓六十二宋平公成元年秦景二楚共十六吳壽夢十一）

春王正月雨木冰（雨著木而成冰）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左氏以此為文公魯不會塟子原立是為成公）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宋告○衛為晉伐鄭不告）

據左氏謂楚公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〻

叛晉求成之說雖無確徵要之鄭之叛心已非一日今間魚石之在楚而侵宋示已親于楚也自此至襄之二年鄭之在楚者又五年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来乞師（欒黶書之子）將代鄭也乞于魯則乞于齊衛可知三国俱出後故鄢陵戰無三國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晉告○楚共親中目諱敗稱君）

卷之二十一

晉侯將伐鄭本合齊魯衛三國之兵而後出不圖鄭聞晉師即告于楚〻師即出晉又不待三國而濟河未伐鄭而遇于鄢陵遂以一軍独當楚戰而中其君當是時楚有六間其勢可乘而士燮惓〻独以勝為憂者是時晉之憂在内不在外也厲公用壯而有惡尾大之心三郤爭權而有獵中軍之意欒書陰賊而懷殺郤至之謀上惡其下〻方相惡而不知苟戰而勝其君必驕其臣必肆上下相賊

國必大危々而鄭與楚復乘之此真當日之大憂范文子所謂盡釋楚以為外懼者是也欒郤俱不悟郤復溢欒而擅其功郤氏益肆欒氏益忌厲公益怒自是厲之殺機熾然其不可遏矣夫国家之敗也國非無人也愚者見已敗智者圖未然當其未然而圖之其謀必迂其言必見為可笑而孰知古今以來奠人國于磐石之安者正在此甚迂之謀也哉有國家者盡姑耶其甚迂者而深念之毋皇々

卷之二十一

以一勝為事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楚告。是時魯方從晉楚殺敗將何以告孟當入鄆）時魯必竊成于楚故晉侯攜季晉有貳楚之徒而僑如行譖亦得有待于壞隤以待勝者之說事非無因今日之來告即其証也。側即子反

楚法令尹將中軍司馬將左令側司馬也而反將中軍何哉側自食言以来久已欲得嬰齊之處其所謂敵利則進而以戰為主若非謂戰之必有功也戰而勝即可以擠嬰齊嬰齊悟而之中軍讓子反勝使独任其功敗亦

使独任其罪嬰齊之情利在敗而不利在勝所謂二卿相悪者是也及戰果敗嬰齊偏子反而殺之嬰齊仍為令尹將中軍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晋雖勝楚鄭以集矢之德戴楚而不事晋ゝ復會于沙隨以謀伐鄭

不見公

六月晋侯將伐鄭使欒黶来乞師ゝ未及出而晋已勝所謂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也

卷之二十一

先是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公會伐鄭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曰請返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及會于沙隨宣伯使告于郤犫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犫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鄢陵後一伐鄭晉假王臣）

（以其鄭服于是始以王臣興兵○師出役後不敢偽即晉又聽僑如之譖不使公與于兵而云會伐鄭者紀出師之事也○經無宋衛傳言宋齊衛皆失軍徒傳不宜）

會于沙隨以謀伐鄭今伐鄭也鄭不服

曹伯歸自京師（曹告○諸侯歸國或言自某歸于某或言歸自某本無義例不書名將史失之若執此以說經則負芻又以無罪之人矣）

初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將見于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遂逃奔宋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

卷之二十一

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曾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曾也先君無乃有罪乎晉侯乃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曾伯歸夫曹伯之歸不歸係于子臧之反不反則胡不終不反以絕曹君使得别立君以奉社稷而已亦遂其高蹈之情何為以讓國為名高以全君為令德始終所保祇一亂賊之人以是為賢曾何當于春秋之義乎故責不討賊不可不以子臧為首晉無討賊之誠欲執則執欲

歸則歸雖無賄私吾慮其風之曰長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內大夫奔惟不返者書。公未歸而僑如出就會出之也。魯人立其弟豹為叔孫後）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公至自會（不與伐鄭以至會告廟）乙酉刺公子偃（偃公之弟也偃非與誅而刺之行父使公不明也狙如故幸免于難）

會伐鄭也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師出復後僑如復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寧事

卷之二十一

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晉人聽之執季孫行父于苕丘公使請于晉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僑如奔齊行父及郤犫盟歸刺公子偃遂錮穆姜于東宮

（丁亥）（簡王十二年）十有七年（晉厲七齊靈八衛獻三蔡景十八鄭成十一曹成四）

陳成二十五杞桓六十三宋平二

秦景三楚共十七吴壽夢十二

春衛北宮括師師侵鄭（衛告）

鄭堅從楚衛為晉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鄭從後二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方伐而盟趙欲固鄭故也楚人救之諸侯即還不成圍故不書）

傳言尋戚之盟遂失正傳○尹單趙與盟

秋公至自會

前伐鄭鄭不服故復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鄭猶不服六月同盟于柯陵楚子重救鄭師

卷之二十一

于首止諸侯還

齊高無咎出奔莒（齊告）

用聲孟子之譖也聲孟子者齊頃公之妻而靈公之母也通于慶克蒙衣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謫之夫人怒公會伐鄭國子相高鮑處守及還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與知之公信之則鮑牽逐高無咎無咎奔莒怒鮑牽及國佐而并及無咎者高鮑處守罪鮑牽

不得不罪無咎也無咎之子弱以盧叛不告則不書至明年乃殺國佐苟云經有筆削則此等事亦安見其必不當削哉

九月辛丑用郊

用郊禮以祈天而不為農事故曰用郊瀆天之甚也

晉侯使荀罃来乞師（荀罃首之子前二伐非卿乞師今將大伐鄭故復遣卿時罃已佐下軍）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

鄭（鄢陵後三伐鄭○傳言鄢國仕而經曰人則非大夫矣疑傳不寔）十有一月

公至自伐鄭（傳書圍鄭而經不書者圍而即解不成圍也）

再伐未得志故復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夫兩伐不服鄭必有其情為能自反則當退而求鄭之情牽師諸侯于道路而迄不得成若此者吾知其為及禍之人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從伐鄭還而道卒子叔老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子牼立是為宣公○魯不會葬）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晉告○郤錡上軍佐郤犨新軍將郤至新軍佐晉于是無郤氏自郤缺至此盖三世而遂亡）

晉自靈成以來趙郤中行相繼為政今將欒書而郤氏又以三卿橫踞國勢尾大不掉雖誼主亦當憂之然極重之勢驟變為難揆其罪之最著者而法誅之餘人亦自可用奈何一朝殺三卿而又相報以私本非國法所不貸者乎當此之時凡為卿者人人恟懼而欒

卷之二十一

書中行偃為尤甚既殺三郤不可不并殺栾中行郤而不殺為害滋甚以一朝之忿而又濟以婦人之仁匠麗之變不待終朝而至矣甚矣小人之不可用也禍所從来寔自趙盾蓋無趙盾則政權不出于中軍君不至甚惡其臣臣亦不至互傾以成其禍此政在大夫為春秋所甚痛而文公以下独以盾為乱賊之首者至于此而益驗也歟

楚人滅舒庸（楚告○群舒與中国近滅則来告所以示戚滅他國或不告）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所以告于諸侯者見師雖敗未至見凌于小國也

（戊戊簡王十子子三年）十有八年（晉厲八弒齊靈九衛獻四蔡景十九鄭成十二曹成五陳成二十六杞桓六十四宋平三秦景四楚共十八吳壽夢十三）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欒書主告）

晉之世卿相忮為禍城濮之戰胥臣佐下軍有棠馬功其子甲父既見放而孫克復為郤

卷之二十一

鈇廢克之子童今嬖于厲公為嬖大夫以父之廢怨郤氏報殺三郤所以求卿既殺三郤因刼欒書中行偃于朝長魚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予不忍也長魚矯知將為亂遂出奔狄胥童不悟而為卿公遊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于匠麗氏閏月乙卯欒書中行偃殺胥童越六日庚申欒書中行偃弑其君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欒書主告○襄公曾孫周立是為悼公悼公周者襄）

公少子捷之孫也捷生談〻生周時稱周孫亦稱周子晉因厲公時也逆周子于京師厲公弒為即本立之自靈公見弒迎立文公之子黑臀為成公今成景皆無也子周子有兄而不慧兄終單及故周于世次為宜立于時年始十四大夫逆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茍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及即位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六官之長皆民譽舉不失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民無謗言諸侯朝而歸者皆知晉之復伯為○不書奚者奚之于異東門之外以車一乘是不成喪之寔魯不會也

時俗之變不可以一成之見求也春秋以來亂賊之人未知禁告〻者得以實聞故州吁

卷之二十一

以下直書其名告詞寔也自趙盾以弑君非美名一為置辨而公子宋遂委其事于帰生天下始欲避其名其告或以實者賊非當國也今栾書中行偃弑其君而栾書正當國其威福與趙盾同其狙詐之性不啻與公子宋同欲避弑君之名時史承望而為之諱必不敢以栾書之名氏布于諸侯書曰晋弑其君州蒲魯史之舊告者之詞非聖人之筆削明甚聖人作経誅乱討賊苟書其事即為刑書不能

有所增加于其際故弈書之名氏終不見經要其罪狀萬〻無赦胡氏說經動輙歸諸筆削而于弈書之不名則無辭于是强而為之說迹其傳義一若蒲有可弑之道書可免于弑君之名何圖說經至于此極故少讀胡傳奮然以為必不可從者莫甚于弑君諸條而于弑君諸條尤莫甚于晉弑州蒲之一傳以其犯教害義庇亂賊而忍君親其為邪說之誣民乃更甚也然則何以不稱人曰或稱

國或稱人本無定義而魯人畏晋又不敢以賤者之號加諸莒書概而稱國又不可與莒吴諱之稱國同

齊殺其大夫國佐（齊告）

高無咎之子以盧叛齊使崔杼及慶克圍之國佐如盧師殺慶克齊侯殺國佐而使克之子封為大夫終聲孟子之譖也崔慶之專于是始

公如晋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鄭間晉之亂而侵宋遂會楚子伐宋納魚石等五大夫于彭城蓋楚本欲納魚石鄭復佐之而來也鄭自成九年見執其悪晉而欲從楚出于人情非可深咎今晉已易君不為從晉之計而反助宋之叛臣感德與言而犯中國所共怒鄭之罪于是乎不可赦矣

公至自晉

卷之二十一

晉侯使士匄来聘（士匄燮之子）

公甫至自晉〻士匄即来聘且拜朝君子謂晉于是乎有禮悼公之初政其為人心所協服如此

秋杞伯来朝

杞桓公于叔姬之喪盡誠盡禮杞魯之交甚親今復来朝事魯恭也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為婚

八月邾子来朝

邾定公于成六年來朝今宣即位故復來朝

築鹿囿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宋告）晉侯使士魴來乞師（楚鄭侵宋）

而晉使乞師若將大救宋者傳言宋老佐華元圍彭城楚救子重救之伐宋華元告急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楚師還今復乞師者將大圍彭城以救宋且大伐鄭也楚伐晉救兩俱失告故不見 杜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虗朾

此悼公之始事也韓厥一言而晉悼以興傳

卷之二十一

言楚子重伐宋　華元告急于時栾書卆韓厥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伯安彊自宋始矣于是使士魴来乞師十二月會于虛朾以謀救宋〻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丁未葬我君成公

成公三終（起十五年至十八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二

襄公一（公名午成公子定姒所生即位時甫四歲于時伯事方棘無歲不會無兵不行一孺子周旋于晉楚之間而國無內憂者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三賢臣力也迨乎行父七季宿立則成費三軍之事故至其末年季氏益橫如楚之後幾不能歸陽州之禍兆矣在位三十一年終身不娶適夫人諡法辟土有德曰襄）

（己丑）（簡王十四年崩）元年（晉悼公周元年齊靈十年衛獻五年蔡景二十年鄭成十三年曹成六年陳成二十七年杞桓六十五年宋平四年秦景五年楚共十九年吳壽夢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

卷之二十二

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欒書死欒黶復用蓋已為卿。甯殖俞之子。彭城繫宋傳言追書不知史有詳略初無定文以此言經終為事于末而忘其本）

從韓厥之謀也晉侯既盟于虛打以謀救宋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彭城降晉〻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之瓠丘夫楚人釋君而助臣為天下逋逃藪而悼以公子入繼當齠稚之年成伯安疆大整君臣之分天下肅然觀晉伯之復興言悼事者復何可議然以作經之義求之必有深病其不能者

魚石等挾楚以叛將真之鈇丘而足乎抑當身首異處借五大夫以正告天下乎夫亂臣賊子不必盡為弑君之事也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可以挾楚以據邑即可挾楚以弑君此而不誅誰當誅者誅五大夫而歸還討中行氏之罪廢欒黶而斬欒書之指天下之人其誰不服栗子駟之弑君孫甯之廢立季氏之作軍何敢復萌于念傳之奕世蒙業而安六卿擅攻之禍何能旋作于再傳之後哉而

卷之二十二

悼也不然是以深病其不能也夫聖人之討賊非以一討賊廢百為也一討賊而百為舉一不討賊而百為廢故討賊政教之大源也身為君父而不使天下知君父之可尊尚何以長子孫定民志哉楚也一莊晉也一悼相提而論蓋不可以同年語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晉告〇晉韓氏始見經韓厥萬之後曲沃桓叔之庶子也始封韓萬生簡、生輿、生厥、始為卿于去年冬始將中軍晉六卿惟厥為桓族）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前圍已帰）

（故重言蔑會。卒不會彭城晉以爲討始使直抒出會然卒有後言明年秋遂不會戚）

伐鄭討從楚也諸侯之師次于鄫不伐鄭也不伐鄭何以召諸侯之師晉之伐鄭不但討鄭亦以致楚不合諸侯之師則楚不出合諸侯之師以大伐鄭則楚出而不可以驟還不可以驟還危之道也于是合諸侯之師以揚其伐鄭之聲而實不以兵臨鄭老臣自行速退在我主于致楚而不主于克鄭可知晉又以鄫之師侵楚及陳致楚〻出救〻而晉師已

卷之二十二

退主于救楚而不主于戰楚又可知異時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人以為知罃之老謀而孰知韓厥之成筭哉然則即伐鄭之行三駕之功已在晉君臣度內矣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宋告○壬夫時為左司馬傳言救鄭而經不言救者楚寔未嘗救鄭于時鄭亦侵宋〻不告也）

楚始徼于晉也初聞晉以五諸侯伐鄭出師救之迨出師而晉已還無所事救侵宋呂留聊取致怨而已故有救鄭之行而無救鄭之

寔楚始見愚

九月辛酉天王崩（子灵王立）

邾子来朝

成十八年邾宣公以始立朝魯今襄立復朝嗣君邾魯之好無間六年叔孫豹聘于邾以報之

冬衛侯使公孫剽来聘（剽定公母弟黑背子後孫林父立之為君）

魯宣公以黑壤故不會衛成之塟至其末年與衛穆盟于斷道成公初即同戰鞍衛定魯

卷之二十二

魯成式好無間今襄初立献使来聘以通嗣君襄七年魯使季孫宿報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成十八年晉悼初立已使士匄来聘今襄立復使荀罃聘左傳云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襄四年魯使叔孫豹聘晉以報之

（庚寅灵王元年）二年（晉悼二齊灵十一衛献六蔡景二十一鄭成十四卒曹成七陳成二十八杞桓六十六宋平五秦景六楚共二十吳壽夢十五）

春王正月塟簡王

鄭師伐宋（宋告）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此齊姜襄之適母成十四年娶先穆姜而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子髡頑立是為僖公）

鄭堅從楚卆宜不赴于是諸大夫有從晉謀故亦来赴不書塟方治鄭魯不會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晉告）

卷之二十二

諸侯侵鄭以是年春鄭師伐宋也初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惟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于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請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夫子駟必爭楚者也何以請息肩于晉成之德楚殁世不忘君臣間知之捨矣而是時晉勢強諸大夫欲從晉恐一旦君卒而

無以過諸大夫從晉之謀也有此請則君必有命君有命則臨歿之命諸大夫必不敢違僖公初立國事尚聽大臣而駟曰官命未改不独下制其臣抑將上制其主僖雖不甘弗敢專也其後晉城虎牢從晉之謀僖乃独決子駟亦弗敢異殺机相向卒成丙戌之謀故子駟之弑君當自今日覌其始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鄫之會崔杼有不服晉之言今又不至知武子夙以伐斉之意至冬）

（卷之二十二始來晉悼之世世齊不誠服勉而聽命亦使崔杼及世子光而已以故悼公歿齊即叛晉）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以為東宮之錮人死不當成禮故取二物以葬齊姜所謂戲姑以成婦也僑如欲譖行父而去之父有私恨既錮穆姜于東宮又使葬不成禮行父之褊忮固如此

叔孫豹如宋（豹僑如之弟魯逐僑如使其弟豹嗣叔孫氏時已自齊還始為卿）

魯為宋圍彭城宋未来聘而魯先聘宋以通嗣君魯之有禮于宋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齊崔杼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小邾人始與于會。城虎牢不繫鄭史以便文絶無義例諸家強為之説至謂聖人之所削則尤鑿空。鄭自此服于晉者六年）

虎牢古肴関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當鄭之西非楚鄭往来之路蓋將有事于伐鄭先為擇巖邑以城之諸侯大夫必為宮舘士必

卷之二十二

為營馬必為厩虎牢城而晋始得為久駐計故鄭即懼而請服也然而鄭之服則更有說成十七年鄭太子髡頑為質于楚今為君而心乎惡楚楚之所以待之者必無禮矣屈于子駟而從楚非其志也今一城而鄭即服其其為僖所独决可知僖一决而三大夫不敢撓其謀則僖之威福將有不測于諸臣亦可知是本欲從晋借虎牢以為之因非真虎牢之足懼也當此之時君之心一于晋臣之心

一于楚君臣曰戰卆成丙戌之謀區〻一虎牢之得宲豈足悉當日之情狀哉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楚告）

傳言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国之賂以逼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此告詞非情寔也鄭太子髡頑為質于楚今甫立而即背楚〻所以待之者必無禮矣楚徵其故知為右司馬也故殺之以失鄭殺右司馬故以殺告諸侯所以明其意于鄭多受小国之賂暗指無礼偪

卷之二十二

子重子辛故重與辛發之蓋至是而楚之求鄭迫矣

辛卯（灵王二年）三年（晉悼三齊灵十一衛獻七蔡景二十二鄭僖公髡頑元年曹成八陳成二十九杞桓六十七宋平六秦景七楚共二十一吳壽夢十六）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吳楚皆得告然此疑吳告或襄公之世史）

（專主吳）

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ゝ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

重帰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〻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子重于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然則吳兩勝楚兩負也而俱不書独書楚伐吳者是時吳通上國但以楚強告于諸侯而不言其勝蓋中國欲倚吳〻亦欲倚援于中国也至滅州来後吳始告勝于諸侯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卷之二十二

即位而始朝也于時公甫七歲孟獻子相公以行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鄭伯（僖）莒子（犂比）邾子（宣）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合諸侯于雞澤而盟之于時宋平心歸鄭僖決向齊靈身雖不至亦使世子光受盟天子聞其賢特遣大臣臨之以重其事以故陳成公久服于楚惴然

來歸魏絳所謂諸侯新服陳新來和是也當此之時悼以韶稚之年當大亂之後既執彭城之叛人又能城虎牢以服鄭舉事當人心而天下服其風采桓之後幽文之殘土惟此盟足繼之區、世伯之脩盟烏足語于此日哉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盟不言地即在雞澤可知○何忌即于是冬侵陳、不告故不書）

陳自討徵舒來服楚不貳于今垂三十年今聞晉悼之盛而歸心又以子辛為令尹侵欲

卷之二十二

小國益復厭楚使袁僑如會以求成于晉々使諸大夫盟之非失策也而當時謀国之臣皇々焉以喪陳為慮者陳成公以晉為可恃不謀父兄不考蓍龜憒然而求成于晉々所恃以收陳者独一君耳君卒而舉國之人固已幡然而為向楚之計矣陳近于楚而遠于晉楚討之易而晉救之難陳方會晉楚即使司馬何忌侵陳晉無一旅以相救晉楚之難易已可知矣故楚在繁陽韓獻子有今我易

之〻懼成即不死陳猶可慮而況乎其即死死之明年即戍陳又會于城棣會于鄬以救陳而終不得其要領非今日受盟之失不幸而遇陳成之卒也伯之之成功多有天幸豈得盡繇人事哉

秋公至自晉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晉告）

許自文十五年盟扈以来不會中國者四十餘年矣今悼公為雞澤之盟許灵公猶不事

卷之二十二

晉冬晉使荀罃帥師以伐之

（壬辰灵王三年杞桓六十八楚共二十二）四年（晉悼四齊灵十三衛献八蔡景二十三鄭僖二曺成九陳成三十卒宋平七秦景八吳壽夢十七）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子弱立是為哀公○陳服晉故卒來赴書亦往會其葬）

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而止陳人不聽命臧文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国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當此之時楚之所以柔陳者為有策矣迨夏彭名始

侵陳避伐喪也彭名侵陳不告故不書

夏叔孫豹如晉

報知罃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此襄之生母成之妾也而乃反哭于寢祔于姑赴于諸侯稱夫人而葬以小君之禮者子為諸侯而適夫人已薨則援成風敬嬴之故事遂謂魯之典禮然也然則穆姜非適姑乎適姑在何以擅尊曰錮于東宮魯之不忌有

卷之二十二

穆姜久矣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此定姒謚也定十五年定姒哀之生母即以定公為之稱疑非謚公羊此曰定弋容更詳

冬公如晉（傳言邾人莒人伐鄫此或不告滅紇救鄫侵邾則內事也何以不書不書是無其事也然則莒自争鄫與邾無聞故六年冬叔孫豹自往聘于邾）

聽貢賦之政因請屬鄫是時列国諸侯歲有常賦以貢于晉所謂號召諸侯以偹楚也鄫

本莒魯間小國即今兗州府嶧縣魯欲借助于鄫故請屬鄫然莒人爭鄫之心即生于此莒魯之兵自此啓矣

陳人圍頓（陳告○陳自服楚以來全無赴告非全無事也今既服晉遂以圍頓事告于諸侯以此益知外事之有無全係告不告）頓陳之細也嘗事楚而不事晉陳頓之寡已非一日今楚兩侵陳皆頓為間故陳人圍頓或曰是時陳哀初立二慶為政圍頓以挑楚怒迯歸之兆疑即在于此焉

卷之二十二

（癸灵王巳四年）五年（晉悼五齊灵十四衛獻九蔡景二十四鄭僖三曹成十陳哀公溺元年杞桓六十九宋平八秦景九楚共二十三吳壽夢十八）

春公至自晉（是年春公不朝正于庙）

夏鄭伯使公子發来聘（公子發字子国所謂子國為司馬者是也穆公子亦七穆之一其子即子產是為国氏）

鄭僖誠于服晉雖泽之後應使偏聘于同盟非專聘魯也終春秋之世鄭之聘于我魯者唯此一見爲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覲鄫世子巫于晉成屬鄫也既而叔孫豹以屬鄫為不利蓋知莒人有爭鄫之心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吳子使壽越如晉ゝ不即壽越以答吳而特遣使重其事也不至吳而會吳于善道善道必吳地吳亦使大夫出會以勞之）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具告會期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楚告）

卷之二十二

楚人討陳叛故曰殺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楚殺令尹非細故也城濮敗而殺得臣鄢陵敗而殺子反今子辛之罪未若城濮鄢陵之甚也而殺之以説于陳此其所以求陳者至矣何以知其説于陳乎不説于陳則必不告于諸侯告于諸侯則所以説于陳者即在此聞喪而不伐亦此意也既而使公子貞為令尹急改行而疾討陳一柔之以情而一震之以武晉自是不能長有陳矣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年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吳来會戚故不以會吳為文○此會蓋吳子自至而稱吳人不與莒邾滕薛同稱爵者姑會之文也○傳言盟于戚而經言會蓋吳與晉盟非諸侯之共盟也吳以殘雞澤之盟故知確是盟）

左傳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夫雞澤之盟吳子不至以道遠也今来在戚諸侯會之吳與晉侯復為盟以殘之吳晉之盟合則制楚之形成雞澤之事其亦盟之甚盛者歟

公至自會

冬戍陳（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陳各還國遂戍不復有告命故獨言魯戍）楚公子貞帥師伐陳（陳告○貞字子囊莊王子）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會于城棣而不言會者公及救而不及會故但言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〻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以故戚之會命戍陳冬諸侯戍陳楚子囊伐陳諸侯會城棣以救之

辛未季孫行父卒（子宿嗣）

行父季友之孫僖之十六年季友卒行父嗣文六年始見經為魯卿者五十有四年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可謂絜清自愛忠于公室者矣然而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周旋于敬嬴仲遂之間而逞忿于宣公甫歿之後迹其行事實小人之尤勤勞恭儉正以行其私耳夫子曰再斯可矣其于褒貶之際為何如者哉

卷之二十二

襄公一終（起元年至五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三

襄公二

六年（甲午灵王五年）（晉悼六齊灵十五衛獻十蔡景二十五鄭僖四曹成十一陳哀二杞桓七十卒宋平九秦景十楚共二十四吳壽夢十九）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子匄立是為孝公。姑容立于僖之二十四年在位七十年而卒事魯最恭末年復婚于晉悼杞始告卒至是始書名魯亦始會葬自是以後杞之卒葬始備見于春秋）

夏宋華弱来奔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樂

卷之二十三

轡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華弱来奔此細事也而亦書則知削之一字不独不加于外詞并不輕用于内詞矣

秋塟杞桓公

滕子来朝

滕于文十二年来朝傳見滕昭公今来朝傳見滕成公成公立于成十六年今始朝于襄

莒人滅鄫（鄫吉）

鄫本莒人所欲聞其屬魯舉兵伐之傳在四年之冬不足甚據然五年夏魯覿鄫世子于晋以成屬鄫其秋即以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者知莒人有爭鄫之心魯不欲犯莒人之怒也鄫猶恃魯而不設備莒人滅之其後昭四年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〻叛而來經曰取鄫事之本末具見于經傳者如此公羊何據而曰莒女有為鄫夫人欲立其出穀梁何據而曰立異姓以蒞宗祀滅亡之道

哉夫外事而見于春秋必實来告鄫立異姓以為後誰實来告且立異姓以為後罪當在鄫而反以滅鄫之罪坐莒人誰為此言鄫告邪史文邪聖筆邪一舉而諸失俻焉以是言經不独情于莒鄫之一事矣

冬

叔孫豹如邾

聘于邾報元年之朝也傳言聘且脩平〻四年狐駘之怨夫狐駘魯敗曲未在魯誰肯脩聘以平之且内事而不見經則本無其事傳

特妄言而今又妄意之耳彼来朝我往聘乃事之嘗何事曲言其故哉

季孫宿如晉（宿行父子始見經）晉人以鄫故来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始為卿因使謝罪以往見于晉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齊告○前年四月圍至是始滅齊但告滅不告圍故不書圍）萊近齊〻所欲滅二年春齊侯伐萊〻人賂齊寺人宿沙衛以馬牛百匹齊師還既而成

卷之二十三

夫人姜氏薨齊侯使諸姜宗婦来會塟萊人亦姜姓也召萊人萊人不會晏弱城東陽以偪之萊恃宿沙衛而不戒五年四月晏弱復城東陽至是始滅遷萊于郳

（乙灵王未六年）七年（晋悼七齐灵十六衛獻十一蔡景二十六鄭僖五卒曹成十二陳哀三杞孝公匄元年宋平十秦景十一楚共二十五吴寿夢二十）

春鄭子来朝

鄭未嘗朝魯成七年吴伐鄭〻成晋合諸侯伐之今悼公既會吴人于戚則成吴、之罪釋

矣于是邾始来朝因吴之好也終春秋之世蓋两朝于魯云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郊當在寅月令以卯月卜在春分之後故孟獻子曰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耕謂揞田之耕常礼郊而後耕）

小、邾子来朝（傳見邾穆公昭三年亦穆公）

小邾子于僖七年来朝久後于齊不受晉後者非一日矣今以知武子之言從齊崔杼會于戚以城虎牢始通諸侯之好朝于魯則朝晉可知自是以往會盟侵伐無後不從矣

卷之二十三

城費

費魯東鄙邑僖公以賜季友即今兖州府之沂州也莒在其東邾在其西顓臾在其北季宿嗣位有圖邾莒之心而即以偪邾莒為事大為椎城以鎮之傳言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曰吾多與而役不知此季宿之本謀非南遺昭伯之謀也其時莒既滅鄫魯有虞莒之心遺請城費必假国憂以濟其說以公家之力城公家

之城而季乃陰布其策此季之所以弱公而史之仍以公事書也

秋季孫宿如衛

報元年公孫剽之聘也剽聘已越七年至是始報故使季孫宿謝緩報衛亦鑒其誠立使孫林父來聘以荅之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獻）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卷之二十三

拜季宿之言且尋成三年良夫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陳告圍故言圍〻而即解故十二月陳侯即出會于鄬）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陳圍已解則此會欲為陳計非欲救圍故不言救傳言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傳略文非事之悉也。陳迯宜即謀于此以有問事故別書）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如會不名以下卒故名。于嘉立是為簡公）

陳侯迯歸（君行史從故陳迯即書不待地告。自是晉之役無陳至襄二十七年宋之會始見陳）

楚子囊圍陳諸侯會于鄬以謀陳〻侯出會

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黄往而執之二慶使告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黄矣君若不来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比二慶專陳之始事也方諸侯之會于鄬也鄭僖公如會及鄵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當是時諸侯皆在鄭已至鄵詰朝且相見矣駟懼公會而以駟之情告于諸侯晉或即除之于會故衆其求見而急栽之又懼諸侯之以争鄭討也隱其情而以瘧

卷之二十三

疾赴時無董狐子駟為政誰敢發彼陰謀告其情寔而曰髡弑其君哉如會而卒則未見諸侯可知而曰未見諸侯者史氏之疑文疑其蓋出于弑也經本舊史言未見則弑可知公與穀欲見其為弑而曰為中國諱曰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則重增一障矣子耳子国寔子駟之党弑君必是同謀明年夏群公子欲殺子駟至十年而盜殺三卿于朝則夜弑之謀已為國人所洞悉舉一国之人

而共欲誅之則其弒君可知也此又悼公之佚賊也

（丙灵王申七年）八年（晋悼八齊灵十七衛献十三蔡景二十七鄭簡公嘉元年曹成十三陳哀四杞孝二宋平十一秦景十二楚共二十六吳壽夢二十一）

春王正月公如晉

朝且聽朝聘之數悼不欲煩諸侯故使季孫宿聽命于會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鄭告○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

卷之二十三

群殺群公子殺群
公子不告故不書

鄭欲息肩于晉無故侵蔡識者病之以為小国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来討能勿從乎晉楚爭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嗚呼此忠悃之言不識狡人之秘計也駟耳国同謀弑君群公子欲殺駟而反見害于是舉國之人愈欲甘心于駟無柰楚兵不至于今六年從楚之謀遂無可仗故三大夫之秘計以為侵蔡則楚必来〻而服之國人

必不敢議因優挾楚以為摧害駟之謀必息然則楚人來討正三大夫之所禱祀而求也而何慮乎晉楚之爭鄭哉人固有乘其所向一往不可復還者駟非心乎受楚也而以從楚故弑君一日在晉一日有死亡之慮即欲不終為從楚計亦何可得彼僑童者知其非所以愛國而不知其所以愛身貿貿然幾欲淺其事而後之人猶擾之以為論是何不察之甚耶此狡人之所以終不可測也

卷之二十三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大夫不名傳曰尊晉侯爲得其寔君行史從史之尊晉正是爾時之情理内大夫直書名則又紀寔不可謂非尊晉也他說皆作聖筆故不可從）

昭三年鄭子太叔曰文襄之伯也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悼公復興朝聘煩數列国甚疲覌于魯之朝晉八年之内公行已三則在他國者可知矣悼脩文襄之業重恤諸侯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改而從簡天下皆曰悼公之仁本使大夫會故季孫宿齊高厚宋

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魯遣往朝非為聽命鄭親獻捷于邢丘故二君独在晋他國本大夫無可貶也魯自是至十三年冬始復朝

公至自晋

莒人伐我東鄙

莒既滅鄫魯犹靳不與田莒伐東鄙彊鄫田也鄫近費靳而不與必季宿之謀于是季氏之專見矣

秋九月大雩

卷之二十三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鄭告。鄭服楚自此年冬至十一年蕭魚以前又三年）

楚貞伐鄭鄭及楚平三大夫之所為犄把而求也然其情亦盡洩于此世有強敵壓境而揚揚爲旁若無人箝舉朝之口而肆行其從楚之說者乎苟躇躕于兩可之界雖畏楚亦必忌晉而告于晉曰君命救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乱略是誣晉之言也救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蔡司馬爕

献于邢丘是抑晋之言也今楚来討曰爾何故稱兵于蔡獲司馬燮焚我郊保陵我城郭是恃楚之言也民知困窮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是玩晉之言也駟之無忌一旦至此以是益知夜弑僖公而欲来楚以制国人之命者其謀盡洩而其罪狀乃益真吾独怪夫世之言春秋者知今日之從楚而不知其侵蔡以来楚知子駟之侵蔡以来楚而不知其既弑僖公勢亦不得不從楚

卷之二十三

知子駟之弑僖以從楚而不知其行弑之端已在官命未改之時也駟之惡豈在趙盾下哉

晉侯使士匄来聘（時爲中軍佐）謝公此春之朝也

（丁酉　灵王八年）九年（晉悼九　斉灵十八　衛獻十三　蔡景二十八　鄭簡二　曹成十四　陳哀五　杞孝三　宋平十二　秦景十三　楚共二十七　吳壽夢二十二）

春宋災（往弔故書）

夏季孫宿如晉報士匄之聘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穆姜宣公夫人成公母襄公適祖母于成十六年錮東宮至是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小邾子始與于兵○于時韓厥告老知罃將中軍范匄為佐荀偃將上軍韓起為佐欒黶將下軍士魴為佐趙武將新軍魏絳為佐所謂四軍無闕八卿和睦者是也）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鄭亦與盟○左傳門其三門一段自相謬戾當是妄記）

鄭使王子伯駢明告于晉此不容不伐之勢

卷之二十三

也而伐之則誠不可戰圍而待戰此危道也許之盟而還師以救楚人韓獻子之成謀知罃知之矣且豈独為救楚計哉假令戰而勝勝而且數年或數十年則戰猶得策今晋来則鄭服楚来則鄭又服俛而受盟不過旦暮間事耳晋合十二國之君大夫肝腦塗地以争鄭而僅得其旦暮之從後欲合諸侯可復得哉故晋人之計莫若堅諸侯堅諸侯莫若休其力以救楚此分銳逆来之策十二国之所

踴躍而從也中國之于夷狄也上策得則出上策上策不得出中策中策不得出下策桓之服楚上策也城濮之戰勝中策也至于悼則舍是無策矣及乎盜殺三卿鄭蠹已去楚人之力亦疲子展謀之卒成三駕之績揆所跡来有非人力所能及者然而論其寔則罃之功曷可泯哉

楚子伐鄭（鄭告）

鄭方盟晉而楚師即来則以甫及貞平旋即

卷之二十三

反覆故怨而共自討之駟及楚平盟于中分明年即同楚公子貞伐宋晉于是乎有一駕之師

（戊戌灵王九年）十年（晉悼十齊灵十九衛献十四蔡景二十九鄭簡三曹成十五陳哀六杞孝四宋平十三秦景十四楚共二十八吳壽夢二十三）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左傳云會吳子壽夢也明前鍾離乃列国大夫所會不是吳子會戚顕是吳子會向則壽夢已卒諸樊未能出會且人列國大夫所會独此則列諸侯所會而亦曰吳疑非吳子故傳特明之本是吳子而曰吳者為）

非來會卑其恒稱亦史氏之文也○柤水名今徐州沛沛縣東北界古偪陽地吳越徐淮北侍于沛中国諸侯　越山東以會之專為吳舉故亦曰會吳文與鍾離同不與戚同也

晉已定三駕之謀欲令吳人日夜出兵抗其後故復合諸侯以會之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今兗州府之嶧縣西南五十里南接柤中国會吳當錄于此偪陽子受役于楚而梗吳晉往來之通故因會柤之衆以滅之觀乎武子之言曰汝成二事而後告予則晉之有

卷之二十三

成美可知矣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宋告○公孫輒字子耳子良子亦七穆之一○傳有衛侯救宋鄭皇戌侵衛等事或係不告至云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則內事也何故不書不書則傳乃妄言矣故傳之雜出者多不可信）

鄭盟楚子于中分即從楚公子貞伐宋伐宋者何以宋之受偪陽也則偪陽之素為楚用可知矣

晉師伐秦（晉告○荀罃稱師從告）

九年夏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子師于武城以為之援秋秦人侵晉以報隧之役不告故不書晉飢勿能報也今使荀瑩代秦以報之夫秦晉之怨始于敗殽在晉襄時誠非得已至令狐則曲全在盾矣麻隧之戰事出厲公不足深論悼公入繼一反厲之所為謂宜閉關謝過脩好于秦解數世之怨而念穆公成晉之恩則不但可以收秦寔斷楚人之右臂何為悪聲必反使秦怒愈深卒至三出

卷之二十三
師以助楚哉夫于吴也則會之于秦也則仇
之會吴以挠楚仇秦以自挠吾未見其得（策矣）

秋莒人伐我東鄙
疆鄆田而未盡故復伐東鄙時有諸侯之事
魯不暇詐晉亦不暇討也莒與魯夾沂水而
國伐東鄙則季之費邑警矣

公會晉侯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宣）
齊世子光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一（篤齊）
（世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滕薛○杞也與于兵）

貞鄆伐宋故諸侯伐鄭以治之伐鄭而曰駕者駕往伐鄭非真欲戰所謂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而已列國之兵不盡行也君子勞心則其君大夫皆行故動言君將師于牛首戍鄭虎牢楚子囊救鄭晉師不戰侵鄭北鄙而還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不言大夫者既是盜殺則不得言其大夫亦猶盜殺蔡侯申不得言其君史有常法非經筆削也○殺尉止等雖無爵于朝然群起作賊即謂之盜：殺衛侯之兄亦似是也傳言非大夫者誤○騑字子駟穆公子亦七穆之一是為駟氏發輒前已見是時子駟當國駟殺子孔當国）

子駟等夜弑僖公轉輾之間情已盡露故次年夏群公子即欲殺駟此舉國之公憤也今五族等雖以小憤發端然非国人所共悪烏能駢斬三卿而莫之敢拒邪鄭若有人則因五族之殺而正之以名猶有君臣之義柰何以子産子西之故反帥國人以攻盜哉是殺卿之盜當誅而弑君之賊反不必問天下自此無人紀矣尤可異者晋師壓境五族等内因民之怨外揺晋之聲是以敢行其殺而晋

反不能率使內自殺卿外自討貳曾無益于晉事之分毫何晉悼之不能一至是哉嗚呼此所以為春秋之季也已

戍鄭虎牢（前城虎牢適不繫鄭今還繫鄭率其恒捐絕無意義左氏妄言聖意而于彭城則曰不登叛人于戍虎牢則曰言將帰爲舍本言末致令後之言經者益自為說）

諸侯伐鄭而鄭不下于是乎頓兵虎牢以為久駐計以其頓兵故亦曰戍非遣兵往戍之戍若戍陳者比也戍之與圍其用不一圍則勞而戍則逸是以我兵方戍而鄭即平向日之

卷之二十三

城所以為今日之地也晉師城梧及制梧
與制皆虎牢之旁邑城之所以翼虎牢其（事為
細故）史不書是時晉之計主于擾鄭而使自服
故進無偏之々兵亦主于肄楚而使自疲故
遇無勝之々意戍鄭虎牢楚公子貞救鄭諸
侯即還其策在後不以一駕為得失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一經中書楚救鄭者唯此
楚救鄭々必不告楚亦必
不告故宣元年為賈二年閔救成九年子重十
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公子申之類皆以不告
故不書此則魯君親在行間君行史從事有相
敵則史必書不待告也說者不明其故好以經）

之筆削言之則說愈紛紛矣。此救鄭自是救伐不是救戎故三傳俱各自為句胡氏以救為救戎而繫之戎虎牢下楚兵雖剽疾豈能一旦而至此哉故說經者當究事之實必不可以文求也

鄭及楚平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環鄭而南與楚師夾潁鄭復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荀罃不可諸侯之師還楚師亦還分銳逆來而不與之戰知罃之成筭固如此

公至自伐鄭

卷之二十三

襄公二終（起六年至十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四

襄公三

（己亥靈王十年）十有一年（晉悼十一齊灵二十衛獻十五蔡景三十鄭簡四曹成十六陳哀七杞孝五宋平十四秦景十五楚共二十九吳壽夢二十四）

春王正月作三軍

魯本二軍今作三軍者季宿之謀三分公室而專有之也古者兵出于農〻隸于土作三軍非徒毀其乘以足軍各有一軍則遂有其民既有其民則遂有其土有其土則賦不入

卷之二十四

公故曰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有其民故曰使半為臣使盡為臣沒其土與民之名而曰毀乘以足軍季宿之巧言所以播于国中而書于史策者也宿敢欺其君而未敢損欺夫二氏故猶有各征之言寔則取二之謀已為叔孫之所料矣故曰作三軍為專魯之始事也独可恠者晋悼方伯天下之臣欲擅其君者宜有忌心魯何以作三軍當是時晋之所慮者独楚與鄭君臣之義蔑如也栾書死

而子猶用中行偃則將上軍寘五大夫于瓠丘而不殺子駟之故貌然不聞宿窺其意不在君臣之間以為即專魯諒亦無害以故肆然而作軍以伯之方新赫然為政于天下而列國之臣之無忌如此不責悼將誰責哉此三駕之事不足以為功而亂賊之独熾于其時者則寔悼之罪也此春秋之所以愈不容已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卷之二十四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宋告〇舍之子罕子字子展亦七穆之一）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我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我乃固與晉夏子展侵宋夫展之從晉其本謀也何不明告于諸侯以從晉而故為是狡獪之謀哉噫此未可一二為俗人言也當是時三卿雖死子孔當国孔非專一之

人也展若主從晉之說而國論未一孔或別有狡謀事机之會能保其較然畫一乎惟悪宋以致諸侯之師又從楚以致諸侯之怒使晉再見其強楚再徵其弱而後上下之情始一是展之難〻在內不在外也所謂謀国之苦心可與晉言而不可與衆語者也嗟乎三分四軍以逆來者晉以是為駕楚而已豈能保鄭之驟變哉三卿死而子展謀忽然而為固與之計是則晉之所不及料也所謂

卷之二十四

悼之成功有天幸者此也

公會晉侯（平）宋公衛侯（獻）曹伯（成）齊世子光莒子（犂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光疑亦先至故序莒上）秋七月已未同盟于亳城北（歃致晉怒故此盟鄭寔與盟傳云十二国蓋以詛鄭故独不數鄭非鄭不與盟也）

舍之侵宋故諸侯再伐以救之晉自行其分鋭之謀鄭自行其致晉之術而不意兩謀之相協也會于北林師于向覌兵于南門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城北諸侯乃還

本邨篤二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宋告○秦從楚宋不告故不見經然已一出師以助楚）

楚子囊乞旅于秦〻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〻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雖在楚心實在晉楚已墮其術中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三駕）會于蕭魚（鄭亦與會可知觀北不別言鄭則亳北之盟鄭亦與盟可知矣）

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東門悉師所以

卷之二十四

脇鄭盖子展之謀早已自輸于晋矣晋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晋侯而兩人已相視而笑莫逆于心宜其一會蕭魚而晋即釋然無復慮也夫鄭之所以服楚者非真愛楚而惡晋也楚以一軍出已足制鄭晋不合諸侯不能當楚：嘗合而晋嘗分晋嘗勞而楚嘗逸自諸侯之戍卒久駐于虎牢而分合之形变以更畨之卒養天下之全力而勞逸之形变假令子駟不死不能不悉心以歸晋也而

況子展乎惜乎爭于末而不爭于本故更十五年而即有宋之盟使其內討栾中行則晉之本原自固外討子駟等弒君之罪則鄭之戴德自深傳之奕世固蒙業而安也豈在區區謀議之得失乎此晉之所以終成其晉也抑又世道之大悲也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鄭告○良霄字伯有子良之孫公孫輒之子）

冬秦人伐晉（晉告）

卷之二十四

晉方服鄭而秦使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以救鄭是再助楚也再助楚是再抗晉也戰于櫟晉師敗績不告故不書至明年庶長無地復從子囊以伐宋秦晉之交兵至十三年遷延之役然後息焉

庚子（灵王十一年）十有二年（晉悼十二齐灵二十一衛獻十六蔡景三十一鄭簡五曹成十七陳哀八杞孝六宋平十五秦景六楚共三十吳壽夢二十五卒）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此鄆即東鄆成九年楚所入者不知何年又屬莒）

莒魯之爭始于臧鄫八年伐我東鄙疆鄫田也十年復伐我東鄙亦疆鄫田也今復伐我東鄙至于圍台費縣南有台亭亦季之私屬莒致忿于季故圍台季亦因救台以入鄆是時鄆復屬莒其後取鄆取鄫皆為季私經本史文之舊季之舉動皆以公家之事書之其寔皆季之私間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聘且拜伐鄭之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吳自成七年始通上國是為壽夢之二年襄五年壽夢會戚今卒來赴此以前未嘗有之故魯始臨于周廟也乘其名壽夢其號子遏立是為諸樊不書葬壽夢僭號魯史不書）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宋告）

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秦助楚宋不告故不書是為三出師以助楚是時悼伯方強鄭子展亦心乎在晉而不與楚：故無加于鄭焉

公如晉

朝且拜士魴之辱

（辛丑灵王十二年）十有三年（晋悼十三齊灵二十二衛獻十七蔡景三十二鄭簡六曹成十八陳哀九杞孝七宋平十六秦景十七楚共三十一卒吳諸樊遏元年）

春公至自晋（是年春公不朝正于廟）

夏取邿

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疑亦季宿之所為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子昭立是為康王○自楚莊王卒赴于諸侯其）

後遂以為常故晋楚雖方用兵其卒也亦復來赴不書葬吳楚僭號魯史不書

卷之二十四

冬城防

防臧氏邑北邊齊莊二十九年已城今復城之臧孫紇始受邑

（壬寅灵王十五年）十有四年（晉悼十四齊灵二十三衛獻十八蔡景三十二鄭簡七曹成十九陳哀十杞孝八宋平十秦景十八楚康王昭元年吳諸樊二）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灵）宋人（平）衛人（獻）鄭公孫蠆曹人（成）莒人（犂比）邾人（宣）滕人（成）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為吳謀楚故也據傳吳侵楚戰于庸浦大敗吳師今不書吳楚兩不告○叔老公孫嬰齊子叔昭孫魯使二卿會晉故併

書觀叔老之亦書則諸稱人皆微者可知矣（○公孫蠆字子蟜子游子亦七穆之一）壽夢之時晉之求吳至矣今諸樊新立挑釁于楚以自取敗晉知諸樊之不足賴遂有棄吳之心且吳楚之釁已成又無事于晉之數數也故受命于悼假言不德以退吳人自是以還吳楚自為鬨而晉不與為此晉君臣之狡謀所謂負心之行天下棄之者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知晉將退吳各以介使聽命史家紀實微者稱人正合史文之當而說

卷之二十四

者顧謂之貶詞吾不知其所謂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靈）宋人（平）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成）莒人（犂比）邾人（宣）滕人（成）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荀偃庚之子林父之孫是為中行偃知武子于前年夏卒晉使士匄將中軍讓于荀偃故荀偃將中軍○傳言齊崔抒宋華閱會伐秦不書偕也何之會亦如之北宮括不書于向書于伐秦攝也今按向之會齊宋衛三卿不自親事而使微者聽命故稱人伐秦之役寄宋仍使微者行故後稱人不當強為之說○秦晉用兵始于韓終于十三國之伐蓋既敗于櫟今又不能有加于秦故秦不報晉後二十四年秦晉為成：而

（不結二十六年秦伯使其弟鍼如晋脩成自此養成蓄鋭内脩耕戰之備至于孝公遂伯諸侯）

諸侯之大夫從晋侯伐秦報櫟之敗也晋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予馬首是瞻欒黶不從乃命大還晋人謂之遷延之役夫秦晋相惡至于麻隧而極秦三出師以助楚櫟雖勝晋猶不足以挽晋功晋于此可以已矣况乎三駕以来疲劳已極方會于向又會伐秦豈独百姓即卿大夫寧堪此出入

卷之二十四

乎其遷延而不欲進實晉之過至若中行偃弑君之賊既不能討又使將中軍人各有心是非之公不可沒也鷄鳴而駕之命又誰聽之晉一失當而進退之令即不能行于六卿其年冬又與偃為定剽之行晉事之日非蓋至此而不可療矣

已未衛侯出奔齊（林父主告○凡告君出奔者必告君自奔○凡出奔者必書名國小無援君諱旋弦溫則有之國大通會盟未有無援者也此不名必闕文公羊有衎字宜從公羊○衛人立公孫剽是為殤公殤蓋穆公之孫定公母弟黑背子後出見弑故為之謚）

逐君弒君事雖不同其罪則一君疾走則為奔緩走則為弒故討逐君者與弒君同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見公歌巧言之卒章文子曰君忌我矣并帑于戚逐殺公之使公懼奔齊夫林父之專蓋在成公之七年已為衛定公之所惡矣定公卒獻公立不敢舍重罷于衛而甚善晉大夫此其心何日不

以易君為事哉一日失意遽而稱戎非有成謀豈能至是故言衛侯出奔齊則但當論其事不當論其文〻固林父之告文所以布失德于諸侯者也甯殖以為即此告文已足見出君之事故所拳〻于臨歿者如此而文定狃于改作之說強而為之言曰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為後世鑒則既兒童之見矣又強而為之証曰所為見逐無乃肆于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

然則經書衛侯出奔齊全乎責衎之意而于林父竟無責乎率天下之人而為弒君逐君之事者必此之言矣○春秋之世君多謗而臣多譽以趙盾之弒君也而曰宣孟之忠以欒書之弒君也而曰武子之德故晉侯問于師曠非無一隙之明也而師曠反曰其君寔甚劉向說苑記齊人弒君魯襄公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之

卷之二十四

也其身死自取之也史墨對趙簡子論魯人出君皆舍臣而歸罪于君是何邪說之来如出一口哉孟子曰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孔子之所懼者在此而文定引之以說經嗚呼亦安能起古人而共証之哉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吴（疑亦吴告）

楚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々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要而擊之大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庸浦之役在前年吳告楚強侵楚不告勝楚亦不告故但告楚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乱賊之禍聞有成之自僻主者矣不聞有成之自誼主者也成之自誼主自悼公始晉侯

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夫以臣逐君天下之大變也其事顯白與子駟之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諸侯者又異胡以悼之賢曾不知其可悪哉徒以林父巨奸深結晉大夫而晉中行偃方用事賢如師曠亦皆有所避而不敢言當時之議論概可知也是以悼之賢不能不蠱惑于奸人之愬誤而為會以定之剽然而自是以後

天下之人遂有因緣于悼公之意以為彼誼主也而猶不之非況在後世于是弒君逐君向所迫而為之者今有慕而為之：意烏存逐莒子苑羊牧之曰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則弒君之足以成名可知也盜殺衛侯之兄縶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則盜之足以求名可知也以故晉平之世即有齊崔杼弒其君光衛甯喜弒其君剽閽弒吳子餘祭蔡般弒其君固莒人弒其君密州楚圍

卷之二十四

弑郟敖而以疾卒赴燕大夫出其君款陳招殺偃師晉昭之世則有楚公子比弑其君虔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晉頃之世則有子朝篡王猛意如逐昭公吳弑其君僚晉定之世則有許弑其君比衛輒拒其父蒯聵盜殺蔡侯申齊陳乞弑其君荼齊侯陽生卒而以弑赴齊陳恒弑其君壬七八十年之間其事十有九見而皆當以悼公為之斷則以風俗之成有所自為故也向使以悼之明殺五大夫

于彭城戮栾書中行偃于市討子駟等弒君之故而誅魯衛之叛臣則楚莊以後之人情灼然其不可昧也而奈何其不能也哉是以論春秋者極于趙盾而又詳其義于悼公

（癸卯靈王十四年）十有五年（晋悼十五卒齊灵二十四衛獻十九殤公剽元年蔡景三十四鄭簡八曹成二十陳哀十一杞孝九宋平十八秦景十九楚康二吴諸樊三）

春宋公使向戌来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報二年叔孫豹聘且尋亳之盟

劉夏逆王后于齊（天子娶后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不専在魯故莊十八年惠

卷之二十四

王逆后于陳宣六年定王逆后于齊事不關魯則史不書惟桓王逆后于紀今天王逆者逆后于齊是魯主婚主婚則過魯告婚故書逆者之過魯也桓王詳而天王略者桓娶紀后不独主婚魯寔妹妨其事詳天娶齊后但主婚則事畧過魯告婚故事而已傳言官師送單靖公送王后于齊劉夏自以過魯書靖公自不過魯故無書非于謂靖公合礼故不書也劉夏非卿然既過魯則雖所亦書史故不為非卿書

内事詳非義所係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貳于晉故也齊何以忽貳于晉悼公之初齊原有不協之心雞泽之盟雖為不協勉使世

子光受盟今衎奔在齊而晋定剽釋君助臣晋實啓貳齊靈公以為此可得當以叛晋也故戚之會齊遂不與今伐北鄙悼公卒復四加兵于魯焉

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成孟氏邑孟獻子魯之賢臣圍成公救則獻子之見重可知于時雖作三軍公有調遣尚能出師齊師退而公還即遣二卿城成郛非獨君命亦見季宿于孟猶復存其愛敬之意

也內事詳非義所係而公能出師與公徒之尚屬於公者有可得而具見如此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莒相比季與莒為惡邾因與之同仇故因齊之貳晉而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子彪立是為平公）

襄公三終（起十有一年至十有五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五

襄公四

（甲靈王十辰五年）十有六年（晉平公彪元年齊靈二十五衛獻二十殤公二蔡景十五鄭簡九曹成二十一陳哀十二杞孝十宋平十九秦景二十楚康三吳諸樊四）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邾莒數侵伐魯前年秋魯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之晉侯疾乃止平公立乃終執之據傳在大夫盟上而先書大夫盟者不使執莒邾為間一事也晉為魯）

卷之二十五

執君行史

從宜印書

平公立叔向用事改服脩官會諸侯于溴梁命歸侵田執邾莒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齊自悼公以来未嘗一至諸侯之會今悼卒而平立齊盖以為此孺子行也姑使高厚出焉以觀

晋人之舉動晋亦有疑而使歌詩以探之詩既不類盟又逃歸齊逃而諸侯之向背盍不可知因使為盟以固之此事之寔咎在齊不在晋也公羊何據而有信在大夫君若贅旒之說穀梁何據而有諸侯失政大夫不臣之說于是經書大夫遂為聖人之特筆而大夫不臣之事遂若自今日而始矣寧知大夫自盟已自宣十二年清丘之盟始趙盾以來大夫日横不在今日之一盟經所以責大夫無事

卷之二十五

不然不以今日之一書為義苟不以今日之一書為義即不繫諸侯豈得遂云特筆哉後世說經之家不統觀于事理之從來而好執史文之所見以為之說自公穀以來其相沿而不悟不知其幾何年矣

齊侯伐我北鄙

齊既叛晉遂復伐我以我之事晉獨謹也伐我以明貳是為再伐我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鄭伯及諸國大夫皆自溴梁之會行臣不先君史必先鄭伯左氏發義甚贊○宋獨微者故稱人）

許自晉文以來久服在楚成十五年嘗被遷于葉矣今請遷于晉、遂以溴梁之師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辭諸侯而使大夫往伐之鄭子蟜聞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諸國皆大夫而鄭獨君行鄭慾深也許靈公亦益慾鄭至二十六年而以求伐鄭死于楚

卷之二十五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是為三伐我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聘且言齊故晉大夫許之伐齊

（乙巳靈王十六年）十有七年（晉平二齊靈二十六衛獻二十一殤三蔡景三十六鄭簡二十曹成二十二陳哀十三杞孝十一宋平二十秦景二十一楚康四吳諸樊五）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子華五是為悼公〇邾宣公執于溴梁今以年赴即釋可知魯不會至冬復伐我）

宋人伐陳（宋告）

宋從晋爲湨梁之盟曰同討不庭故爲晋伐陳ゝ自逃歸以來迄不服晋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曹衛皆得告）

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重丘人詬之故伐曹取重丘此孫蒯事也而使石買者何衛之卿大夫鮮有不爲孫氏役也曹人愬于晋ゝ爲之執石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

卷之二十五

圍防（左傳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是一時事故高厚上無齊字蒙上文也公穀皆添齊字公羊又分為二條非是○高厚高固子齊大夫將始書名）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遂以二師出欲其不相為救也是為四伐我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宋告○華臣即華閱之弟）

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而幽其妻宋公曰臣也不惟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華臣奔陳此紀事也而

亦書經于外事無筆削于此益知

冬邾人伐我南鄙

邾宣公見執于晋而不釋怨故悼復因齊以伐我冀晋不能治齊遂强也明年同圍齊晋人為之復執邾子

（丙午霊王十七年）十有八年（晋平三齊霊二十七衛獻二十二殤四蔡景三十七）
鄭簡十一曹成二十三陳哀十四杞孝十二
宋平二十一秦景二十二楚康五吳諸樊六

春白狄来

白狄非其君蓋種人也種人来魯則史宜書

卷之二十五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晉告）

晉本欲討石買因其行使于晉而遂執之并執孫蒯

秋齊師伐我北鄙

是為五伐我

冬十月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悼）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之四面皆諸侯之師故曰同圍同非聖人之書法也○圍不言伐書其重者）

叔孫豹之如晉也告于晉曰齊人朝夕釋恨

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請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見范宣子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于是為之合諸侯以伐齊：侯禦之平陰望晉師畏其衆也乃脫歸十一月丁卯朔師入平陰克京兹及邿十二月諸侯傳于齊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齊不服東侵及濰南及沂

曹伯負芻卒于師（子滕立是為武公）

卷之二十五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鄭子展使来告于師是為純門之師○公子午莊公子字子庚于襄十四年為令尹）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将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帥師以嘗鄭子展子西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無功夫蕭魚以来楚不至鄭者八年矣子孔何以欲叛晉當是時子孔當國而服晉之功成于子展國人皆歸德焉孔慮子展之當國也乘簡公之出而起楚師以去之是即盜殺

卿知而不言之故智而已春秋之季列國大夫反覆于晉楚之間者往〻扶楚以為權鄭前有三卿後有子孔陳有二慶蔡有殺司馬燮者皆以楚人之威福行威福于國中而君反受其制況乎悼公初亡外有諸侯之事内無良將勝負未分子孔之生心固其所矣幸而諸侯方睦楚有戒心子展子西又能察子孔之謀而入保事機之間適有天幸而說者顧謂殺公子嘉非國討是何顛悖之甚哉

卷之二十五

（丁未靈王十八年）十有九年（晉平四齊靈二十八年衛獻二十三殤五蔡景三十八鄭簡十二曹武公勝元年陳哀十五杞孝十三宋平二十二秦景二十三楚康六吳諸樊七）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即圍齊之諸侯也是年春公不朝正于廟）

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即祝柯）曰大母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

晉人執邾子（不言以歸蓋歸侵田以請罪故即釋之于會也）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以漷水為界也傳先言其事此以入版而言也）

季孫宿如晉

拜討齊之師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圍齊之役齊猶未成故衛孫林父復伐齊晉使欒魴從之欒魴不告故不書他國不行而林父獨行者衎奔在齊尤為衛之所深惡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子光立是為莊公○齊魯方惡而齊猶未赴魯）

批注葬者春秋之季疑有伯者中命其事不敢以相惡而廢邦交

春秋傳注　襄公四　八

卷之二十五

初齊靈公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遂東太子光而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靈公疾崔杼微逆而光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齊靈公卒夫逆光而立之猶曰奉太子也殺戎子尸諸朝靈亦因之以遽卒非有死父之謀者豈至是哉杼以死父之謀進杼之弒兆于此杼以死父之謀進而光庸之光之見弒亦定于此矣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荀偃于今年正月卒士匄將中軍）孫林父來魴伐齊〻仍不服故晉以中軍將復出師以侵之求服而已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所以服齊也春秋之時以伐喪為大惡而以不伐喪為有禮于人士匄而伐喪則天下諸侯將有起而議晉者矣不伐喪而齊仍不服則天下諸侯將有起而議齊者矣晉非誠仁齊非誠服相禦以偽相應以名澶淵甫盟

即有納盈之事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子速嗣）

孟獻子于文十五年始見傳宣九年始見經于今五十九年有百乘之家而不為利夫子稱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道則所以美獻子者可知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蓋至是而穆叔愈孤季孫愈肆矣

齊殺其大夫高厚

齊靈公欲廢世子光而使高厚傅牙以為世

子此固大臣所宜諍也厚不諍而反傳牙不獨固今日之歡亦將倚定策以長為重矣夫厚之位杼之所欲得也厚傳牙而杼不與不獨不得位且于杼有殺機焉迫人者其智淺迫于人者其智深杼安得不微逆光而立之以為殺厚之地哉使廢光之時厚能以死諍靈即怒而殺厚厚猶得死所巧人之避禍也最捷及其與禍會也乃逕與守正者等死生之際安見巧人之為得哉

卷之二十五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鄭告○嘉字子孔穆公子于襄十年當國）

初盜殺三卿于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繼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至是嘉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此外事乘告則書本無褒貶之文可見然殺嘉之後子展當國子產為卿鄭之諸事始克就理得以息肩于晉而無虞鄭告殺公子嘉誠慶之也書曰殺公子嘉誠是之也

冬塟齊靈公

城西郛

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盟大隧何以不告疑臣自為盟非君盟也故下復有澶淵之盟）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士匄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言晉之終不棄魯也

城武城

卷之二十五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戊中靈王十九年）二十年（晋平五齊靈莊公光元年衛獻二十四殤六蔡景三十九鄭簡十三曹武二陳哀十六杞孝十四宋平二十三秦景二十四楚康七吳諸樊八）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葬比）盟于向（仲孫速茂之子始見經）

平属鄫以來之怨也魯北懼齊不得不東平莒叔孫豹謀之仲孫速會之而季若不預爲則疇昔之怨皆從季氏而生矣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氏曰齊成故也前年冬齊及晋平盟于大隧則既與晋為盟矣晋懼齊之猶有反覆也復合諸侯以衆盟之齊雖暫服非具情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執邾子正邾田邾猶不服故孟莊子帥師以伐之邾與莒之怨一也平于莒而不平于邾者邾恃齊齊非誠服邾亦不可得而平也

卷之二十五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蔡告○蔡日文）

公辛赴魯經四十年嘗服在楚而赴告猶通者春秋之季赴告之使文錯于成中故陳蔡楚事往、來告遂闕南北文見之漸疑有伯者中命其事不敢以相患而廢邦文如執前事以相例則其說又有難通者矣○履奔并告即并書告公子奔自此始

初蔡文侯欲事晉畏楚不能行而奔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〻人殺之竊意燮欲從晉必非近事燮嘗見獲于鄭獻于邢丘傳不言其何時迨疑悼欲撫蔡必禮燮而歸之燮見晉事方隆又感悼之德意故有

從晉之謀今時移事變燮念己厌而蔡之奸臣方欲借燮以行媚于楚遂舉昔年之舊事而譖之歟國小傳略本末不可得而究故左氏之所記者如此如曰今欲從晉則燮所自信于晉者亦復何恃而敢為是犯難之論哉覌母弟之奔怨不之晉而之楚則燮之誣從可知矣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陳告○母弟曰弟）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寅之偪怨之楚曰與蔡

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黄出奔楚夫二慶之孽作于會鄬之時使公子黄往而執之已有殺黄之意而弄陳哀于股掌之上矣幸而不死黄必不能相忘則二慶之必欲殺黄者勢也今因蔡司馬之事而譖之黄不奔楚其将何以自理哉奔楚三年楚不為理迨乎陳候如楚大為曲慶而白黄始討二慶而殺之公子黄得歸自楚則二慶者挾陳以媚于楚復挾楚以橫于陳上制其君與其母弟下

行虐于國人雖蕞爾之陳亦復有如鄭之三卿魯衛之孫季者在也是亦大夫之專政也

叔老如齊

齊自伐北鄙以來二國相惡聘問不通今齊莊新立復盟澶淵魯使脩好傳曰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報十五年向戌之聘也

卷之二十五

襄公四終（起十六年至二十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六

襄公五

（己酉靈王二十年）二十有一年（晉平六齊莊二衛獻二十五殤七蔡景四十鄭簡十四曹武三陳哀十七杞孝十五宋平二十四秦景二十五楚康八吳諸樊九○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魯昌平鄉鄹邑父叔梁紇母顏氏）

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曰拜師及取邾田也十九年宿如晉既拜討齊之師矣今復往者公之不朝于晉蓋十九年矣今脩朝禮是拜師也

卷之二十六

邾庶其以漆閭丘来奔（邾莒之大夫不書名以其無闕于大事也至于叛則必指其人而言之矣以書名為重地者誤）

季有封邑自賜汶陽之田及費始文十二年城諸及鄆蓋已自為封邑計矣季宿城費所志盗大費之旁近邑稍蠶食之始屬鄫繼入鄆又取　又貪邾之漆閭丘誘其叛臣而使之来是以公方在晉而庶其驟来娶之以姬氏又有賜于其從者其相慰勞者可知已至昭元年取鄆四年取鄫五年納牟婁及防茲

十年取鄆以次封植皆所以為傾魯計豈徒割邾莒以自肥已哉經書其事則討季之意灼然可知自左氏曰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而後之言此事者皆主三叛人而不主季氏矣嗚呼此言經者所以迄不得其主名矣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奔楚出（音去）

晉欒盈者欒黶之子欒書之孫也欒書既弒

卷之二十六

厲公而死欒黶將下軍汰虐復甚國人惡之欒黶死其子欒盈復將下軍欒范相惡范宣子欲除之而未有會也欒黶娶于范宣子曰欒祁欒祁與其老州賓通譖諸宣子曰盈將為亂宣子信之使欒盈城著而遂逐之欒盈出奔楚夫盈之所為未嘗得罪于君與得罪于國家之大故也宣子不請而遂逐之又殺十大夫而囚三士雖以趙盾之專其橫殺亦不至是豈非六卿為政生殺已移晉之柄

将遂操于下而不可返哉已而商任沙隨兩勤諸侯以快范宣子之意而晉之舉動益為天下之所笑至于叛臣入絳齊伐朝歌世伯之威神一朝頓盡此晉之亂非欒氏之禍也若欒氏之鬼則為彼蒼之所奪亦已久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曹自成七年來朝今復朝魯是為曹武公之

卷之二十六

二年自是終春秋之世不朝魯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欒盈出奔楚道經于周〻靈王使人出諸轘轅轘轅在今河南偃師縣之東南蓋將由鄭而入于楚矣入于楚晉之憂也故合諸侯以錮之錮使無令入楚也

庚戌（靈王二十一年）二十有二年（晉平七齊莊三衛獻二十六殤八蔡景四十一鄭簡十五曹武四陳哀十八杞孝十六宋平二十五秦景二十六楚康九吳諸樊十）○（孔子

一歲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是年春公不朝正于廟）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子弓嗣）

冬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平）衛侯（獻）鄭伯（簡）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于沙隨

欒盈入于楚ゝ人不受復適齊ゝ人受之齊莊公有背澶淵之謀而無其隙聞欒盈之在

齊以為可用之以間晉也晏嬰諫不聽晉知欒盈之在齊復合諸侯以錮之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自是以後齊伐盟主崔杼假其說以弒君而晉之令亦不行于天下遂為天下之所笑焉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楚告○前年夏令尹子庚卒將使薳子馮為令尹子馮辭以疾乃使追舒為令尹崔舒字子南亦莊王子觀殺追舒復以薳子馮為令尹○楚殺追舒可不告然而亦告于魯者告已溢也）

傳言楚觀起有寵于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王將討焉每見子南子泣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卒殺子南于朝而轘觀起于四竟夫子南之為令尹僅一歲耳未有大過而服上刑何楚法之不平一至是乎竊意楚于是時未嘗不以間晉為事而欒盈既奔楚追舒不為間晉謀使翩然而復去是真令尹之不能所為殺之以致恨耳傳因承其訛以為説要之不可為情實也

卷之二十六

（辛亥靈王二十二年）二十有三年（晉平八齊莊四衛獻二十七殤九蔡景四十二鄭簡十六曹武五陳哀十九杞孝十七卒宋平二十六秦景二十七楚康十吳諸樊十一○孔子二歲）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弟姑容丘是為文公孝公文公晉悼夫人之兄弟也）

夏邾畀我來奔（無事實實庶其之黨）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陳告）

先是公子黃奔愬于楚〻人不為理至是陳侯如楚始為白其事于楚〻知前事之誣而公子黃之見誣也召二慶而欲殺之二慶懼以陳叛楚屈建從陳侯圍陳殺二慶而歸公子黃陳事始定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晉告○曲沃栾氏之封邑）栾盈在齊〻使析歸父假媵女于晉以藩載栾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栾盈以曲沃之甲因魏舒以入絳将刼晉侯而殺范氏范宣子使

其子范鞅逆魏舒賂之以曲沃魏舒去欒氏又使罪人斐豹擊殺欒氏之力臣欒氏戰而敗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晉告）八月叔穷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魯以齊晉之釁由魯而生故救之獨力傳言趙勝師東陽之師即叔孫豹所將之師也二師力救獲晏氂齊始退師雍榆城在汲郡朝歌縣次雍榆所以救朝歌胡氏以次為慢者誤）

初齊之納盈以間晉也將使盈為亂于内而已伐之于外將遂不有晉也今盈雖敗晉人

圍之韓趙中行知四卿之軍皆從范氏以狗于曲沃齊雖伐之晉不能禦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熒庭戍郫邵封少水曰報平陰之役耀武為樂而已夫文元年衛人伐晉以來七十七年之間從無一人敢加兵於晉者以晉為盟主非諸侯所敢代齊代盟主則為無晉無晉晉將失伯此豈春秋之細故哉齊自孝公始衰晉文繼伯襄靈而降齊嘗有不服之心惠頃相繼未嘗與盟會斷道之

卷之二十六

役高固逆歸晉于是乎師于陽穀以伐齊鞍之敗齊始朝于晉及乎厲公見弑齊復生心悼之復與其出與盟會者崔杼及世子光而已悼公卒而高厚復逆其終欲叛晉也如此今之伐衛所以伐剽伐剽以彰晉過又間栾氏之禍而伐之齊固小人之行哉然而晉之伯自此失矣晉一失道而見伐之事卒從齊與雖復欲復光其世業其可得哉

己卯仲孫速卒（庄子羯嗣長子秩奔邾）冬十月乙亥臧

孫紇出奔邾（紇字武仲臧孫許之庶子以愛立既奔邾復如防求為後于魯人立其兄臧為如防即出故不書昭二十五年臧為子昭伯從昭公出奔臧氏絕于梁）孟莊子有二子長曰秩次曰羯臧武仲前為季孫廢長子彌而立少子羯紇彌惡臧孫孟羯亦嘗惡臧孫彌與孟羯謀而思以逐臧氏孟莊子疾彌因廢秩而立羯、嗣孟孫將葬孟莊子羯惡臧氏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怒攻臧氏武仲斬鹿門之關以出遂奔邾武仲號多智而季武子欲立少仲

卷之二十六

遂迎其意而立之此欲扶季氏以爲權不虞所廢者之深怨而別因孟氏以逐之也故夫子曰以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然而更有說于此魯之大亂成于臧孫夫公彌季宿之長子而意如少子紇之子也公彌初以見廢而不出閔馬父曰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彌然之敬共朝夕恪遵官次則彌固可與爲善者也可與爲善而又有叔孫穆

子羊以夫輔之使嗣季孫季之横必不至此此陽州之事可無見也廢長立幼而復有意如以承之意如出而魯不可為矣

晋人殺欒盈

（晋告○不言大夫叛則非其大夫也晋于是無栾氏）

晋人克栾盈于曲沃盡殺栾氏之族党此與討栾書無涉也而栾書則已討于此昔伐齊之役中行偃夢與厲公訟不勝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奉而戴之及歸癉疽生瘍于頭病目出而死今盈未有大罪而為淫母所討逐

身以叛誅子孫降為皂隸此有天道誰謂弒君者得獨全其首領哉

齊侯襲莒（莒告○輕行而掩之曰襲）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狂且之為也

（壬子靈王二十三年）二十有四年（晉平九齊在五衞獻二十八殤十蔡景四十三鄭簡十七曹武六陳哀二十杞文公益姑元年宋平二十七秦景二十八楚康十一吳諸樊十二○孔子三歲父叔梁紇卒）

春叔孫豹如晉

晉有欒盈之亂朝歌之師故穆叔如晉唁杜云質克欒氏非

仲孫羯帥師侵齊（羯速之子字孝伯始見經）

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吳告）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伐吳無功而猶告于諸侯者吳告楚曲苟犯吳吳必告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卷之二十六

齊崔杼帥師伐莒（莒告○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疆如齊聘且請期于時晉將會夷儀以伐齊々侯聞之使陳無宇從薳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以報且于之役也然齊使崔杼送啓疆非令其伐莒也非有君命而擅伐之豈所謂將行大事欲用其衆者耶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

子（犂比）邾子（悼）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將以伐齊不成伐故不言伐）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諸侯尚在會鄭使來告于師○楚救齊自不告諸侯救鄭不成救故不言救）晉合諸侯于夷儀將以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當此之時晉不成其為晉楚亦不成其為楚矣夫伐齊不克則諸侯之心必有寔應且憎不欲從事于齊者矣而楚以康王為之君薳子馮為之令尹豈思因齊

卷之二十六

以爭勝于晉然而終不能也夫致師非戲也苟不欲戰不敢致師晉不量力而使張骼輔躒致楚師鄭之御人亦復以晉為戲楚若來其怠而擊之晉師必敗楚不能擊則楚之不足以有為可知鄭之從違不待智者而後決矣且齊失其恃晉可以復合諸侯崔杼之謀殆將益疾故此一役也晉齊楚皆失其策鄭得因之以自立此春秋之变局又不可以昔年之爭鄭論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陳告○宜咎在楚後為箴尹）

討慶氏之党也經於外事無筆削即此益知

叔孫豹京師

于是穀雒二水鬬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于天子故為王城郏穆叔如周聘且賀城

大饑

（癸丑靈王二十四年）二十有五年（晉平十齊莊六弒衛獻二十九殤十一蔡景四十四鄭簡十八曹武七陳哀二十杞文二宋平二十八秦景二十九楚康十二吳諸樊十三卒）

卷之二十六

○（孔子四歲）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仲孫羯之侵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于他日齊師徒歸即是而觀崔子之謀道路知之矣以弒君之事而爲道路之所知非眞訟言之不諱何以播聞於魯國哉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弟杵臼立是爲景公○不書葬）

（楚諸士孫之里四嬰不畀是不成喪之寔魯不會楚可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假報朝歌以為名寔往定崔杼之弑）

昔齊莊公之將伐晉也崔武子曰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弑君之謀蓋已明告于國中矣及晉合諸侯于夷儀齊莊公乞師於楚楚欲救齊而不能杼知楚之不足恃而晉之終不免于見討也于是通其意于晉因棠姜以誘公而遂弑之當此之時列

卷之二十六

國大夫之無禮于君蓋視其君如草芥然茍可以說晋人之意旦暮旋發如取如携而晋人之意亦以為茍可以得當以服齊則使其臣弑其君未嘗非我之所利所謂悼公以後弑君逐君相與為市非復昔年之駴異者也然而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則仍殺之以滅口何也彼以為殺一謠者何君之有既已利其說晋之謀而又欲并去其君之號茍無太史兄弟之書則所赴于諸侯者又不知其何

辭之出矣故當極亂之世而猶得以其君之號著于春秋則真太史之所當也及會夷儀果以莊公說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長正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八月己巳盟齊景公於重丘使崔杼為相以定之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鄭使來告于師鄭伯在會）

舍之入陳必有君命故即來告

卷之二十六

弱國而立于強大之間未有若子產之得策者也晋既失據而楚又不足懼不于此時為立國計更俟何日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不伐陳何以自立伐陳而使楚得執之以為名挑釁速禍晋不能救亦終何以自立惟是二十四年二月鄭伯朝晋請伐陳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于敝邑則陳先伐鄭矣又有東門之役是兩無禮于鄭也兩無禮而後入陳入後有禮亦能入國而已陳安

得而許之楚々亦安得而責之鄭哉且鄭請于晉晉尚未許鄭也復有東門之役弱者必再請再請則可否之命還制于晉而鄭仍無以自立故鄭之能又在不請晉鄭一入陳而晉與楚兩無以議其後非真不競不絿者曷至是哉入陳伐陳來告則書經固未嘗爲褒貶也而子產之功其津津于聖人之意中者如此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舍之入陳為間事故不聯書）

卷之二十六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衛告。自湨梁以來剽已稱侯既無邪正亦無廢立魯史之稱雖然無紀如此故以分别言之則此宜稱名後歸衛可不稱若此不稱而後反稱皆史文錯亂不可據以為訛也）

晉侯使魏舒宛没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至是衛侯入于夷儀大叔公林父所甚忌也而晉又林父之暱也曾何愍于失國之衎而假之一邑以定其居哉蓋以衎奔在齊々嘗有納衎之心今林父

乘齊之怯請于晉侯而歸之置之肘腋以除其偪所謂朝發夕擒無使齊爲行奉者也否則當此之時崔方媚晉之不暇也顧敢以晉所恤之人而止其帑以求五鹿哉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此疑楚告○于時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前年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〻子讓之舒鳩子曰無之至是舒鳩人卒叛楚屈建城舒鳩舒鳩亦群舒之屬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鄭告○夏公子騑之子）

卷之二十六

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即諸樊諸樊卒弟餘祭立諸樊有子曰光舍子而立弟者欲致國于季子遵壽夢之命）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々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矢中吳子而卒巢即今廬州府之巢縣吳楚相惡巢為驛騷而巢乃屬楚故為楚射諸樊其後吳卒滅巢吳伐楚多不告此獨告者以告諸樊之卒也

襄公五終（起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七

襄公一

（甲寅靈王二十五年）二十有六年（晉平十一齊景公杵臼元年衛獻三十殤十三弒蔡景四十五鄭簡十九曹武八陳哀二十二杞文三宋平二十九秦景三十楚康十三吳子餘祭元年○孔子五歲）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是為殤公剽雖見弒孰加諡者剽為林父所立非弒篡也衛人憫之故復諡不成喪魯不會葬○喜甯殖之子）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書叛始于此是時甯喜當國故直以林父叛告于諸侯魚石欒盈遂不告叛）

甲午衛侯衎歸于衛（甯喜先告）

卷之二十七

先是甯殖疾謂其子甯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入則掩之尚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許諾獻公既入于夷儀遂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許之于時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代孫氏克之辛卯弑其君剽及太子角而納獻公孫林父以戚如晉衛侯

歸告曰甯喜弒其君剽者喜自以爲之在也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吳荀偃子始見經）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傳言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皆支離之說）（晉宋二國必皆微者故稱人）孫林父既以戚屬晉衛人侵戚之南鄙茅氏孫氏愬于晉〻戍茅氏衛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晉人召諸侯將以討衛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六月公會晉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是時趙武

已代士匄為政然始終党戚而為孫氏報仇者復如此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宋告）

宋平公之嬖妾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晋過宋太子野享之伊戾從歃用牲加書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有焉合左師為之徵太子縊而死

晉人執衛甯喜（晉告。事在會澶淵時而書于殺世子痤下者疑公歸而後告也）

會于澶淵甯喜從衛侯如會晉人執甯喜討其犯孫氏而殺晉戍三百人也衛侯如晉〻人執而囚之其冬衛人歸衛姬乃釋衛侯然而不見于經者不久即歸晉衛皆失告甯喜歸亦不告故事多不備也堂〻晉伯既党林父以定剽又不問其弑剽之故而獨党同于孫氏事至此尚何言哉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子買立是為悼公）冬楚子

卷之二十七

蔡侯陳侯伐鄭（鄭告）

葬許靈公

十六年諸侯伐許他國皆大夫鄭簡公獨親行于今蓋十一年許欲報鄭而求諸楚不知凡幾行矣而楚不應許靈公怒其不應也故其如楚而請伐鄭也曰師不興孤不歸矣此其情豈得已哉已而果死于楚死而楚將無以謝許也故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此不足有為之明驗而姑以一伐謝諸侯者也子産知其不足以有為也使逞而歸以足其志而又

不可以明言姑曰晋楚将平諸侯将和楚王是故昧于一来以告國人之説耳豈所容言于子展而謀諸帷幄之内者哉楚争鄭以来必有長主賢臣上下相濟今以屈建為令尹本可以分南北之衡而康非其君故建亦不以争鄭為事弭兵之約姑息有為楚猶踞其勝晋則靡矣平之才既出康下武也知不及建又行之以偷當此之時鄭能料楚亦能料晋南北之形勢盡入子産之目中春秋至此

卷之二十七

又當專論一鄭矣

（乙卯靈王二十六年）二十有七年（晉平十二齊景二衛獻三十一蔡景四十六鄭簡二十曹武九陳哀二十三杞文四宋平三十秦景三十一楚康十四吳餘祭二○孔子五歲）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慶封克之子崔杼弒君慶封為左相是時稱為崔慶云）

景公即位既同盟于重丘至是來聘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平）趙武楚（康）屈建蔡（景）公孫歸生衛（獻）石惡陳（哀）孔奐鄭（簡）良霄許人曹人（武）于宋（趙武朔之子盾之孫○宋虢二盟楚寔先歃今皆先晉者楚之策自先楚晉之策自

先晉魯宗晉故先趙武也傳言書先晉晉有信也矣。鄭自此會後始無南北爭。蔡陳許皆楚之屬今皆與于盟

盟于重丘之後趙文子為政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於是宋向戌為告于諸侯而相期以至于宋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晉人許之將盟楚人衷甲而爭先晉人懼又先楚人夫晉之所以為晉

卷之二十七

者以其師武臣力可以合諸侯合諸侯所以禦楚楚不敢食上國而窺王畿恃有晉之強與其衆也自趙武有苟且之志而爲楚人之窺故許之以及于會而後以交見之說進若曰交見則弭兵不交見則不弭兵由是晉人之命制於楚者一矣凡兩敵之息而不戰也當使我之兵嘗可用我有倦兵之意彼將故示其不倦以篤我之倦我苟急而從之而我乃愈然今楚人之衷甲非真有我志也示

以戰之形而已矣而晉乃真不欲戰楚人窺之復以先歃之說進若曰先歃則弭兵不先歃不弭兵由是晉人之命制于屈建者二矣夫楚之康王本不足有為于天下屈建雖黠亦未有北之圖也當子展之日趙武為政之初天下未嘗有用兵之事何故而忽導之弭兵以召兵而楚乃衷甲以脅我弭兵之謂何故當其為會不意其有交見之言及其將盟不意其有衷甲之事至于衷甲則悔之悔之

卷之二十七

已無及矣自是以後南向而朝楚又再先于號之盟今日之事無一不爲會申地然而宋之盟在彼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夫然後知弭兵之爲禍烈也夫本原之失始于定剽而成于夷儀之畧外事之失始于見伐而成于文見之言一自失其正而一自失其強晉復欲合諸侯豈可得哉烏呼此所以爲春秋之終也已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衛并告。傳言殺）

（寗喜石惡將會宋之盟是殺在會前也而先書會者豹已行衛乃來告盟與會未嘗非聯書）衛寗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寗子吾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秖成惡名對曰臣殺之君弗與知免餘攻寗氏殺寗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初獻公自夷儀使與寗喜言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及殺寗喜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晋託于木門不向衛國而坐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卷之二十七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豹不氏凡一事而再見者卒書名傳言不書其族違命也誤○凡書盟者多不書其會此言盟復書會者欲弭兵必先成言苟一不合則未必盟故會與盟各自為事一經中書會復書盟者皆各自為事也）

始所欲盟者弭兵也及楚人以交見之說進然後遂盟交見交見則弭兵不交見則不弭兵盟交見而弭兵在其中矣將盟楚人衷甲衷甲所以爭先于是畏而復先楚人前目後凡故不見先楚之文其實楚人先晉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辰（靈王二十七年崩）二十有八年（晉平十三齊景三衞獻三十二蔡景四十七鄭簡一十一曹武十陳哀二十四杞文王宋平三十一秦景三十二楚康十五卒吳餘蔡三〇孔子七歲）

春無氷

夏衞石惡出奔晉（衞告）

衞人討甯氏之党故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襄十七年邾悼公伐我南鄙十九年晉執邾子正邾田邾猶不服二十年仲孫速伐之今

卷之二十七

来朝必始好也昭元年魯亦始坴邾悼公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晉也

冬齊慶封来奔（崔杼死在前年自縊非國討故不告魯其子崔明来奔非大夫故不書。慶舍非大夫亦不告殺）

慶封黨崔氏而為左相賂于晉以為重丘之盟國人欲討之而未有會也前年秋崔有家亂討使慶封乘乱以滅之崔氏已滅慶封當

國當國十有二月嗜酒而好田委政于其子慶舍國人益怒欒高陳鮑晏嬰之徒以為此可得當以除慶也盧蒲癸王何者齊莊之所親也嬖于慶氏而欲為莊報仇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蒞事陳鮑之圉人為優慶氏之士釋甲而觀優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而使癸與何擊殺慶舍慶封奔于魯夫欒書中行偃以來從不聞有討賊之事也齊獨不甘于杼而百計

卷之二十七

以討杼又百討以討慶苟無晉豈至是哉晉受慶儀之賂而崔與慶終見討雖有晉竟何益哉烏呼此可以明怒晉之意矣此可以明討賊之意矣（齊人來讓慶封復奔吳〻夷末妻之朱方而富于其舊）

十有一月公如楚

為宋之盟故是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冬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所謂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

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公遂行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子景王立○塟靈王在五月魯不會者公失意而帰季宿當國遂失塟礼）

乙未楚子昭卒（子麇立是為郟敖○屈建卒王子圍為令尹）

（丁巳景王元年）二十有九年（晉平十四齊景四衛獻三十三卒蔡景四十八鄭簡二十二曹武十一陳哀二十五杞文六宋平三十二秦景三十三楚郟敖麇元年吳餘祭四弒○孔子八歲）

春王正月公在楚

當歲首月獨書公在楚與在乾侯書公在乾

侯昔見季氏逐君不得有其國書公在楚者見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著趙武之罪晉不得復有其諸侯也然則魯史所獨書乎抑不朝正于廟史皆有其文經獨削彼以存此乎曰不朝正于廟史宜有書今不書是有削也經於內詞有削此或其一事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交見

之所致也史不書故不見經公還至于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告公曰我不可入矣公冶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子惡立是爲襄公）

閽弑吳子餘祭（餘祭一名戴吳戴吳卆弟夷末立將致國于季子○吳人伐越不告故不書）

吳人伐越獲得烏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不言其君者閽不將君共

君也趙之于吳本無必報之仇也自闔弑吳子而越之仇乃不可解迄于相滅禍始刑人慎哉

仲孫羯會晉（平）荀盈齊（景）高止宋（平）華定衛（襄）世叔儀鄭（簡）公孫段曹人（武）莒人（犁比）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城淳于也故昭元年祁午數趙武之功曰城淳于淳于古州國今膠州高密縣有淳于城東樓公如杞封河南之雍丘即杞縣桓公時遷緣陵即今青州府之臨淄是非州已亡杞因并有淳于之地遷而未城故晉為城之。荀盈罃次子）

此晉失諸侯之又一事也晉平公杞出也故

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衛太叔儀曰甚乎其城杞也鄭游吉曰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屛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列國之人嘖有煩言也如此晉于諸姬安望其復合哉

晉侯使士鞅來聘（士鞅士匄子始見經）

拜城杞也公享之公臣不能具三耦

杞子來盟（杞復稱爵以至魯傳云賤之非）

晉使魯人歸侵田于杞魯歸之杞文公來盟

卷之二十七

拜杞田也

吳子使札來聘（札不稱公子史略文以爲貶者謬○此吳子乃餘祭非夷末也餘祭既遣聘而後遇弑聘札將餘祭之命）餘祭立之四年使札徧聘列國以通嗣君吳欲自同于中夏也

秋七月塟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北燕始見經時有南燕故此稱北燕即戰國時之燕召公之後也）

高止高厚子也崔杼殺高厚崔慶敗而高止

即與城杞之役則高氏之復用可知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公孫蠆公孫竈放之于北燕齊爭政也齊無公族蠆與竈獨見任用後復見逐于陳鮑陳氏獨專互相齮齕其所繇來漸矣

冬仲孫羯如晉報士鞅也

三十年

戊景王晉平十五齊景五衛襄公惡元
午二年蔡景四十九弑鄭簡二十三
曾武十二陳哀二十六杞文七宋平三十
三秦景三十四楚郟敖二吳夷末元年○孔子九歲

卷之二十七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晋楚既平楚麇即位使薳罷來聘以通嗣君

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薳罷不對穆叔曰

楚令尹將行大事子蕩將與爲助之匿其情矣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般自立是爲靈公）

蔡景公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爲太子弑景公

弑父之变自楚商臣以来今復再見然以實

告于諸侯者諸侯無討賊之人且謂滛而不

父抑又子之所宜弑也子弑其父而天下方

以為宜然其自立而莫之討也曷足怪哉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宋告）

宋大災宋共姬卒待姆也姆不至逮乎火而死可避不避其過中之行欤經于內女之嫁多不書而成九年猶書伯姬歸于宋其卒其葬又皆悉書豈非憫其終不忍遺其始猶賢于愛其死而忽焉自失卒以貽羞于千載者欤然則伯姬之卒雖過中終為聖人之所取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王告佞夫寺之罪佞夫靈王子）

卷之二十七

（景王弟瑕括之黨也括廖同奔而獨告瑕者瑕必首謀傳專言括疑亦未實）

初靈王之弟儋季有子曰括將見王而歎曰烏乎必有此夫及靈王崩景王立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尹言多等殺佞夫括瑕廖奔晉今按莊二十五年殺王子頹僖二十五年殺王子帶經皆不書此獨書者王室衰微史或不備或雖備而紀綱已弛意所欲告則告之無定法也故成宣以來王事之見於經者不過王子札殺召伯毛伯王師敗績於

茅戎周公出奔晉寥〻數端而已以為有関于大故則此數端者安見其必不可削哉經於外事無筆削盈可徵已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弓叔老之子始見經）

魯人賢之使卿共葬以重其事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鄭并告。）（不言大夫者已奔即非其大夫也）

鄭子展卒伯有為政侈而愎為窟室以飲酒國人惡之又強公孫黑如楚黑以駟氏之甲

卷之二十七

伐之醉而弃雍梁遂奔許自許入鄭駟帶率國人以伐之殺伯有鄭自子展為政子產為卿已能自立于晉楚之間伯有繼其後幾亂鄭國伯有死子皮為政乃授政於子產鄭用子產鄭之存亡所係也鄭國小而偪族大寵多相尚以競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侈泰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

我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事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於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

卷之二十七

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是以鮮有敗事子産所以行其政令以自立于晉楚之間者子皮之力也（子皮即罕虎子罕孫子展子伯有死子皮為政子産從政而已子産未為政而其設施已先見于國會于平丘之歲子皮卒子産為政執政之日淺經又不見其文然曰殺良霄則知子皮之為政矣知子皮之為政則知子産之從政矣○公孫黑字子皙亦駟氏駟帶公孫夏之子子皙之宗主故助黑所謂駟良方爭○子太叔即游吉公孫揮字子羽）

冬十月葬蔡景公（公羊言賊不討則不書葬今賊亦不討也而書葬則知葬與不葬皆史氏之定文）

君弒則不塟恐于其君也蔡景公何以塟父也四月弒父十月仍塟景公豈欲廢其禮終將有所不可欲昔宋元㐫劭弒其君臨刑之日太師嚴道育哭之劭曰覆載之所不容太師何以見哭蔡般之所以終塟其父者意即在此故觀塟景公之事閔閔然見父子之惟爲春秋成而亂賊懼恃有此也

晉人（平）齊人（景）宋人（平）衛人（襄）鄭人（簡）曹人（武）莒人（犂比）邾人（悼）滕人薛人杞人（文）小邾人會于

卷之二十七

澶淵宋災故（疑是晉告）

傳言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今以經文攷之則傳多失實不可信也諸國之大夫自文公以後皆書其名今不書名而稱人則會皆微者可知魯卿與會必言魯卿之名今不書叔孫豹則魯不與會可知魯不與會故告于魯

者曰宋災故史因順其詞而書之適有謚文無他義也魯何以不與會伯姬魯女魯人賢而使叔弓徃塟之則所以恤宋者不同厚薄扵諸侯矣使如左氏之為說則諸侯之不信與魯卿之當諱者豈獨澶淵之一役哉

（乙未景王三年）三十有一年（晉平十六齊景六衛襄二蔡靈公般元年鄭簡二十四曹武十三陳哀二十七杞文八宋平三十四秦景三十五楚郟敖三吳夷昧二○孔子十歲）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子野長故宜立非適也不稱世子疑未誓）

毀也于是立公子裯穆叔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〻衽如故衰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乙亥仲孫羯卒（子貜嗣）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會塟非禮也滕事魯獨謹故魯于貽三年亦塟滕成公

癸酉塟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子展與立）

弒君稱人微者也與齊人弒其君商人宋人弒其君杵臼同蓋邴歜頹職帥甸之流而不可以為子弒其父也使子弒其父則蔡不難以實告莒亦何憚而不以實告哉今按莒即于夷有號無謚魯人之所不礼故傳於莒事

卷之二十七

多略詞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則曰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今復曰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何前後之一轍乃爾豈本無確援而皆影響於道路之言歟然則傳與經違而好以意為之說者不若一付之存疑之為得也

襄公六終（起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八

昭公一

（公名裯襄公庶子齊歸所生以子野卒故奉立之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薨于乾侯共三十二年妻孟子蓋為公子時所娶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庚申景王四年）元年（晉平十七齊景七衛襄三蔡靈二鄭簡二十五曹武十四陳哀二十八杞文九宋平三十五秦景三十六楚郟敖四卒吳夷末三○孔子年十一）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楚公子圍共王次子康王弟時為令尹○鄭罕虎已見○盟而不盟故史不言盟○舊

卷之二十八

書先楚而今先晉亦本晉之飾文非實錄虢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古東虢國今屬鄭方逆即今會知近鄭都非今陝州之西虢也

公子圍為令尹將以著威于國中而行篡弒之事假外事以盜其鋒汲汲焉召諸國之大夫為會于虢名曰尋宋之盟要其本謀在內不在外也說者不明其故而以楚重得志為晉之耻因取經之先武以壓之一以為貴武之信一以為先中國而後四夷顛倒任情總屬聖人之意嗚呼失其質矣夫聖人之意行

乎舊史之中而無其迹者也圖行篡弒方當即篡弒以覘其意而斥々爲晉楚之先後豈聖情之甚急者哉

三月取鄆（莒邑今沂州魯之東鄆。書取言易莒方亂不當兵傳言伐莒者誤）宿之圖鄆已見于襄十二年救台之時宿欵自廣其地以爲傾魯計故此年乘莒亂而取鄆四年取鄫五年取牟婁及防茲十年取鄆皆此志也苟不求諸本末之當而曲生其論則鄆畀誰之所取哉

卷之二十八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秦告○鍼字子車襄二十四年如晉脩成者也）

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出奔晉書於經者秦告則史書經捨外事無筆削益可見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子穿立是為莊公）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晉告○荀吳偃之子時蓋將上軍自是以後凡用兵皆遣荀吳○大鹵今山西大原府太原縣）

交剛以來狄久不見經傳疑已微矣今復見經是復強也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

皆卒自我始于是始用卒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自是終春秋之世無狄患爲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莒并告去疾立是為著丘公）

初莒人之弑密州也莒去疾出奔齊國人立展與展與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人納之展與出奔吳去疾展與皆密州子事之委悉不可得而意言之

叔弓帥師疆鄆田

卷之二十八

春既取鄆莒猶蘄不與田故使叔弓疆鄆田叔弓自是嘗為季之私臣

塟邾悼公（魯始會葬邾）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子郟號郟敖、叔公子圍自立改名虔是為靈王使薳罷為令尹）

楚公子比出奔晉（比字子干圍之弟疑于偪故奔晉并告則并書子皙出奔鄭不告則不書）

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十一月己酉入問王疾縊而殺之并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或曰楚公子圍弒

其君麇也經何以言楚子麇卒哉曰圍一葬丈夫不明僞赴而其腹心之臣若薳罷伍舉輩則因詐而多智者也觀其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詞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則所以赴于諸侯者可知已聖人作經即本魯史舊文赴以弒則書弒許悼公服世子止之藥卒而不能正其爲非弒是也赴以卒則書卒楚公子圍弒其君麇而不能正其爲實弒是也如謂凡書弒者皆

卷之二十八

討罪之辜而謂凡不書弑者皆實非弑則許止之罪真與商臣蔡般等而楚公子圍鄭公子騑舉得自逭于法之外乎以是言經則亂賊之不誅者滋無紀矣

（辛景王酉五年）二年（晉平十八齊景八衛襄四蔡靈三鄭簡二十六曹武十五陳哀二十九杞文十宋平三十六秦景三孔子年十七楚靈王虔元年吳夷末四○十二）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韓起厥之子于是趙武卒韓起爲政）

公始即位故晉使來聘

夏叔弓如晉

報韓起之聘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鄭告黑罪。黑已見亦曰駟黑）

鄭駟黑好在人上既攻良霄而殺之又與公孫楚爭室（楚游氏亦七穆之一事在前年四月）又將作亂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乘遽而至使吏殺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汝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汝矯君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事在前年六月）

卷之二十八

寅縊尸諸周氏之衢當黑之強子產弗討懼作亂也及其將死數其罪而尸之上明國典下厭人心聲色不動而人知所懼子產之治鄭為有方矣假令不數其罪而令諸大夫得以意誅之是擅殺一卿也鄭之亂曷可長哉經于子產事自入陳伐陳外僅見此條宜亦聖人之所取也

冬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平公繼室于齊少姜齊使上大夫陳無宇

送之少姜有寵欲以夫人之禮〻之謂無宇非卿執諸中都今少姜卒諸侯是以懼于晉公如晉弔少姜也及河晉使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勤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爲諸國之大夫皆弔人心益離

（壬戌景王六年）三年（晉平十九齊景九衛襄五蔡靈四鄭簡二十七曹武十六陳哀三年杞文十一宋平三十七秦景三十八楚靈二吳夷末五○孔子十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子寧立是爲悼公）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卷之二十八

襄公之塟也滕子来會故魯亦使卿塟以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自成以前小邾子未嘗役也至襄二年始從齊崔杼會于戚以城虎牢自是以往無役不從襄七年朝魯今昭公復朝始立復朝嗣君季武子欲卑之穆叔不可乃止小國之不見禮于諸侯大略如此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燕始通赴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此亦定剽之遺害也

（癸景王亥七年）四年（晉平二十齊景十衛襄六蔡靈五鄭簡二十八曹武十七陳哀三十一杞文十二宋平三十八秦孔子年景三十九楚靈三吳夷末六○十四）

春王正月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告○申今河）

卷之二十八

南陽府南陽縣中伯舊封時屬楚●頓在陳
州之南項城縣界内地名南頓○胡在潁州西
北二里有胡城○沈在河南汝寧
府汝陽縣○淮夷在今淮水南北

楚靈王既弒君而自立中國諸侯莫之敢攖于是召朝楚之諸侯為會以示侈于中國且將南伐吳其君魯而魯不往則事之實以其猶告會于魯也其求諸侯于晉則傳之訛晉既降心以相盟不待求也度欲有事于北方寔慮吳之擬其後故其志必先伐吳伐吳又慮中國之人心未可知也復先會諸侯以察

一多62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 片反面

人心之向背諸侯畏虔之威不敢不至秋遂將七諸侯伐吳圍朱方殺慶封會用齊桓之禮討用楚莊之言傲然以號于南方自謂霸主之權莫己若也而不知列國之人已群然而目笑其將亡矣故此役也晋之斂手于此而極而虔亦以亡虔亡而楚遂弱吳遂強升降之際感慨係之要之聖人不忍見矣

楚人執徐子（疑徐也）

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之伐吳之志已

卷之二十八

見于此矣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凡伐吳皆似吳告猶此疑是楚告蓋欲以封慶封播于諸侯也不告圍朱方故不書圍告執慶封圍在其中矣朱方今鎮江府丹徒縣）遂滅賴（楚齊告以示威賴今汝寧府光州息縣）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

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遷賴于鄢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九月取鄫

鄫本莒魯間小國襄六年莒人滅鄫已為莒邑今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季因取之以為己邑取言易也

卷之二十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子舍嗣○豎牛內乱殺叔孫之長子丙而逐次子壬叔孫以不食死壬歸豎牛不殺之力立昭子昭子朝其家衆而討豎牛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與經無涉附見之）

（甲子景王八年）

五年（晉平二十一齊景十一衛襄七蔡靈六鄭簡二十九曾武十八陳哀三十二杞文十三宋平三十九秦景四十年楚靈四吳夷末七○孔子十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四分公室也初作三軍叔孫穆子不欲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知其復將有変計也今穆子卒即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二子各一隱其擇二之名而以舍中軍播于國中若將為國家復二軍之舊者吾誰欺：天乎蓋至是而季氏之謀不獨弱公并弱二氏矣二氏弱弑君逐君無不可為矣○問季啟弱二氏何不直去二氏曰勢不可也魯之立國與齊晉異晉之爭政者八卿也故首去郤次去栾次去范中行次去知而後成其為韓趙魏齊之爭政者二相也故杼與慶爭而殺慶封與杼爭而殺杼陳鮑與栾高爭而去

卷之二十八

棄高陳與鮑爭而去鮑魯自季立二家三室如一鼎足之形不可以驟革故敖雖奔魯人仍立其子穀僑如雖奔魯人仍立其弟豹一旦斥逐國之人必有譁然其不協者矣故季之僅出于弱非謀之迂勢不可也世言季氏弱公降于衰國宜一等而不知誅其意乃與弑君者無輕重之異誅亂討賊宿其可以末（減哉）

楚殺其大夫屈申（楚告）

楚子以屈申為貳于吳也故殺之凡告殺大

大必告其罪以爲貳于吳即告屈申之罪詞也殺屈申成熊皆告而殺伯州犁獨不告則所以隱其弑于諸侯者益可知矣楚子虔之爲僞赴抑又明矣

公如晉

即位往朝也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隱四年已辨防在安丘縣西南六十里茲在諸城縣西十五里皆青州府與牟婁連界）

公方在晉而莒牟夷即以邑來奔此與宿之

有謀審矣蓋內則四分取二以專其民外則日割莒疆為自肥之計元年取鄆四年取鄫此年復取年婁及防茲誘其叛臣而使之來春秋所書為季為季不為莒也獨可惟省公顯在晉而莒人昧々而懲諸晉　不言宿而言晉公々顯在晉而晉人昧々而欲上公討公而不討宿公顯在晉而魯之從臣若子家羇革又不能言宿之所以弱公之事與公之所以見弱之情昧々焉無一語以自明迨夫

范獻子曰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乃歸公則是公故當討晉故可以如討于公而特不當執于來朝之日以是為免公之說而已矣豈所辨于君臣之際哉事之不明公任其咎繇是宿之所為輙以公為卸迴地奸亦益肆公亦益畀魯事之日非自此不堪復問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昭公如晉者七見止者一至河乃復者五惟

卷之二十八

年此年得善往返然亦幾於不免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泉池闕）

莒人來討叔弓敗之于蚡泉叔弓季氏之私人明矣

秦伯卒（不書名史失之子哀公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楚告以威中國○越始見經夏少康之庶子封于越今浙江紹興府楚通越以困吳越使使大夫常壽過會之故從伐吳是時越蓋允常非句踐稱王乃句踐事與允常無涉徐初見執今挈之以稱伐吳後復伐徐終以徐為吳與也

楚方伐吳今復伐吳者前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不告故不書今楚復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楚欲以強懾吳也

（乙丑景王九年）六年（晉平二十一齊景十二衛襄八蔡靈七鄭簡三十曹武十九陳哀三十三杞文十四卒宋平四十秦哀公元年楚靈五吳夷末八○孔子年十六）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弟欲釐立是為平公）

葬秦景公（魯始會葬）

夏季孫宿如晉

卷之二十八

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季宿辭籩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夫莒田即牟婁防兹之田晉嘗以此欲止公以為討矣既而免公則當討季胡不見討而反授以田哉夫人有不赦之罪必將百計以免之免之既得必將不見罪而見賢則所倚以為奸者即在此取牟婁防兹不赦之罪也晉不見討而反授以田不見罪而見賢也苟無解免之策胡能一旦而至此哉故一如晉也有以厭居

之款則晉侯享之有加籩有以厭臣之欲則辭籩年事晉人以為知禮而重其好貨故嘗以為晉之辱昭自五年止公始其庇季也自六年如晉始不然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與季宿之辭籩總一儀而非禮也胡于公也掩其長而形其短于季也設其罪而美其奸哉賄賂之情蓋在此年之內矣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宋告）

卷之二十八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之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等也襄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合比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羅帥師伐吳（疑亦是告見敗不告）

徐儀楚聘于楚〻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吳人敗其師于房鍾

冬叔弓如楚

聘也傳言且弔敗楚不告敗魯爲得弔敗

齊侯伐北燕（齊告）

燕簡公奔齊〻景公欲納之故伐燕然此晉事也齊請之而晉許之齊有代興之心晉益不以諸侯爲事矣

昭公一終（起元年訖六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九

昭公二

（丙寅景王十年）七年（晉平二十三齊景十三衛襄九卒蔡靈八鄭簡三十一曹武二十陳哀三十四杞平公郁釐元年宋平四十一秦哀二楚靈六吳夷末九○孔子年十七）

春王正月暨齊平（暨與及史有貭文無異義○一經中外平惟書宋楚以其告也燕及齊平齊焉得告且蒙上文宜言暨燕平今言暨齊不蒙上文可知）魯與齊平也襄二十七年齊使慶封來聘魯不報齊慶封奔魯〻受之齊人來讓比年以來必有不平之意今暨齊平魯修好也左氏

卷之二十九

悞以爲燕及齊平則下使叔孫舍如齊蒞盟何爲也哉此可以明傳之多訛矣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使遂啓疆來請公三月公如楚賀章華也

叔孫舍如齊蒞盟（舍豹之子婼見經舍左傳作婼）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長子縶之足不良于行次子元立是爲靈公）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宿廢長子彌而立次子紇〻早死孫意如嗣）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丁卯景王十一年）八年（晉平二十四齊景十四衛靈公元年蔡靈九鄭簡三十二曹武二十一陳哀三十五卒杞平二宋平四十二秦哀三楚靈七吳夷末十○孔子年十八）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陳以寔告于諸侯是有董狐之史陳佗曹負芻自不告故不見經非經有筆削也）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

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偃師之子吳奔于楚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公子留立留奔鄭陳旋滅楚平王立始立偃師之子吳是為惠公偃師追謚悼太子）

因偃師之變恚而卒是則哀雖罷留非有殺偃師之志也偃師殺而哀始痛求死無地矣廢立之際間不容髮顧欲兩利而俱存之哀之愚不亦愚之甚者哉

叔弓如晉

晉平公為虒祁之宮諸侯賀之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于時石言于晉魏榆師曠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怨讟並作莫必其性石言不亦宜乎叔向曰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卷之十九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告）

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五君楚人執而殺之非其罪也而殺之蓋將有事于討陳矣

陳公子留出奔鄭（陳告）

楚既殺干徵師留懼奔鄭陳自是數月無君

秋蒐于紅（紅魯地）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講武也春秋時多用蒐晋傳每言蒐齊亦因社以蒐魯蒐久廢而昭定以下獨五言蒐者兵已屬于季氏每耀

武以示于國中也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根牟魯東界商宋地宋與衛皆魯西界盡魯四境以為蒐可謂大矣而不言大者史闕文非義所係亦不以公行不行為辨也十一年蒐比蒲公不行亦稱大蒐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招主寺）

招與過同殺世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及楚殺干徵師公子留奔鄭招急使人自解于楚委罪于公子過而殺之楚亦終信其說而放公子招

卷之二十九

公子招幸逃于刑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陳告○據傳去疾奉孫吳圍陳而曰楚師者滅陳時楚靈已至陳ゝ不以君及棄疾告故公子招殺孔奐皆楚靈事非棄疾可知）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公子招罪首也而止于放招固巧為解靈亦有德招之心苟無招陳無隙之○是時楚越通故得放之）殺陳孔奐（奐亦招之黨故免招逐生奐以罪）

楚靈既殺干徵師于時偃師之子吳奔在楚楚使棄疾奉吳以衛陳曰將定而國公子招既自解于靈因以國下靈ゝ免公子招之死

放之于越而使穿封戌為陳公蓋以詐下陳陳既聽即滅陳而縣之也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予畀余必自取之蓋其志嘗欲南取吳北取宋鄭以及于晉而陳蔡二国者則固所為滅此朝食者也適有偃師之釁既假討罪以滅陳既滅陳即滅蔡遂使亞大夫圍徐以懼吳此其志豈嘗一日忘天下哉彼懷闔天下之心而先試其威于陳蔡苟無乾谿則中國

卷之二十九

之憂方甚大耳左氏知楚處之暴而不知其有圖天下之心猶陳嘅〻于陳蔡之存亡吾笑其言之末矣

葬陳哀公

凡諸侯葬魯會往會之則書今傳云與壁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則塟不成禮魯安得而會楚史又安得而書之哉蓋靈假討罪以誠陳而又假葬陳君以示德赴告諸侯諸侯往會魯史記之是則確然其可據耳

莊四年齊侯楚紀伯姬事亦類此盖暴人之作詐將以愚天下以自愚其行事多出此也

（戊辰景王十二年）九年（晉平二十五齊景十五衛靈二蔡靈十鄭簡三十三曹武二十二陳滅杞平三宋平四十三秦哀四楚靈八吳夷末十一○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亓官氏）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畏之也于時圍陳雖棄疾楚子定已至陳故諸國之大夫往會之

許遷于夷（許告）

成十五年許遷于葉處以葉為方城外蔽欲兼有之故遷許于夷而質許閻夷即城父也城父本陳之閒地即今鳳陽府亳州東南七十里楚滅陳遷許于此復遷城父人于陳令無與許雜遷方城外于許令葉之民從許君爲平王立還許于葉

夏四月陳災

陳來告也凡外災告魯往弔之則書齊宋而外魯不往弔則不復書今書陳災魯往弔也

當是時陳已滅矣誰實來告蓋使穿封戌為陳公戌據陳之國倚楚之強將此自比于小國諸侯國滅而史不滅遂以己之災布告列國列國畏楚而媚戌使往弔之史是以書是則確然其可據者耳如云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則魯固未嘗往弔也史又安得而書之哉彼穀梁者知經之為經而不知經之一本于史以為閔陳而存之夫可以意而存即可以意而削經之為經益留亂而無紀矣

卷之二十九

秋仲孫貜如齊（貜羯之子始見經）

襄之二十七年齊景公立使慶封來聘以通嗣君魯不報聘昭七年暨齊平叔孫舍如齊涖盟而非報聘今使報聘脩鄭好焉

冬築郎囿

季氏四分取二兵民半制于已故多闢苑狩之地爲平子欲速成叔孫不可事之出于季氏可知已

（己景王十巳三年）十年（晋平二十六卒齊景十六衛靈三蔡靈十一鄭簡三十四曹武二）

（十三陳滅杞平四宋平四十四卒秦哀五楚靈九吳夷末十二○孔子年二十仕于魯為委吏）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高彊同奔不書疑非正卿）

齊景公之時陳鮑欒高四族為政（陳者陳無字諡桓子敬仲之後鮑者鮑國諡文子叔牙之後欒即欒施字子旗公孫竈之子高即高彊字子良公孫蠆之子二族皆出惠公是曰二惠）欒高氏皆嗜酒信內多怨強于陳鮑氏而惡之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陳鮑皆授甲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

卷之二十九

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遂伐欒高氏戰于稷欒高敗欒施高彊來奔夫齊之公族百不睹一而二惠獨在蠆又以討慶封有功于國葛藟庇其本根齊所恃以自庇者幸有此也陳自敬仲奔齊兆有齊國至于桓子豆區釜鍾日行惠于國中識者已有代齊之患故公孫竈卒晏子曰姜氏弱矣而嬀氏將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今乘飲酒而逐之又駕浮說以詒鮑氏而并力以逐之公族

盡出陳氏益專與鳩氏之地不在太公之裔而在桓子之目中矣夫陳恒弒君聖人之所痛也百世可知齊將為陳亦聖人之所明知也而原其本始祗曰齊栾施來奔聖人之志豈在史文之外哉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意如宿之孫始見經）意如新襲世卿貪橫無厭甚于其祖見其祖取鄆取鄫取牟婁防茲以為誠得莒國而盡

卷之二十九

有之則己之强且迫于魯四分有二之區〻曷足筭哉于時叔弓久爲私人可頤指使仲孫貜唯〻諾〻無所短長驅此二卿而用之則通國之兵發于晝出莒直可旦暮下而不謂其僅取一鄆也取一鄆意如意不自得將不屑書史亦無所事于書而或者乃曰公見討于平丘故諱之妄哉斯言真不達于事情之變矣（鄆地闕）

戊子晉侯彪卒（子夷立是爲昭公）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子佐立是為元公不言冬史闕文）

（庚午景王十四年）十有一年（晉昭公夷元年齊景十七衛靈四蔡靈十二鄭簡三十五曹武二十四陳滅杞平五宋元公佐元年秦哀六楚靈十吳夷末十三○孔子年二十一為乘田于魯）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告蔡人深怨故以楚子之名告若楚告不但不告名并不言誘矣）

楚公子棄疾師師圍蔡（蔡并告○棄疾楚靈王之季弟所謂再拜壓紐者也方見寵于靈故雖非令尹時使）

（卷之二十九將兵。圍蔡八閱月世子有復見救平王文始立有之子虔是為平公有追謚為隱太子）既滅陳自將滅蔡殺蔡侯般亦假討賊以為名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嗚呼此楚虔之所以弒也凡入暴者不必詐詐者亦不必暴詐而暴人斯疾之矣暴而詐人斯備之矣以蔡般之宜殺也而重幣甘言以誘之肘腋

之人其誰不自怵況當璧有兆又靈王之所必忌者乎其後八月使棄疾為蔡公王問于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若父擇臣莫若君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帷幄之間其疑棄疾也如此為棄疾者宜思有以自處矣故朝吳在蔡寔棄疾之腹心許以復封以誅其國而圖其君且以救死人欲救死其誰不致死故楚靈王以詐殺身則殺蔡侯般其速之也

卷之二十九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生母）

大蒐于比蒲（比蒲地近邾○方有母喪公必不出亦稱大蒐定十四年邾子來會公亦稱大蒐是知蒐與大蒐史通異文非義所係）

甫蒐復蒐疑以取鄟故脩莒人之怨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地闕）

襄二十八年邾子來朝昭元年魯亦會巠邾悼公是已通也今何以復急于盟魯方伐莒取鄟邾莒同仇虞二國之復合也故急盟以離之然而卒皆愬于平丘則庶其之奔邾固不

能釋怨也是亦季孫之所致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昭）韓起齊（景）國弱宋（元）華亥衛（靈）北宮佗鄭（簡）罕虎曹人（武）杞人（平）于厥慭（韓起于昭二年為政于今蓋十年矣寂然無所見于時起之不能蓋可知也○厥慭地闕）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己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夫荀吳之所謂救不合諸侯以用兵更何策哉而韓起為政悼楚畏戰使狐父請蔡于楚無論勿許

卷之二十九

即許亦何以自立故晉之不能始于趙孟而極于韓宣暮氣之不揚不可為也天下雖安忘戰則危弭兵之禍蓋至此而益見也已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葬齊歸公不慼晉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

用之（蔡告）拒守八閱月晉不能救卒以滅蔡執蔡世子有用之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于是城陳蔡不羹（音郎）使棄疾為蔡公

（辛未景王十五年）十有二年（晉昭二齊景十八衛靈五蔡滅鄭簡三十六卒曹武二十五陳滅杞平六宋元二秦哀七楚靈十一吳夷末十四○孔子年二十二）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齊告○經言陽傳言唐今保定府唐縣詳見）

卷之二十九

燕簡公奔于齊六年齊侯伐北燕納之不克今復使高偃納之齊景有代與之心知晉事之不能也陽即唐燕之别邑事之本末傳皆不詳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子寧立是為定公）

夏宋公使華定来聘

宋元新立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子慭如晉以從公行故不書）

公如晉〻昭初立朝嗣君也取郠之役莒人

愬于晉〻以平公之喪未之治也今朝嗣君晉人辭公〻子慭遂如晉慭即襄公之弟昭公叔父也初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南蒯謂公子慭我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慭許之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君臣之際既有密謀又乘晉之怒而言其故則公之過可盡脫而季之罪可盡彰晉如聽慭之言而問取鄆之故于季蒯因挾費以歸于晉則此一役也季可以廢今慭方告

卷之二十九

晉而蒯乃叛而之齊愬之言先不信于晉矣事安得成故不待季覺聞叛即奔非奔叛也奔其言之不信于晉也蒯以齊有代興之心疑必可恃遂貿然而如齊豈意圍之一年齊救不出誤此一動季氏復全惜哉惜哉故南蒯之將叛也鄉人歎之曰恤〻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適身而遠志家人而君圖有人矣哉將適費飲鄉人酒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

耻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其事機之宣洩如此淺謀躁動卒成乾侯南蒯乎忠則忠矣無所逃其罪矣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楚告。成熊得臣四世孫與鬭椒同出若敖傳言若敖之餘謂與鬭椒同族也）鬭椒之亂在宣四年距此已六十四年猶以熊為若敖之餘也而殺之其說左矣蓋殺成熊必自有故而假鬭椒之說以告于諸侯肘

卷之二十九

服之人其誰不自怵此楚國之衆之所以必

欲殺虔而後快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慭既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慭還及

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叛何以不書家臣之

姓名不登史策侯犯陽虎亦猶是也

楚子伐徐（楚告）

楚虔既滅陳蔡狂逞其欲將有事于北方而

患吳之撓其後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直以楚子伐徐告于諸侯者所以示威于中國也乾谿在今亳州東南七十里即城父楚以乾谿為南北要地而築章華臺于此次乾谿實樂章華也虔竟死于此焉

晉伐鮮虞（晉告。滅肥不告故不書）

鮮虞狄之別種在今真定府新樂縣戰國時所謂中山者是也是時狄稍弱而鮮虞獨強

卷之二十九

自此至春秋之末凡五用兵猶不能服門庭之寇伐之為宜故經于伐鮮虞無訊不稱師將史闕文非義所係如曰假道鮮虞入昔陽以是狄晋則滅肥之事也安得移之于此日哉

昭公二終（起七年止十二年）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

昭公三

（壬申景王十六年）十有三年（晉昭三齊景十九衛靈六蔡平公廬元年鄭定公寧元年曹武二十六陳惠公吳元年杞平七宋元三秦哀八楚靈十二弒吳夷末十五○孔子年二十三）

春叔弓帥師圍費（費季氏邑今兗州府沂州費縣是也）

叔弓季氏之私人故帥師圍費晉既不傾齊無救援圍之一年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劫南蒯南蒯奔齊不言蒯奔有微者姓名不登史

卷之三十

策也公山弗狃以費叛召子欲往則南蒯之叛宜非聖人所重貶矣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棄疾并旨◦棄疾自立是為平王◦令尹遂罷不見于傳疑亦死于亂矣棄疾立以子旗為令尹即鬬成然◦乾谿已見）

棄疾以當璧之兆為虔所忌日以殺虔為事而蔡之遺臣曰朝吳者知棄疾有非常之謀亦欲秉之以復蔡內連蓫居許圍蔡洧蔓成然又群喪職之族外連越大夫常壽過作亂以

嘗之王次乾谿以棄疾命召比黑肱于晉師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衆以入楚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立比為王黑肱為令尹棄疾自立為司馬令于乾谿曰先歸復所後者劓王師潰五月癸亥王縊于申亥氏告于諸侯曰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歸其罪于比也方棄疾之入而王之未縊于乾谿也棄疾使人周走而呼曰王至矣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至王至矣國人殺

卷之三十

君司馬將來矣又有呼而走至曰衆至矣二子懼皆自殺明日棄疾即位改名熊居是為平王夫欲得國者棄疾也誅弑靈王者棄疾也誅殺子干子皙者棄疾也一朝而殺三兄以圖其國而賢其身惡莫大焉罪莫深焉然而告于諸侯曰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復自居于討賊之名以微示夫宜立為王之意故知其為舊史知其為告文則狡人之情偽盡出而聖人之好惡亦自明以為聖人之文則是

非顛倒將有紛出而不可終窮者矣胡氏之言曰凡有君臣之義當坐之以弒君之名比非棄疾之君止可繩之以兩下相殺之例嗚呼吾見其言之終悖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昭）齊侯（景）宋公（元）衛侯（靈）鄭伯（定）曹伯（武）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在今河南開封府封丘縣鄭地）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既會而後言盟故會與盟別為二事一經中惟首止葵丘盟宋平丘四役而已其他則直言盟不復言會也）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鄭子）

（卷之三十皮于是時年子產始為政）公至自會

厥慭之會欲救蔡而不能畏楚虔也今虔斃矣于時叔向用事思復合諸侯以嗣伯而慮其不可合也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若將有事于用兵然者諸侯畏之乃皆來會遂會諸侯于平丘凡　合諸侯而為盟不復言會晉慮諸侯之皆貳故先言會以来之既會而後尋盟恐其猶有不協也先是齊侯之朝于晉也宴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至是齊侯

不歃盟叔向責之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齊侯懼而復盟邾人莒人愬魯于晉、侯不見公〻不與盟執季孫意如以歸是行也以力服人事不可再晉合諸侯于是止文之霸業竟以平丘為終事焉

蔡侯廬歸于蔡（蔡告）陳侯吳歸于陳（陳告○復許不告故不書）平王初立矯虔之所為復胡許沈道房申六小國于故居而其大者無若復陳蔡隱太子

卷之三十

有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
陳復封也報入楚之功而信朝吳之納君子
以平之初政其有可觀者此焉

冬十月葬蔡靈公
國復乃塟凡三十有一月孫塟其祖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請意如也意如在晉而能使公不敢
不為之請積威所劫抑何横之至是哉晉人
辭公〻乃歸

吳滅州來（吳告自足以後吳始告勝）州來楚之門户吳所必爭吳知平王初立未能出師遂乘間以滅州來且以告于諸侯以明其能弱楚之意其後十九年楚人滅州來二十三年吳復伐州來楚遂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事多不告故不見經要之入郢之師兆于此矣

（癸景王十酉七年）十有四年（晉昭四齊景二十衛靈七蔡平二鄭定二曹武二十七卒陳惠二杞平八宋元四秦哀孔子年二十九楚平王居元年吳夷末十六○四母顏氏卒）

春秋傳注 王

春意如至自晉（意如不稱季孫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左氏以為尊晉罷己乃強為之說）

意如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穆子告韓宣子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夫晉卿之橫豈一子服之浮詞即能免季孫而歸之哉蓋必復以賄免矣何以知其賄免前年冬公如

晉荀吳曰執其鄉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乃辭公是未有止公之意也胡十五年冬公如晉晉猶以取鄆故復止公以討之哉意如之于晉也必將自脫其罪脫其罪必將卸罪于公荀無所利晉不能違心而遷以公為罪首也明矣如曰為夷執親義將不可則不恐行之于季者而獨恐行之于公哉比事以觀知季之以賄免無疑也

三月曹伯滕卒（子項立是為平公）

春秋傳注　昭公三　六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子郊公奔齊去疾弟庚輿立是為共公）冬莒殺其公子意恢（莒告）

八月莒著丘公卒其子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茲夫善于庚輿而惡公子意恢郊公善意恢惡公子鐸〻因蒲餘侯而蒲餘侯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冬十二月蒲餘侯殺意恢郊

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于齊然則意恢者郊公之所視以為存亡也告殺意恢何以不告郊公之奔豈郊公之立猶在喪次不成君者不言奔故不以告耶莒郎于夷傳家所恐郊公之名不傳其入也亦不以告情實之間苟存其似可也

甲戌（景王十八年）

十有五年（晋昭五齊景二十一衛靈八蔡平二鄭定三曹平公須元年陳惠三杞平九宋元五蔡哀十楚平二吳夷末十七卒○孔子年二十五）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一作夷昧一名戴吳○子條立）

卷之三十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子獻嗣曰有事武宫自成五年以來已為常事不書此以叔弓卒故書凡祭既灌以後樂舞始入叔弓蒞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亦因叔弓卒故書）

夏蔡朝吳出奔鄭（蔡告）

初楚靈王滅蔡〻之遺臣朝吳有復蔡之心善自結于棄疾棄疾時為蔡公欲弑靈王而自立知朝吳之有心計可與謀也為蔡公之二年靈王次乾谿以懼楚棄疾因民之怨與朝吳謀以入楚弑靈王而自立復封蔡侯廬

因信朝吴後使仕蔡楚之讒人有曰費無極者害朝吴之在蔡為之搆于蔡以逐之王曰予惟信吴故寘諸蔡且微吴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吴然而前知其人之異也吴在蔡〻必速飛去吴所以翦其翼也即此一事而平之耳目已為無極之所蔽矣然則經以信讒書乎曰不然去朝吴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皆信讒之事也而多不書然則告則書不告則不書經于外事

卷之三十

無筆削益可知矣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晉告）

十二年伐鮮虞不服故復伐之圍鼓克鼓以鼓子鳶鞮歸鼓蓋鮮虞之屬國不足告也

冬公如晉

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

（乙亥景王十九年）十有六年（晉昭六年齊景二十二衛靈九蔡平四鄭定四曹平）

（二陳惠四杞平十宋元六秦哀十一楚平三吳子僚元年○孔子年二十六）

春齊侯伐徐（齊告）

中國有伯則諸侯無敢私相伐私相伐是無伯也徐非開罪于齊也而無故伐之其有志于代興明矣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而經不書齊不告也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云宗周既滅靡所止戾

卷之三十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蠻告故言楚誘而蠻子不名）

戎蠻戎之別種即今南陽府汝州西南蠻中聚也地在申葉許鄭之西而南界楚之白羽楚疑其為晉用故誘殺之蓋平丘之三年復有北方之虞也楚殺戎蠻子故晉滅陸渾戎相忌之形左氏蓋多荒略矣

夏公至自晉（是年春公不朝正于廟史宜書公在晉今不書疑經削以顯在楚在執侯之異所謂內詞有削者是也傳言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則似聖人之諱止于通經事例）

未安

冬如晉迨夏始歸晉止公也何以止公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會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是以辭公而不盟迨意如行賄移罪于公々復見止是代季受名也代季受名即季受年衰晉欲止公之故智也子服昭伯曰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々實為常晉之於昭蓋真習以為常矣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子棄疾立是為頃公）

（卷之三十）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丙子）（景王二十年）十有七年（晉頃公棄疾元年齊景二十三衛靈十蔡平五鄭定五曹平三陳惠五杞平十一宋元七秦哀十二楚平四吳僚二○孔子年二十七郯子來朝夫子見而問官明年乃就學于郯子）

春小邾子來朝

昭三年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不可今復來朝畏強臣也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郯子襄七年朝魯今復来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晉告○荀吳時將上軍韓起雖執政不能為軍故每用兵必以荀吳出吳亦一時之能臣也）

陸渾戎甚睦于楚故晉滅之亦以除腹心之疾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言戰然此疑楚告楚捷致故不言令尹司馬也○是時令尹乃陽匄昭十四年楚平已殺鬭成然○長岸地闕）

長岸楚地吳以舟師深入楚地楚之司馬子魚禦之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先復取餘皇楚師亦敗勝負雖均要之伐楚之勢深矣

丁丑（景王二十一年）十有八年（晉頃二齊景二十四衛靈十一蔡平六鄭定六曹平）（四年陳惠六杞平十二宋元○孔子年八秦哀十三楚平五吳僚三二十八）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子午立是為悼公）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四國皆告）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耳異其同日

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傳曰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然則四國非来告乎曰鄭使行人告于諸侯則四國之皆告可知又曰許不弔災則魯之皆弔又可知弔所以書災言其旨弁而志之志甚異也

六月邾人入鄅（邾鄅皆得告。鄅小國妘姓肖之後今沂州有故開陽縣即其地）

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莊公反其夫人而

舍其女此何関于大故而亦書則知来告則書經于外事無筆削益可徵矣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許告○白羽今河南鄧州內鄉縣）

十五年楚平王復遷邑還許于葉王子勝曰葉在楚方城外之蔽也許于鄭仇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與楚之喪地矣君盍遷許楚子説使王子勝還許于析實白羽

（戊寅景王二十二年）十有九年（晉頃二齊景二十五衛靈十二蔡平七鄭定七曹悼）

（公午元年陳惠七杞平十三宋元九秦哀十四楚平六吳僚四○孔子年二十九適晉學琴于師襄）

春宋公伐邾（宋告邾罪故不告取蟲）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取之乃盡歸鄅俘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不書宋不告也夫以齊侯之伐徐也而盟諸侯于蒲隧以宋公之伐邾也而同盟諸侯于蟲天下無伯人自為伐亦人自為盟升降之故雖不書豈無所慨于

中哉以是益知經之為經固不以書不書為取舍矣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止奔晋悼公之弟斯立）

按左氏曰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晋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此知世子之非實弑而以弑其君為聖人之書聖人之責人不如是其已甚矣穀梁傳曰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卒

此則事之情實止曰我與夫弒者因以弒其君赴于諸侯聖人之所不能革其殆是乎嗟乎止之心孝子之心也明知弒父之名之不可有而甘以其身受之此豈矯飾于身名之際者自世之言經者不知經之一本乎舊史而好以聖人之意當之則有以孝子為賊子而加誅討于其間名實之乖益瞀亂而無所底矣豈不謬哉

己卯地震

卷之三十

秋齊高發師師伐莒（齊告）

齊景有代興之心謀納郊公故使高發伐莒

如云經有筆削則此等者不書可也

冬葬許悼公

止非弑君者也君死止出許故有君何故不

葬〻而會之此其常也

昭公三終（起十三年　止十九年）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一

昭公四

（己卯景王二十三年）二十年（晉頃四齊景二十六衛靈二十三蔡平八卒鄭定八曹悼二陳惠八杞平十四宋元十秦哀十五楚平七吳僚五○孔子年三十是冬鄭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曹告○鄸曹邑無攷）

傳無事寔公羊以會爲喜時（即子臧）後度亦無據之言不足論也弃而言自一曰畔一曰恃

卷之三十一

放而後出奔嗚呼抑又妄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衛告）

公孟縶者衛靈公之同母兄也不良于足故立靈公〻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故齊豹欲作亂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甲焉以戈擊公孟遂殺之告曰盜言賊殺也經于外事無筆削故亦得書左氏以書盜為聖人之筆而注為之義曰求名而亡已失告文之

意文定又移獄于宗魯抑又不根之甚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宋告）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亥向寧華定謀曰亡愈于死先諸于是誘群公子殺之而質公之太子欒公亦取華向之子以為質公數如華氏華亥欲歸公子向寧不可公曰余不忍其訽遂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使華牼還質子于公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子朱立明年奔楚）

卷之三十一

庚辰（景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一年（晉頃五齊景二十七衛靈十四蔡悼公東國元年鄭定九曹悼三陳惠九杞平十五秦哀十六宋元十一楚平八吳僚六○孔子三十一年）

（齊景公遣使來聘遂適齊）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頃立通嗣君也是時叔舍為政意如欲惡諸晉使有司殺禮以愬之是年冬公如晉〻人辭公二十三年叔舍如晉〻人執叔舍皆本諸此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宋告宋大司馬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多僚與貙相惡譖之于公曰貙將納亡人公懼使費遂逐華貙華貙知之遂殺多僚而劫司馬以叛因以召亡人亡人華向等復入于宋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此其亂又在華貙而不在華向宋告華向入而不告華貙故仍以華向書要之實貙之所召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卷之三十一

八月乙亥叔輒卒（弟鞅嗣）

蔡侯朱出奔楚（蔡告○朱出奔楚而不書其卒是卒于楚也不成其為君故無謚東國立是為悼公東國隱太子有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

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〻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〻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

無他矣此沈尹戌所謂去朝吳出蔡侯朱屛王耳目使不聰明者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頃立且拜士鞅之聘也左氏曰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夫即伐鮮虞何病于待賓況未嘗有事于伐乎蓋士鞅來聘敘禮以慢之故怒公而不納耳嗚呼晉與魯昭總在意如喜怒中矣

（辛巳景王二十五年崩）二十有二年（晉頃六齊景二十八衛靈十五蔡悼二鄭）

卷之三十一

定十曹悼四陳惠十紀平十六宋○孔子年三
元十二秦哀十七楚平九吳僚七十二在齊
齊景公欲以廩丘
之邑為養孔子辭

春齊侯伐莒（齊告）

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謀納郊公也莒子敗之
于壽餘齊侯復伐莒經于外事無筆削來告
則書北郭啓不告則不書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宋告）

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翰胡叔宋與
華氏戰于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

楚乞師楚遂越師師逆華氏宋公不可諸侯之戍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楚

大蒐于昌間（昌間蓋魯近邾之地兗州泗水縣東南有昌山疑即其處）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子王猛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鞅叔弓次子輒之弟）景王太子壽于景之十八年卒王后亦崩壽之母弟猛與自皆無寵王寵王子朝欲立之子朝之傳賓孟及群王子還姑發弱騣延定

稠等皆党之景王崩劉子單子奉王猛而葬景王子朝率其党人以作亂此王室亂之實也而傳言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經亦順而書之者叔鞅如京師本以奔喪行值劉單之以逮葬行事也因而會葬以葬復公言王室已亂葬非其期此復公之言所以引使臣之咎非泛言其亂已也復于公故史得書然則仍以内詞書不可以為外詞而疑其不據告而書如曰本使人之言即書于策則居

皇以後子朝奔楚以前誰非王室亂之事胡獨取其梗概而贅言之哉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王室告。天子未踰年猶未稱天王故史以名告。劉子名卷字伯蚡又名狄單子名旗皆王室之世臣。皇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劉單王室之大忠也先是劉獻公之子伯蚡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欲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欲去之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劉單王以心疾暴崩劉單奉王子猛攻賓孟而殺之及塟景王而子朝作亂欲

殺單子單子戰而敗以王猛居于皇此忠于王猛之始事也不曰王猛居于皇而曰劉單以之者猛不能自立其出與入皆劉單之功史家告實非聖人之貶文可知文定泥于以之一言而曰人而曰以能廢立之也又曰挾天子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夫為人臣秉忠孝之性出萬死以赴君父之難既奉王猛于王城又立敬王而遂亂賊卒以成功告文武之靈所亦可以免于貶矣而以㠯之一字

疑聖人之情豈春秋之功罪若是其倒置乎哉故凡泥于文而不求諸實未有不至于倒置者已是不可以不辨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告）

王城今河南府城唐苑是即武王定鼎郟鄏周公營此以為東都者也東遷以來天子世居之已稱京師而曰王城者臣民迸散掬為亂區不復成其為京師不以京師告也先是子朝據王城王猛居皇既單子告急于晉又

卷之三十一

殺子朝之黨子朝奔京劉子單子以晉荀躒藉談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納王于王城王猛始入猛若不卒子朝必亡不幸王猛卒人心疑晉復佚朝而微見文通之迹子朝篡立其黨日繁繇是王室之蠢蠢不得定耳

冬十月王子猛卒（不書葬不成喪也周人追謚曰悼王越五日乙丑母弟自卽位是為敬王）敬王之立亦劉單之功也不告立故不書立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壬午敬王元年晉頃七齊景二十九衛靈十六蔡悼三卒鄭定十一曹悼五陳惠十一杞平十七宋元十三秦哀十八楚平十吳僚八〇孔子年三十三）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平丘以來邾魯相惡邾人城翼還道經武城武城人乘間而取邾師邾人愬于晉〻人來討魯使叔孫舍如晉以謝之

癸丑叔鞅卒（叔詣嗣）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雖以取邾師為罪而執行人亦以得罪于士

鞅故士鞅之聘也叔舍為政季使有司殺禮以怒之今使叔孫叔孫往則必執々而快意如此又意如之私心也

晉人圍郊（王告。晉二大夫稱人王告陪臣之詞。郊子朝邑今無攷）

晉既納王猛于王城矣子朝在京晉師伐之毀其西南此垂破之勢也破則子朝可擒敬王定矣何役去之而圍郊乎圍郊則佚賊可知無故佚賊則有交通之迹可知至明年晉使士景伯涖問周故于介衆介衆言其故乃

辭子朝而絕其使非交通胡至是而始絕哉晉既通子朝子朝之黨復熾稱制于王城者三年有奇則皆晉人之所致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蔡告○不書葬不成喪魯不會也成其為君故復謚之曰悼公○弟中立是為昭公）東國立而朝于楚因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庚與奔而號曰共公號不待卒也郊名無狄獲麟後有莒子狂卒疑郊公）

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

卷之三十一

患之又欲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與來奔齊人納郊公不書莒不告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吳告勝。吳雖君將魯史但以號書。滅獲雖異詞總屬告文非義所係。子瑕卒囊瓦爲令尹。雞父楚地今壽州霍丘縣有雞俻亭疑即其地）爲州來也昭十三年吳既滅州來十九年楚人取而城之令吳復伐州來楚令尹子瑕疾薳越師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子瑕卒楚師熸吳子以罪人三千犯胡沈與陳三國

爭之吳爲三軍以繫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許蔡頓亦敗楚師大敗吳復取州來吳告勝而不告取州來敗不見經要之吳人之勢偪矣

天王居于狄泉（王告）

敬王立于王城尹圉召伯與南宮極等復党子朝以入于尹召伯與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王出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今居狄泉避子朝也狄泉即翟泉在成周下都杜氏所謂

卷之三十一

雒陽城内太倉西南池水也其時成周自為一城而狄泉在城外至後城成周始遶入之王因以成周為定居不復都王城周之復東蓋始諸此雒誥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而惟雒食者即王城又云我又卜瀍水東亦惟雒食者即成周周公營之以遷殷頑民故曰下都今之雒陽是也王避子朝不居成周之内城而居狄泉者于時尹氏党子朝而成周人嘗為戍尹則王有疑焉可知矣

尹氏立王子朝（尹氏自以立君布告列國。尹氏見于傳者有尹圉尹辛尹固等而批曰尹氏則衆族皆朝黨矣）

敬王既出尹氏與其黨遂立子朝自此年七月至昭二十六年十月閱三年有奇子朝稱制于王城于時敬王在東曰東王子朝在西曰西王孰正孰邪莫能辨也經要傳詳經事之不明必考于傳而天王居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左氏反無其文則傳之詳略固有紛然其無當者矣

卷之三十一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二十有四年（癸未敬王二年子朝稱制于王城　晉頃八齊景三十衛靈十七蔡昭公申元年鄭定十二曹悼六陳惠十二杞平十一年宋元十四秦哀十九楚平十一吳僚九）

（○孔子年三十四適周方樂于萇弘問禮于老聃入廟觀金人自周反于魯）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子何忌嗣是為孟懿子先是昭七年公如楚孟僖子介不能相禮將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吾死必屬說與何忌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敬叔即南

（宮追又名縮）

叔孫舍至自晉（左傳穀梁皆無叔孫字與意如至自晉同文胡氏從公羊而曲為之說）

叔孫舍見執不屈晉使士彌牟禮而歸之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子成立是為悼公）

冬吳滅巢（吳皆勝○巢小國今盧州府巢縣是為吳楚之要道）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

卷之三十一

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非國故不告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吳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師幾如是而不及郢

葬杞平公

（甲申敬王三年子朝稱制于王城）二十有五年（晉頃九齊景三十一蔡昭二鄭定十三曹悼七陳惠十三杞悼公戍元年宋元十五卒秦哀二十楚平二十吳僚十○孔子年三十五于時昭出奔孔子去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將以通于景公有聞韶問政等事景公

（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阻之之說恐不可信）

春叔孫舍如宋

昭十二年宋元公立使華定來聘以通嗣君闕然久不報今使報聘非逆也舍不當為意如逆妻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叔詣鞅之子○趙鞅一名志父趙武孫趙成子成不見經疑早卒○是時韓起尚為政而趙鞅輙主國事政权之旁落又可知已○齊獨不會○黃父即黑壤晉地今無攷）

卷之三十一

晉自圍郊以來已三年矣子朝入王城天王居狄泉晉已置王室於度外自前年三月士景伯涖問晉故始絕子朝然亦未以納王為事也幸而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将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獻子懼乃徵會于諸侯期於明年今年夏會于黃父謀納王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

将納王夫王之在疚危于纍夘緩之時日即有澒洞之憂而曰期以明年又曰明年将納王是何王室之難日復一日若痠者之不可起哉蓋晉既不以王為事晉之諸卿又復不以晉為事勉而為會以塞罄缾之誚耳豈真有事于王室哉蓋至是而晉之為晉亦末如之何已也

有鸜鵒來巢（鸜鵒不踰濟魯所無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甚故又雩）

卷之三十一

九月己亥公孫於齊

意如逐君也季之無君自城費以來已五十年日長矣〻勢不可待忿而代季氏僞請于沂上以察罪僞而請囚僞請以五乘亡兵衆既集遂伐公徒公徒敗績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孫齊此事之實也而左氏之言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又曰孟氏殺郈昭伯叔與孟豈佐季以逐君者哉又其甚者曰季公若以殺申夜姑怨平子郈昭伯以鬬雞亦

然乎子公若獻弓于公為而謀去季氏子家羈曰讒人以君僥倖不可為也此瑣屑之言恐不足據季欲擅國公即不伐終當逐公々實怒季即無公若輩終當伐季舍本原之論而區々于發難之因何足述哉事至此但以經據傳之煩言勿論可也（公若季氏族名公安公為昭公子名務人子家羈公孫歸父孫郈昭伯無攷疑叔孫氏之族）

次於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公出史迭攷公之出入甚悉○陽州齊魯境上邑今無攷○野井亭在今濟南府禹城縣東）

次于陽州以待齊命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唁公于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此非無信之言也景有代興之心而有好名之癖北燕伯欵出奔齊々終納北燕伯于陽莒郊公出奔齊々伐莒而納郊公于朝之亂王不告急則黃父之會齊遂不出今公不之晉而之齊々以為是將有托于我也魯若迎其機而用之未必不伐季齊而伐季晉

亦何至党季以敵齊哉自魯之臣先有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之言而用齊之機魯已自失之矣是則子家之迴也且其時主孫齊者臧昭伯也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心好惡同之繾綣從公無通外内此亦衛成公之甯武子也而子家子必與之異覌其用意以為彌縫季氏可以通外内以後公而抑知季之為季豈子家子所能致哉故公之誤不在不之晉而之齊而在不善用齊善用齊

卷之三十一

則梁丘據者即爲昭用而不爲季用矣是在所以用之而已矣（臧昭伯臧爲子初臧孫紇出奔魯人立其兄臧爲今昭伯從昭公出士臧氏絕于魯）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子不敢嗣。其書日史家之常于時公雖在外而叔詣亦書日謂書日以表卹者誤）祈死之說妄也于時昭子適卒史家傳會以成之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子欒立是爲景公。今開封府杞縣有曲棘里）

諸侯卒于境內不地曲棘宋地何以地宋元

公為公如晉將求納公至曲棘而卒其告于魯曰寡君以君故如晉卒于曲棘然則告魯之言非告諸侯之言也宋欲納公則凡來赴者皆赴于公必不赴于季矣彼謂書其地以表賢者其猶蓬之心也夫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此乃西鄆今之鄆城縣是以其西邊齊故取之非季氏之東鄆也）魯辭千社而齊侯終欲納公故先取一邑以處公圍成以前景之心事固如此槩而沒之

非其實矣

卷之三十一

昭公四終

（起二十年止二十五年）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二

昭公五

二十有六年（乙酉敬王四年子朝稱制于王城晉頃十齊景三十二衛靈二十九蔡昭三鄭定十四曹悼八陳惠十四杞悼二宋景公來九年秦哀二十一楚平十三卒吳僚十一○孔子年三十六）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亦奉公命以會葬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已前至齊今自齊居于鄆齊寧公也

卷之三十二

夏公圍成（公親圍成故齊公子鉏戰炊鼻不書○成孟氏邑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

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〻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去魯邪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群臣從魯君以卜師有濟也而繼之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夫景之即位三十有二年〻已長矣牛山

之泣柏寢之歎遄臺之樂獨所畏者死耳據懼之以死安得不悔自是以後公雖數至齊谷（切）閒也貸之得人力至于如此子家氏之謀國竟安在哉若夫成本孟氏邑非所當圍公孫朝意在媢季先致齊師齊之公子鉏亦必受貸仲孫何忌不能自主一聽成大夫之所為戰于炊鼻無功而退事之顛悖何可勝計嗚呼天欲廢之誰能興之其魯昭之謂耶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晉不主盟故齊主）

卷之三十二

逐專盟。

鄟陵地闕

景既入梁丘據之言而使公子鉏從魯君以卜〻而不勝宜無盟矣乃復盟于鄟陵以誅納公者何也前此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則既徵會於諸侯矣徵而弗會何以罷之不得已而猶盟以實徵會之言而實未嘗有納公之意既盟之後寂焉無聞從可知已說者見夏公圍成秋復盟鄟陵以為謀復納公者抑何妄哉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居即棄疾也子壬立是為昭王改名軫于時子西有讓立事具後卒以定楚稱賢大夫）

冬十月天王入於王城（王告）

前年夏會于黃父曰明年將納王今越一年有奇晉卿不出單子如晉告急劉師戰而敗續後以王出而後知蹀趙鞅始出、而王起師于滑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而後天王入于成周是王之一日未寧皆晉所致也

卷之三十二

成周人始党子朝晉既克鞏知子朝不立還逐朝王始入成周東周之下都不居王城而居東周之下都者餘党猶在王城不可居也蓋自是而遂以成周為定都焉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子朝告○子朝既奔王始入成周今經先書入後書奔者子朝告晚也○尹氏迺族皆奔故仍言尹氏）

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尹氏之族毛伯得召伯與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入于成周定五年王人殺

子朝于楚

（丙戌敬王五年）二十有七年（晉頃十一齊景三十三衛靈二十蔡昭四鄭定十五曹悼九卒陳惠十五杞悼三宋景二秦哀二十二楚昭王軫元年吳僚十二弒○孔子年三十七自齊帰魯據史記齊景公云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在昭公亦奔之前疑即此時事然未核）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再如齊也鄆陵以名納公ヽ猶以為信齊師不出復如齊以請之如齊即帰景不見公可知蓋至是而公真為棄于齊矣

卷之三十二

夏四月吳弑其僚君僚（僚一名州于。諸樊之子光自立）

先是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次曰季扎壽夢賢季扎欲立以為嗣扎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于季札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立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既卒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五）夷末之子僚〻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

與弟者凡為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欤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爲得為君于是使專（設）諸刺王僚而致國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夫子過其墓而題之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

「專（設）諸者伍員之所進也伍員之父伍奢為楚太子建之傳太子建娶于秦平王自取之費無極言于平王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執伍奢使奮揚殺太子太子建奔奔宋

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伍員之兄棠君尚謂其弟曰爾適吳我歸將歸死伍尚至楚并殺奢與尚員奔吳言伐楚之利于王僚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大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專設諸焉而耕于鄙及王僚之十二年因楚喪而伐之吳師不能退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專設諸寘劍于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遂弑王不言弑者

名吳不告也公子自立是爲闔廬

楚殺其大夫郤宛（楚告郤宛之罪）令尹子常貪而信讒初王僚之伐楚也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圍潛楚左尹郤宛師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及吳弑王僚二公子皆奔楚師乃退費無極譖諸子常曰救潛之役子惡取賂而還（子惡郤宛字）又令子惡飲子常酒而寘甲兵于門復謂子常曰子惡將不利于子甲在門矣子常信之使鄢將藝之子惡聞之自

卷之三十二

殺國人不悅沈尹戌言之子常而後殺無極與鄢將師此無極之終事而子常之所以卒敗楚國者也然則經以為鑒書乎曰否史於外事來告則書殺費無極不告則不書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晉告○士鞅即范鞅是時韓起尚為政而士鞅主國事○戍周合不及魯故不書）

王既入成周處子朝之徒之抗反側也求戍于晉〻將合諸侯以戍之秋會于扈令戍周此

於納公事無涉也而宋元公為公故卒如晉卒於曲棘衛靈公欲以其公子與大夫之子為質於諸侯以求納公故宋衛大夫遂因會以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而謂宋衛曰魯君守齊三年而成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夫季之于晉本不待會而賄也而會又為之

益其賄魯昭至是即欲不死亦于乾侯其可得哉

冬十月曹伯午卒（弟野立是為聲公）

邾快來奔（無傳。奔季非奔昭也然其名亦曰奔魯則史得書）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三如齊也春如齊不見公已知齊之不足特矣今聞扈之會士鞅之言益知晉不可往不得已而後如齊、欲逐公而難為言也使宰獻而請安又使夫人見其逐公之意甚于春

行者又如此嗚呼真無望矣故嘗以為季之
惡不在賂晉而在賂齊賂齊所以極公也

（丁亥敬王六年）二十有八年（晉頃十一齊景三十四衛靈二十一蔡昭五鄭定十六卒曹聲公野元年陳惠十六杞悼四宋景三秦哀二十三楚昭二吳子闔廬元年○孔子年三十八此以下行事都不可攷大略脩詩書礼樂弟子来學者衆至陽虎亂孔子益堅不仕虎敗始仕于定公）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是時公犹在鄆會莊之命疑犹出于公ヽ次乾侯以下則不可知要知仍以君命往故史得而書之）

公如晉次于乾侯（次乾侯者一年○乾侯晉境內邑今廣平府成安縣）

明知晉之不可告而如晉所謂搶地呼天計無復之者也晉于此殆無人心矣待命一年晉君臣若不聞也者子家子以為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為呼晉而如此即早之，晉何益哉以是益知子家子之言無謂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子蠆立是為獻公）

六月塟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子結立是為頃公）

冬塟滕悼公

（戊子敬王七年）二十有九年（晉頃十三齊景三十五衛靈二十二蔡昭六鄭獻公蠆元年曹聲二陳惠十七杞悼五宋景四秦哀二十四楚昭三吳闔廬二〇孔子年三十九）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求晉又不得還居於鄆ゝ固齊之所取也豈客如晉之人一日安于此土哉高張來唁而稱主君若曰君如晉也胡為乎于此夫於晉也則曰君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于齊于齊也則曰君如晉也胡為乎于此烏呼能死則死不能死則南走吳耳吳光新得國而

卷之三十二

親其民楚尚懼之何況齊晉彼馳尺一以問晉〻將討季之不暇何子家子之不出此哉故子家子者智出茅夷鴻之下而徒以其君客死于乾侯者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齊畀公〻後如晉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叔還嗣○按叔弓于昭十五年卒叔鞅叔輒叔詣倶數年而卒是子與否皆不可知）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齊景公恐公復来卻令鄆人潰散如主人厭客而撤其館舍也自是鄆為齊有定二年二卿圍之則潰之出于齊意可知矣

（己丑敬王八年）三十年（晉頃十四卒齊景三十六衛靈二十三蔡昭七鄭獻二曹聲三陳惠十八杞悼六宋景五秦哀二十五楚昭四吳子闔廬三○孔子四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歲首三書公在乾侯此豈義例之所喻哉苟有人心思脔季氏之肉矣左氏何據而曰不

卷之三十二

先書鄆與乾侯非微過公且微過也又曰言不能外內也又曰言不能用其人也夫君臣無獄父子無獄非君父之無過也父子君臣非曲直之地也蔡世子般弒其君固父非無過也而春秋不以責其父齊崔杼弒其君光君非無過也而春秋不以責其君昭之過不若固與光之甚也季之惡方熾於弒聖人豈不以責之固與光者而反責之昭也哉故左氏之說經不可不大明其失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棄疾卒（子午立是爲定公）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吳告○章禹降吳而後奔故得以其名告）

吳子使徐子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畏楚不敢執二公子奔楚吳子怒執鍾吾子伐徐滅之徐子章禹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遂奔楚初二公子之奔楚也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將以害吳及吳滅徐楚不能救自是以後吳三出

卷之三十二

師以肆之楚于是乎始病此連尹奢所謂楚君臣其旰食者也

（庚寅）（敬王九年）三十有一年（晉定公午元年齊景三十七衛靈二十四蔡昭八鄭獻三曹聲四陳惠十九杞悼七宋景六秦哀二十六楚昭五吳闔廬四○孔子年四十一）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於適歷（荀躒知罃之孫盈之子○二十八年韓起卒于時魏舒為政而士鞅輒主國事○適歷晉地今無攷）

晉定公立知前事之誤命諸大夫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

然後代之何如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咎其咎季孫意如會晉躒荀躒於適歷練冠麻衣跣行而待命曰若得從君以歸則固臣之願也意如從荀躒如乾侯荀躒以君之命唁公曰君其入也公曰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議者皆以不歸為公咎焉烏呼是何言哉為人君父至為臣所逐流離道左者七年僅以講解爭事尚可立于民上乎故公之不歸不可以為過若

夫定欲　納公令出則行誰敢有異而為范獻子所欺彼昏不知千古同歎其有如萌焉乎哉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子定立為襄公）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今兗州府滕縣東南有濫城）

不言邾闕文也公在乾侯季孫受之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敬王十年）三十有二年（晉定二十五齊景三十八衛靈二十五蔡昭九鄭獻四曹

聲五陳惠二十杞悼八宋景七〇孔子年

秦哀二十七楚昭六吳闔廬五四十二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不言公蒙上文○闞魯群公墓所在今兗州府東平州南有闞城）

公在乾侯無以給從者故取闞

夏吳伐越

吳于越有闔弒之怨又嘗通楚以困吳故始用師于越史墨曰不及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

卷之三十二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莒人曹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韓不信起之孫魏舒在會而韓不信泣事且旋卒故不書魏舒○鄭國參僑之子○城在明年而書于此冬者諸國大夫已各受命如京師也）

秋八月王使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雖城成周其實苟于王事如此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令城成周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卷之三十二

昭公五終

起二十五年

止三十二年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三

定公一

公名宋襄公子昭公母弟從奔在外故傳有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之云初昭公以務人為太子二十九年公在鄆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意如廢公衍務人而立宋在位十五年妻夫人不見經疑亦公子時所娶其薨葬亦不見經必在獲麟後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壬辰敬王十一年）元年（晉定三齊景三十九衛靈二十六蔡昭十鄭獻五曹隱元年陳惠二十一杞悼九宋景八秦哀二十八楚昭七吳闔廬六○孔子年四十三）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晉告仲幾之罪○此三月）疑是正月蓋傳寫之誤據傳執仲幾在正月至三月歸諸京師史書執仲幾何不一書其執之〻

春秋傳注　定公一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記

曾經東山柳蓉邨過眼

卷之三十三月月而返書其歸之「月乎如云告在三月故書三月則春王自屬三月何必又載春王為句乎元年本是進稱正月適當無事不必特地不書如公穀所云強以歸之聖意也○成周至是逆稱京師于京師亦告詞見其以不受功故執不當更以與詞說之○是月魏舒午

三月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令城成周屬役于韓簡子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晉人執之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以戍周之大三旬竣工苟于王事可知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之喪也越癸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癸亥然後喪至何也季與公衍無兩立之勢而慮子家子之有不可也使叔孫不敢言于子家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子家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于是廢公衍而迎公子宋然後公之喪得歸公子宋先入然後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廢立之罪即在直書之中從可知也夫宋有利國之心而

子家子復怯于言事使曰先君不祿其嗣何罪若廢先君之嗣羈將奉嗣君以南走于吳請先君之命則季將迎立之不暇何變之敢圖計不出此而婉詞以對公衍乎吾不知其死所矣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季孫使如闞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又欲加之惡謚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

惡之以自信也將爲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昭公之出也季平子禱于煬公煬公考公弟弟繼兄禱于煬宮祈立弟也今定公立而立煬宮則是利有其國也廢立之故豈非定之本意乎

卷之三十三

冬十月隕霜殺菽（舉重也未可殺而殺舉重夏之八月未可殺）

（癸敬王十巳二年）二年（晉定四齊景四十衛靈二十七蔡昭十一鄭獻六曹隱二陳惠二十二杞悼十宋景九秦哀二十九楚昭八吳闔廬七○孔子年四十四）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天子五門路應雉庫臯是也諸侯二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路門季應門魯多設一雉兩觀天子所以懸象魏觀謂之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諸侯一觀雉門兩觀皆僭制也）

內災書

秋楚人伐吳（吳告）

據左氏桐叛楚吳偽為楚伐桐秋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夫伐吳師不當云伐吳傳又云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遂圍巢克之皆與經不相應付之存疑可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內興作書

三年（甲午敬王十三年晉定五齊景四十一衛靈二十八蔡昭十二鄭獻七曹隱三陳惠二十三杞悼十一宋景十秦哀三十楚昭九吳闔廬八〇孔子年四十五）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卷之三十三

即位往朝也晉以公不當立故辭公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子益立是為隱公）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何忌即孟懿子始見經卒在獲麟後子彘嗣是為孟武伯南宮括即其弟○拔地闕傳云盟于邾則邾國也今兗州府沂州邾城縣疑是）

邾魯相惡皆昭公時事公既改立邾隱公亦新即位故脩盟以解之

乙敬王十四年晉定六齊景四十二衛靈二十
未四年九蔡昭十三鄭獻八曹總四栻
惠二十四卆杞悼十二卆宋景十○孔子年
一秦哀三十一楚昭十吳闔廬九四十六

春王三月癸巳陳侯吳卒（子柳立是為懷公）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是時范鞅為政而荀寅擬主國事○召陵即入河南許州郾城縣屈完盟處）

蔡昭侯為兩珮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

卷之三十三

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献馬蔡亦献裘于子常子常歸蔡侯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予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劉文公亦以子朝在楚謀合諸侯以伐楚晉人為之大合諸侯會師于召陵陳頓胡許從于難父者皆服晉之後伯實在于此夫何范鞅為政、以賄成荀吳之子寅

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鞅而辭之僅于侵楚還侵楚後劉子以憤懣死蔡舍晉而從吴天下諸侯皆懾服于吴終春秋之舍世晉不復振焉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蔡告）

陳頓胡許皆會沈沈獨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滅之夏蔡滅沈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此即召陵之諸侯故不再序傳言衛靈公）

卷之三十三

（将行使祝佗送是已散後會非事之實○皋鼬在今許州襄城縣東南去召陵不百里）

意如癈公衍公爲而立定公晉人弗許喜故三年朝晉至河乃復今乘召陵之皆會就而盟之必復有賄否則晉之盟不如是其易致也

杞伯成卒于會（子過立是爲僖公）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許告○容城地未詳）

召陵侵楚許男與焉楚恐其內附故遷之容城必在白羽南使益遠于中國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王告）

劉卷者即王室亂時奉王猛立敬王之劉子也敬王立之十四年子朝在楚餘党弗請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將以伐楚晉人辭蔡不伐楚而還劉子以憤懣死王心閔焉徧赴諸侯以表示表忠之意故劉卷卒見于諸侯春秋諸侯亦共仰其忠相率會葬劉単之見重于當時如此何以知王之來赴乎春秋王官

卷之三十三

卒不赴諸侯惟王子虎有功于践土襄王閔之其卒也赴于諸侯令劉卷卒亦赴諸侯其為王室之特恩可知苟非憤懣而死王固不為之赴矣是即論功之明鑒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蔡告○蔡見圍而蔡侯即得請師于吳者疑召陵散後不歸國即往致吳）

恐其致晉于召陵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士鞅已見○圉即孔文子論語云仲叔圉治賓客孔悝即其子也）

是時鮮虞強常攻晉師于平中故急治之此荀寅所謂中山不服者也

塟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蔡吳楚皆得告然此疑蔡告。吳當舉號今稱子以蔡侯挈之。柏舉今河南汝寧府西平縣古柏子國）

伍員既進專設諸以刺吳王僚成闔廬之為君益寵用事常為三軍以肄楚故楚昭王立無歲不有吳師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

卷之三十三

伯州犂之孫嚭亦為吴太宰以謀楚晉既辭蔡〻侯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于吴而請興師伍員曰君如有憂天下之心則若時可矣冬蔡侯以吴子伐楚子常禦之陳于栢舉闔廬之弟夫概王以其卒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大敗子常奔鄭五戰及郢庚辰吴入郢以班處宮伍員發平王墓鞭之三百于是申包胥求救于秦夫若敖蚡冒至于武文竭中國之力僅足當楚人之一

面甫未三百有餘年矣茍無此舉則楚將代周故晉之哀聖人所悲而楚人之敗聖人所喜、其不至于無周也惟是封豕長蛇荐食上國有利楚之意而無憂天下之心一旦得志何異于楚前拒虎後進狼經之憂方甚大耳嗟乎晉衰而楚強楚弱而吳強吳亡而越強越亡而楚又強大福又再天下之勢轉而帰秦東周爭終不可求之既去之後矣是則聖人所不忍料矣

卷之三十三

楚囊瓦出奔鄭（楚告敗○囊瓦子囊孫傳不言其終蓋走死）

庚辰吳入郢（吳告勝郢是楚都今湖廣荊州府楚文所逮不言楚入而言入郢蓋吳告詞然）

（丙申）（敬王十五年）五年（晉定七齊景四十三衛靈三十蔡昭十四鄭獻九曹靖公露元年陳懷公柳元年杞僖公過元年宋景十二秦哀三十二楚昭十一吳闔廬十○孔子年四十七）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此晉令也晉失蔡而吳得之因以自結于蔡

而媚於吳也書一魯而他國可知已

於越入吳（此疑越告於越蓋越音今之浙江紹興府）

報伐越也越與楚通故昭三十二年吳伐越今吳在楚越因間以入之掣吳之肘而歸之亦報吳亦救楚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子斯嗣即桓子○史記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囚之三月出桓子而盟之然後釋桓子陽虎由是專政）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子州仇嗣即武叔）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鮮虞常敗晉于平中獲觀虎前年晉士鞅衛孔圍伐鮮虞報觀虎之役矣伐而不勝故復圍之仍曰報觀虎之役也

（丁敬王十六酉六年二陳懷二杞僖二三十三楚昭十二）六年（晉定八齊景四十四衛靈三十一蔡昭十五鄭獻十曹靖宋景十三秦哀○孔子年吳闔廬十一四十八）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鄭告○國滅君執而哀之元年後有許男十三年許男成卒楚許元公必楚後封之也○游速古之子七提後）

許鄭世為仇讐自成公三年四年始今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自宣十八年公伐杞後至是始復君將）魯何以侵鄭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于周鄭為伐周胥靡等邑鄭非徒伐周也所以叛晉以立異也魯以陽虎專欲行媚于晉以自固討鄭取匡（其後子畏于匡即此）曰爾何故伐周之胥靡為周討鄭頃使桓子獻俘于晉媚晉之情已在史文之內矣然則媚晉者

卷之三十五

公孚公何以身侵鄭曰虎收三桓之兵柄必挾公以行公為行史必書公實亂人之行事耳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困辱三桓以行媚于晉虎之意誰敢得而違之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晉告樂祁犂之罪）

宋樂祁犂言于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

不往晉其憾矣欒祁聘于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獻揚楯六十其宰曰昔吾主范氏今主趙氏是貫禍也范獻子果怨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欒祁晉自八卿擅權欒郤韓魏趙知范中行遞將中軍諸卿以次受約由来舊矣自中行偃為政始有以偏捭而銜上令者趙武以降其權益畀黄父之會為政者韓起也而趙鞅主納王之言適歷之會為政者

春秋傳注　定公一　十二

卷之三十三

魏舒也而范鞅主召季孫之議城成周之役為政者魏舒也而韓不信主執宋仲幾召陵之侵為政者范鞅也而荀寅主索蔡貨下陵其上〻惡其下傾軋之謀已非一日今范鞅為政而趙鞅逆樂祁而飲之酒此欲奪執政之權非為一宋行人爭得失也范鞅知之故必執樂祁洩其怨所以伐其謀叢此怨讎猜疑愈積以故趙鞅為政即疑范中行之相偪而必去之內外相競者八年群天下諸侯而

仇一趙而晉之亂遂不可止自是三家之勢成耳

冬城中城（中城未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鄆今濟南府鄆城縣○齊歸鄆陽關不書不告廟）鄆者魯之西鄙齊侯取之以居我昭公者也已而鄆潰公處乾侯齊因奄有其地今陽虎專魯欲自比于郈費成迫使二卿圍鄆以責券于齊〻人無詞明年春歸鄆陽關陽虎居

卷之三十三

之以為政

（戊戌敬王十七年）七年（晉定九齊景四十五衛靈三十二蔡昭十六鄭獻十一曹靖三陳懷三杞僖三宋景十四秦哀三十四楚昭十三吳闔廬十二〇孔子年四十九）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皆齊告〇鹹沙皆衛地今開州東南有鹹城大名府元城縣東南有沙亭亦云即沙鹿）

齊欲代興已非一日今晉失伯見鄭之滅許

與伐周之胥靡以自異也遂及鄭伯盟于鹹又徵會于衛、靈公亦欲叛晉而難諸大夫使北宮結如齊私于齊侯曰執以使我齊侯從之又及衛侯盟于沙夫天下有伯諸侯無敢私相盟私相盟是無伯也故盟洮盟向以齊桓既歿故盟曹南以宋襄圖伯故盟滿隧以齊景圖伯故同盟于蟲以宋元無伯故今盟于鹹復盟于沙是鄭與衛皆叛晉也皆叛晉皆戴齊也然則經以叛晉書乎曰不然鹹

卷之三十三

沙来告則書蟲蒲隧不告則不書苟不告則僖二十八年齊晉盟于歛孟宣十八年齊晉盟于繒皆不書非聖人之筆削也陳氏曰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猶然筆削之為見也

大雩

齊國夏師師伐我西鄙

齊既得鄭衛并欲得魯故有西鄙之師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己亥敬王十八年）八年（晉定十齊景四十六衛靈三十三蔡昭十七鄭獻十二曹靖四卒陳懷四卒杞僖四宋景十五秦哀三十五楚昭十四吳闔廬十三○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因陽虎以作亂陽虎敗據讙陽關不狃逐以費叛召孔子子欲往然此年冬事）

春王正月公侵鄭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虎欲媚晉兩挾公以侵齊示不叛晉而聽齊也

曹伯露卒（子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卷之三十三

報两侵也

公會晉師于瓦（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上中下三軍皆出故言師○瓦衛地今河南衛輝府胙城縣東北有瓦亭胙城即南燕也）

晉比魯出三師以救之晉師至而齊已還虎挾公以會三師虎媚晉也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子越立是為閔公）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晉告）

討是二盟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衛鄭皆得告○曲濮衛地今未詳）

更相結以拒晉

從祀先公

此陽虎之行事自見于經者也亂三年矣而經不書至是始書者春秋之法陪臣不得以

卷之三十三

名通從祀先公則法不得不書也從祀者何傳曰順祀先公而祈焉杜氏以爲躋閔于僖也夫虎欲順祀必抉公以行于法宜書有事太廟躋閔公矣蜀人馮山云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大廟可謂近理然亦宜書有事于太廟祀昭公矣今皆不然以是知其無當也西亭辨疑云魯自昭公去國意如主祭家臣陽虎輩得從祀焉今將殺季而祀先公虎自主祭故足怪也其曰從微詞爾猶竊寶玉大弓而

以盜稱竊言盜祀言從譏曰史文之無義哉

盜竊寶玉大弓（寶玉夏后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魯之時賜也世為寶藏）

陽虎欲去三桓而以己更孟氏公山不狃叔孫輒因之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孟氏救桓子公斂處父戰而敗之陽虎入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此事之顛末也而皆不書獨書竊寶玉大弓者寶玉大弓公器也失宜書得宜書季氏家亂法不得書〻竊寶玉大弓則虎之亂可知已讀者因此而攷陽虎之亂因

卷之三十三

以知輒與公山之叛則陪臣日強三桓日弱

事理已見何必就三條而詳說其義哉

（庚敬王十子九年）九年（晉定十一齊景四十七衛靈三十四蔡昭十一鄭獻十三卒曹伯陽元年陳閔公越元年杞僖五宋景十○孔六秦哀三十六卒楚昭十五吳闔廬十四子年五十一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由中都宰為大司寇疑皆此以下事蓋陽虎為政孔子堅拒不仕今陽虎敗去季桓子始知其賢舉而用之始為中都宰以次進用至墮費之後公斂處父不肯墮成季復悔用孔子以其有強公之志也由是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膰肉不至孔子行故孟子曰子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則正指定公任用時言也）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子勝立是為聲公）

得寶玉大弓

陽虎之敗也入于讙陽關以叛夏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奔齊遂奔晉或曰孔子曰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今陽虎之亂五年而遂息豈聖言為不驗乎曰聖人以為使如陽虎者去三桓以歸諸公因挾公以行令于國以下制上不過三世若其不成非所論也若去三桓以歸諸公身歸死于司寇則

卷之三十三

子方用虎之不暇如不狃之以費召也何獨皇、避之恐後哉

六月塟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於五氏（齊衛皆得告。五氏今北直隸廣平府即邯鄲縣）

經自師次于成以下單書次者鮮矣定公之季乃三書次訧傳言之未有得其要領者也夫經言公次于滑師次于郎師次于成又言次于聶北次于陘次于匡次于厥貉次于雍揄言次則非伐言伐則非次可知而傳乃曰

齊侯伐晉夷儀且先登則具告于諸侯者直言伐晉取夷儀可已胡後仍以次聞乎蓋齊衛叛晉而晉勢尚強未可輕伐將以覌釁于夷儀而未能聊次五氏以發之耳傳之所言未可以為情實也

秦伯卒（孫惠公立）

冬葬秦哀公

卷之三十三

定公一終（起元年止九年）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四

定公二

十年（辛丑敬王二十年晉定十二齊景四十八衛靈三十五蔡昭十九鄭聲公勝元年曹陽二陳閔二杞僖六宋景十七秦惠公九年楚昭十六吳闔廬十五○孔子年五十二攝相事會夾谷）

春王三月及齊平（凡言平者先使小臣通意後使大臣涖盟叔孫舍如齊涖盟叔還如鄭涖盟是也今公與齊會可不書年具言平亦史氏之贅文經于舊文無筆削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夾谷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萊蕪縣有夾谷山齊地）

卷之三十四

齊魯相仇始于陽虎〻敗則及齊平會于夾谷始平齊也左氏言孔子事與經無預其時即微孔子齊亦必平孔子自攝相自成禮而還耳以為聖人之奇績而曰萊人以兵劫魯侯抑何不根之甚哉

晉趙鞅帥師圍衛（晉告○傳不言士鞅何時卒然此後但有士吉射無士鞅則士鞅已死趙鞅為政也○韓起為政不於為軍故常以荀寅出今趙鞅為政終春秋之世凡六用兵尚有中軍將已而四家並立獲麟後遂縻中軍）

齊嘗觀寒于夷儀衛黨齊亦次五氏故趙鞅

圍衛報夷儀也衛人懼貢之五百家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此鄆則西鄆○讙今兗州府寧陽縣境龜陰龜山之陰兗州府泗水縣東三田皆非汶陽田）鄆讙本魯邑陽虎居鄆陽關以為政其敗也又入讙陽關以叛虎奔齊因以邑入齊今歸田答魯好也左氏乃曰將盟齊人加子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玆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我以共命者亦如之以聖人之行事

而同貫豎之爭言烏呼豈當日之信史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州仇不敢子字武叔始見經卒在春秋後子舒嗣○郈叔孫氏邑在東平州東）

據左氏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不聽卒立之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之不能武叔之圉人殺之侯犯以郈叛此左氏之略文為可笑也夫殺公若而不能罪不至于見討也何一旦而出于叛哉先

是公山不狃叔孫輒從叛于費欲為己樹黨而為國樹敵也必使詐人交搆其間使犯有廢叔之言叔有赦犯之意而後上下相疑激而成叛、而魯猶聽之則以內難方殷不暇治也今陽虎奔矣畏費之強先為圍郈以嘗之兩圍不克叔即解兵用駟赤之巧言以奔犯齊人致郈而後事平則魯事之蜩螗蓋亦一時之難定者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吉○大心樂祁犂之族事在九年春而經見于此者事）

卷之三十四

事在前逐
在此也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樂祁之子溷怨之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大心逐一卿非細事也溷一言而信之疑別有故不然何遂入蕭以叛哉

宋公子地出奔陳（宋告）

據左氏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向魋地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

出境君必止子地奔陳公弗止辰曰是逆我逆吾兄也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明年入于蕭以叛此亦左氏之略言為可笑也夫母弟之親亦何至以四白馬挈國人出而又據蕭以叛哉蓋必公寵向魋多行無禮積不能年遂因事以發身舍其原本而指其一端後之人亦何從而察之哉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三國皆得告安甫地闕）

無實事疑以衛有晉難會以謀之也

叔孫州仇如齊

武叔聘于齊謝致郈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宋告○佗仲幾子彄褚師）

段子壬寅二八司寇

（敬王二十一年）十有一年（晉定十三齊景四十九衛靈三十六蔡昭二十鄭聲曹陽三陳閔三杞僖七宋景十秦惠二楚昭十七吳闔廬十六○孔子年五十三為大）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宋告○楚滅蕭不有其地今為宋邑）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宋告）

逐而不召忿從叛人叛可知也自曹者何哀七年傳曹伯陽立公孫彊言伯說于曹伯乃背晉而奸宋奸宋之實疑即奉大心以入蕭事也五卿在蕭大為宋患至十四年秋始書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則為宋患者且四年宋即欲不致恨于曹其可得哉哀三年宋樂髡伐曹六年向巢伐曹傳皆不得其要領則

卷之三十四

當以今日為始業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叔還詣之子季在春秋後子叔青嗣）

平六年取匡之怨始救晉也

（癸敬王二卯十二年）十有二年（晉定十四齊景五十衛靈三十七蔡昭二十一鄭聲）

（三曹陽四陳閔四杞僖八宋景十孔子年五九秦惠三楚昭十八吳闔廬十七○十四爲大司寇墮郈費）

春薛伯定卒（子比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公羊何休註云叔孫季孫宰吏數叛告于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悅其言而墮之此言必有所據蓋據強都本為弱公之討而不意家臣各叛即此所據之都倦而知還墮人所以善藏其用也故曰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左氏傳曰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夫墮都何事也豈一為宰之仲由即能發其轉環之用哉左氏至定哀之間多所闕漏而

卷之三十四

事閔聖人尤有不容不辨者如此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衛告○伐曹之故傳不能詳不當強為之說彄縶之子）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公山不狃叔孫輒尚據在費季氏將墮費不狃輒先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敗諸蔑姑二子奔齊遂墮費夫二子之叛ヽ季非叛公也公胡為乎亦懼季即挾公以自避仲尼為司寇夫獨不可曉之以義

哉概曰伐之亦左氏之涵要之左氏于聖人終未得其情實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夾谷時實未嘗盟故此時盟。黃齊地未詳）

夾谷以來齊魯之交本善而二叛在齊魯歆圍成〻近于齊虞二叛之扶齊以動也故盟于黃此季氏之家謀非謂叛晉而舉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巻之三十四

公至自黄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成孟氏邑今兖州府寧陽縣是国内而書至者成强抗守與師弗克故歸告庙）

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圍公圍成弗克夫墮三都季氏之意也圍成弗克處父當有拒命之誅矣拒而弗討豈季之墮費微有悔心誹以父言為有當邪苟有悔心必咈孔子咈孔子而乃齊人乃以女樂間之三日不朝孔

子行則道之不行正在圜成之日矣孔子世家以爲十四年事非也

（甲辰敬王二十三年）十有三年（晉定十五齊景五十一衛靈三十八蔡昭二十二鄭聲四曹陽五陳閔五杞僖九宋景二十秦惠四楚昭十九吳闔廬十八○孔子年五十五與聞國政齊人歸女樂以間之又不致膰肉乃作猗蘭之操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遂適衛）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齊衛皆得告○垂葭衛地一名郹濟寧州鉅野縣境有郹氏疑即其地）

經言次不言伐非伐可知而傳乃曰伐河内

卷之三十四

然則直言伐晉可矣胡復仍以次聞乎推類而言蓋欲觀釁于河内而不果伐也

夏築蛇淵囿（今曹州定陶縣舊有蛇丘城）

季氏之役也

大蒐于比蒲

亦季氏之役也觀此二役則孔子之去魯明矣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衛告〇無事實）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范中行使以叛告〇晉陽今山西太原府）

（晉之故都非趙氏邑）

晉自六卿為政韓魏趙知范中行遞將中軍諸卿以次受約其來舊矣趙武韓起其權始畀往、以次卿而擅國事至于祁犁聘晉趙鞅納推上下相傾已非一日今趙鞅為政即慮范中行之比而相偪也而邯鄲午適為中行氏之甥恐其漏洩借端殺之遂啟三卿之禍惜乎傳之所言猶未得其要領也傳之言曰趙鞅謂邯鄲午曰（午亦趙氏宗居邯鄲）歸我衛貢五百家（趙鞅圍衛時所貢）吾舍諸晉陽午許諸父兄不

卷之三十四

可鞅怒召于殺之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之姻而相與睦故怨趙氏將作亂董安于謂趙鞅先備諸鞅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范氏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韓魏使以叛告○吉射士鞅子晉于是無范中行氏○朝歌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本衛地後入晉亦公邑非二氏邑）荀躒韓不信魏曼多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逐荀范而代之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

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

晉趙鞅歸于晉（晉告）

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歸烏呼午之罪未至于殺也殺子者逐寅之機逐寅者去范之漸其聽范中行之先發而身奔晉陽坐以始禍之名為歸國計耳然則始禍者趙鞅宜荀范哉既逐荀范趙鞅獨歸由是晉止四卿無復中軍之號及殺知伯三家獨存乃分

春秋傳注　定公二十

卷之三十四

晉而有之列為七國今日之事謂非分晉之始機乎哉論事者所以深罪乎趙鞅也此春秋之所以終而戰國之所以始也

薛弒其君比（無事實以國稱不以弒者之名告不成君魯不往會○子夷立是為惠公）

（乙巳敬王二十四年）十有四年（晉定十六齊景五十二衛靈三十九蔡昭二十三鄭聲五曹陽六陳閔六杞僖十宋景二十一秦惠五楚昭二十吳闔廬十九年○孔子年五十六去衛適陳過匡丶人疑其為陽虎而圍之子路彈劍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畏匡後月餘反衛主蘧伯玉家南子請見孔子見之衛亂遂去衛焉）

春衛公叔戍來奔

公叔戍將去南子之党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党

衛趙陽出奔宋（衛告趙陽之罪）

公叔戍之党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楚告）

頓從晉為召陵之侵楚欲報之久矣今國既定舉師滅之陳之從晉于召陵者何以後在

卷之三十四

楚當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懷公辭吳陳楚之交所由復合

夏衛北宮結來奔

北宮結衛之老臣亦欲去南子之黨故并逐之是時南子方寵其黨宋朝輩干與國政公叔叔戍趙陽北宮結與蒯聵謀去有正南子之邪之意惜其謀事未成機已先洩南子先發

制人盡逐三臣苟蒯聵之翼三臣去而蒯聵不得安矣其欲殺少君事疑是誣口不足為信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越告○檇李今浙江嘉興府有檇李城）吳子光卒（吳告○子夫差立）

吳伐越〻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吳師因之越子因而伐之闔廬傷而卒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元年夫差

卷之三十四

敗越於夫椒以報檇李不書兩不告也以為聖人之所削則荒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即脾上梁今大名府濬縣東北有牽城）

晉人圍朝歌齊欲亂晉挈魯與衛為會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非救范中行也所以亂晉也方三卿之未亂也齊侯鄭伯既盟于鹹矣齊侯衛侯復盟于沙矣衛侯鄭伯復盟于曲濮矣齊侯衛侯復次于五氏矣魯亦復與齊乎與鄭乎矣齊侯衛侯鄭游速復會

于安甫矣齊侯衛侯復次于垂葭矣苟可亂晉何隙不蹈而適有三卿爲亂于國中由是與范中行爲黨與趙爲讐以謀所以亂晉之事今年會于牽救范中行也明年次于蕖蒢亦救范中行也哀元年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以伐晉也齊侯衛侯伐晉會于乾侯救范氏也二年晉趙鞅及鄭罕達戰于鐵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送之也哀四年齊陳乞衛寗跪圍五鹿救范氏也盖至哀年五年荀寅

卷之三十四

士吉射奔齊〻景公亦卒而後亂晉之兵始息是何晉之甘狗一趙以其國為衆射之的而不顧哉則以當此之時唯一趙無復晉也無晉而後成其為三家成其為戰國升降之故豈一朝一夕所能致哉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齊宋皆得告○洮今山東曹州境）

傳言范氏故也愚竊以為不然宋自樂祁見執樂溷主事深有恨于范氏夫安得而謀救之

一集 一〇 冊 景印四庫全書 集 3 版卫户

蓋以五卿方亂欲假齊勢以為援乘齊景之出而會之當日之情形蓋如是耳使以范氏故則哀元年齊衛伐晉亦曰救范氏也何獨宋師之不出哉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告）

南子淫亂世子羞之當已見于言色而南子誣之曰蒯聵欲殺余于是蒯聵奔宋、固南子之母家也苟欲殺南子何復敢有奔宋者哉

卷之三十四

衛公孟彄出奔鄭（衛告）

左氏以為曠之黨也然哀十年輙方為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何邪故曠黨之說存疑可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自曹從之傳不詳其叛之實但曰大為宋患而已越四年而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則蕭已潰散地及仲佗石彄等皆奔可知哀十二年傳云宋元平之族自蕭奔鄭蓋其

事也左氏至定哀之間詳略俱失苟從其緒而求之雖無傳猶可尋爾

大蒐于比蒲

比蒲必近邾之地故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也比歲蒐于比季氏本欲脅邾〻子知之故既來會公又來朝魯又奔其喪可謂謹于事魯矣而終不免于三卿之屢伐城下之盟豈非三卿之自致哉

邾子來會公

卷之三十四

非會公也所以致勤于季氏也

城莒父及霄（無事寔○莒父霄今未詳此年不書冬十月蓋史闕文）

十有五年（丙午敬王二十五年晉定十七齊景五十三衛靈四十蔡昭二十四鄭聲六曹陽七陳閔七杞僖十一宋景二十二秦惠六楚昭二十一吳子夫差元年○孔子年五十七去衛過曹是歲定公卒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礼大樹下宋桓司馬欲殺之拔其樹微服過宋遂適陳主司城貞子）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非朝公也所以致勤于季氏也

鼷鼠食郊牛角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楚告）

胡從晉為召陵之侵及吳入楚又乘楚之約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楚子滅之即是而觀蓋將有事于圍蔡矣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鄭罕達帥師伐宋（鄭告）

傳非能言其故也據哀十二年傳云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

卷之三十四

與宋人為成曰弗有是及宋元平之族自蕭奔鄭、人為之城嵒戈錫元平之族即公子地仲佗石彄也自蕭奔鄭即母弟辰自蕭奔魯時也事在去年之秋則鄭城三邑不過此年春夏間事耳城則必至于用兵鄭罕達帥師伐宋其即是歟自此至哀七年宋皇瑗侵鄭是冬宋人圍曹鄭駟弘救曹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是秋宋公伐鄭十二年宋向巢伐鄭十三年鄭罕達取宋師于嵒総當以

隙地為祟蓋從其端緒而求之雖無傳猶可尋爾（彌作等六邑無攷是時宋西北遠轄河南界雍丘亦屬宋則六邑蓋即雍丘之旁近邑矣）

齊侯衛侯次于蕖蒢（齊衛皆得蕖蒢地闕）將救范中行氏而不果也左氏乃曰謀救宋夫救宋則必惡鄭惡鄭齊鄭盟鹹以來未有隙也齊安得而惡鄭哉左氏至定哀之間言多影響而不可為據皆如此

邾子來奔喪非奔喪也所以致勤于季氏也

卷之三十四

秋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經、自君氏卒而外未有書其終事而不以夫人稱不以小君塟者蓋子為繼體則雖妾母而未嘗不尊以夫人自成風以來已為故事矣今言姒氏而不言夫人言卒而不言薨書塟而不言我小君豈家實其子而未成為君未敢尊以夫人之禮歟以斯知妾母為夫人子尊之也然僖元年既書夫人姜氏薨于夷文四年又書夫人風氏薨則僖有二母矣文

十八年既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宣八年又書夫人嬴氏薨明宣有二母矣襄二年既書夫人姜氏薨四年又書夫人姒氏薨明襄有二母矣哀公姒氏之子定何以無適妻欤定之入為魯侯也嘗已有妻公子娶妻宜不書于策而具薨與塟又在春秋後以故終不見經假令姒氏而卒于定公未薨之前則并不見經假令姒氏而卒于哀公未即位之後則史仍以夫人稱矣此皆策書之大體本無與于

卷之三十四

作經而慮夫求經而不得其解者輙指以爲聖人之筆削也則請因姒氏而徧思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塟（襄公薨滕子來會塟今遂以爲常）

丁巳塟我君定公雨不克塟戊午日下昃乃克塟

辛巳塟定姒（襄四年塟我小君定姒定謚也以此求有謚故以公之謚）

冬城漆（卬原其来弃之漆）

定公二終（起十年止十五年）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五

哀公一

公名蔣定公子定姒所生即位時甫四歲娶夫人不見經至二十四年欲以公子荆之母為夫人宗人不可公卒立之而以公子荆為太子國人惡之是年適越〻太子致之娶季孫肥阻之而止二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遂自有山氏適越史記以為卒于有山氏諡法恭仁短折曰哀諡在殘後孔子所不知及知而曰哀公者非春秋之原文可知哀之子為悼公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其後復八傳而為傾公為楚考烈王所滅自周公至傾公凡三十四世三桓子孫疑已先滅不知其終

丁未　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

晉定十八年齊景五十四年衛靈四十一年蔡昭二十五年鄭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記

卷之三十五（鄭七年曹陽八年陳閔八年杞僖十二年宋景二十三年秦惠七年楚昭二十二年吳夫差二年〇孔子年五十八史記孔子居陳三歲會吳侵陳于是去陳反衛今按微服過宋是定十五年事吳侵陳乃今年事則居陳安得有三歲乎）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楚告〇吳之入楚昭王奔隨楚人德之後列于諸侯定六年許已滅楚復封之故隨許皆得告）

楚子圍蔡報柏舉也楚人之仇蔡深于骨髓頓與胡皆已滅獨至此年而後圍蔡何邪吳蔡之子成于闔廬闔廬一日不死則蔡未可

囿也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觀樂是務而視民如讎寧復計先王所哀憐之交而救之困阨之際哉故楚昭王與子西子期計以爲圖蔡宜在此時然既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若滅將滅蔡而後已者蔡人男女以辨即使疆子江汝而還何也蔡之服楚已百五十年來珮之故由在子常不在蔡也子西爲令尹改子常之政以定楚國方示信于天下以行其志豈復深

卷之三十五

求往事哉請遷于吳不但不識吳亦并不識楚矣

䶂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齊衛皆得告）

始伐晉也三卿未叛以前欲伐晉而無陳故次五氏次垂葭而未伐三卿既叛已後有其隙矣而謀之未成故會于牽次于蘧蒢而亦未伐哀元年救邯鄲圍五鹿可以言伐矣而不見經是猶不以伐晉告也今言晉伐晉豈非

兵加其國非徒夷儀河內五鹿棘蒲之為事者邪會牽傳云戰于絳中不克事疑在此而此傳所云會于乾侯帥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總與經不相應學者至定哀閒之閒但信經無信傳可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季孫意如無日不以邾為事季斯當國內難荐臻故不暇子邾今亂定矣無故而生釁于邾豈非志在取田因欲并有其國成祖父之

巻之三十五

志邾今年伐邾明年伐邾取其田季斯死季肥當國又使二卿圍邾六年冬又使何忌伐邾七年入邾以邾子益來不至滅其國覆其宗不止者此其意豈但一邾而已哉既得邾必將有事于魯有事于魯則党氏武闈之事安知不試于童稚之哀此季之偪邾至于六用兵而後已也嗚呼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戊申（敬王二十七年）二年（晋定十九齊景五十五衛靈四十二卒蔡昭二十六鄭聲八曹陽北陳閔九杞僖十三宋景二十六孔子年五四秦惠八楚昭二十三吳夫差三〇十九史記）

（衛靈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云丶孔子行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不果行將西見趙簡子聞殺竇鳴犢舜華反乎衛靈公問陳孔子行復如陳）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漷東沂西在繹山東南句繹小邾地即繹山之曲今鄒滕二縣界）

漷東沂西田近于費皆季氏之欲也是時季復強率帥二卿伐邾又使二卿盟邾以堅其

卷之三十五

約皆季之為與二卿無涉也此季偪邾者二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初靈公游于郊公子郢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曰有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至哀十六年蒯聵自戚入于衛季路死焉衛輒出奔魯（哀十七年蒯聵不朝晉、趙鞅圍衛、人出蒯聵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十一月蒯聵復入般師出蒯聵又為戎州人所殺般師復立齊伐衛、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十八）

（年石圃逐其君起衞輒復入是為出公事在獲麟後附記于此出公疑即孝公）

滕子來朝

滕自哀七年來朝今復來朝哀新立朝嗣君也

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晉告。蒯聵前奔宋今在晉求納也。戚今大名府附州有戚城）

晉趙鞅宵納衞太子于戚使八人衰絰偽自衞逆者哭而入遂居之衞自盟沙以來久為晉患范中行之亂衞與齊魯會于脾上梁之間又救邯鄲而伐晉鞅之欲報久矣今乘衞

卷之三十五

之內變而納賸使父子自爲鬬而鞅得快其忿伎之私此亂衛之謀非發憤于父子之大倫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晉鄭皆得告○鉄衛地近戚今大名府開州有鐵丘）

鄭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送之趙鞅自戚還遇鄭師于鐵戰于鐵鄭師敗績單師以出而驟遇鄭師幸而勝衹益亂耳曷足道哉曷足道哉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告）

蔡當危迫之際請還于吳既而思之知夫差之不可恃也于是有中悔之心而為吳所覺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畢入将以襲蔡而虜昭侯以去事雖不行然其謀已悪矣夫負心于蔡所以負心于先王負心於先王所以負心於伍員屬鏤之劍豈待伐齊之日哉蔡侯懼殺公子駟以説哭而遷墓冬遷于州来蔡自是居州来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蔡告駟罪）

卷之三十五

（己酉敬王二十八年）三年（晉定二十齊景五十六衛出公輒元年蔡昭二十七鄭聲九曹陽十陳閔十杞僖十四宋景二十五秦惠九卒楚昭二十四吳夫差四○孔子年六十在陳聞魯廟災曰其桓僖乎秋季桓子病屬其子必用孔子公之魚後阻之乃召冉求是日孔子曰帰與帰與吾党之小子狂簡云、）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齊告○齊主兵故先齊）

以子拒父輒之罪萬世莫贖矣齊猶助輒者何齊與晉相仇讎而瞶晉之所納也使瞶得入瞶必與晉而棄齊、知固衛而不知有父子之倫所謂功利之說人不至于臣弑君子

弑父不止者正此謂也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子曰君ヽ臣ヽ父ヾ子ヽ景公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范中行據邑以叛而齊助范中行衛輒以子拒父而齊助輒景公死陳乞田恒之变相継而起千駟之祿齊其得而享之哉。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諸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聖

卷之三十五

人之論如此斯亦可以詔萬世之人矣而公羊之論曰齊國夏石曼姑圍戚伯討也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命得行于子也胡氏之言曰使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聵而輔之可也烏呼父子之際而加之以討筭之情後世之說經胡終悖于聖人之意哉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瞽瞍殺人臯陶為士舜竊負而逃豈復為能計筭于其間哉苟得全其父子斯已矣是則

鄆之所以自處也已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公僖公災（桓僖親盡而挑季氏出于桓而五于僖必季之所不毀祧也）內災書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漢避景帝諱改為開陽）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城在沂州之南于費為近季取漷東沂西田并有啓陽之邑遂為城以鎮之不獨制二田亦所以逼邾而使不

卷之三十五

立也此季逼邾者三

宋樂髡帥師伐曹（宋告）

事盖始于奸宋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庶子肥嗣斯之正妻南孺子有身未生而斯卒肥既立南孺生男肥殺之）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蔡告獵罪無事實）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子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季肥初立其惡更甚于桓子迫使二卿圍邾

以快其欲然而孟懿子不顧也故七年季康子欲伐邾子服景伯不可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則今日之圍邾盍迫于勢而不獲已耳此季偪邾者四

（庚戌敬王二十九年）四年（晉定二十一齊景五十七衛出二蔡昭二十八殺鄭聲十曹陽十一陳閔十一杞僖十五宋景二十六秦悼公元年楚昭二十五吳夫差五〇孔子年六十一自陳遷于蔡）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子朔五是為成公〇蔡文公名中卒）于宣十七年者是昭是文之曾孫安得更名具諱石經申作由疑當從之

卷之三十五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文之鍇討賊殺公孫翩逐公孫姓公孫霍賊党也公孫翩何以盜書蔡事實閔吳楚而以其恐其又遷之故至于弒君吳楚聞之必有舉朝之討矣故隐其弒者之姓名而以盜殺赴于諸侯此赴之变不可以經意言也文之鍇討公孫翩校之石碏之討吁更狀而不見經豈非并其討賊而諱之歟雖不見經然終討賊者鍇也前有

碏後有錯豈以書不書為取舍哉

蔡公孫辰出奔吳（蔡告）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宋告）

郳數從于齊桓〻請于王以為小邾子城虎牢之役知武子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則小邾蓋役于齊焉郳故屬宋城成周之役宋仲幾曰滕薛郳吾役也則小邾又役于宋兩姑之間難為婦今宋執小邾必為役于

卷之三十五

齊故也明年齊侯伐宋以爭小邾春秋之末其自相執伐固如此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蔡告）

殺公孫翩不告而殺公孫姓公孫霍反告何欤必以盗党聞于諸侯不曰弒君之党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楚告以誘中國○戎蛮今河南、陽府汝州西南有蛮中聚即其地）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戎蛮在楚之北素自通于晉楚欲滅之蛮子赤奔晉趙孟曰晉

國未寧安能悪楚必速與之乃執蛮子焉呼晋至此無以立矣二強家為訌于内致款庇一蛮子而不能雖款悔之其可及哉

城西郛（未詳）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社殷社也諸侯有之以為廟屏所以戒亡國之社有屋使不得上通于天致災）内災書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子虞母立是為隱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莽之三十五）

塟滕頃公（辛敬王三　夫十年）

五年（晉定三十二齊景五十八卒衛　出三蔡成公翊元年鄭齊十一　曹陽十二陳閔十二杞悼十六宋景二○孔子　十七秦悼二楚昭二十六吳夫差十年六　十二自蔡適葉有葉公問收葉公問孔子于子　路二事夫葉反蔡遇長沮桀溺荷蓧文人等于逆　未詳）

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齊告）爭小邾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晉告）為瞶伐輒亦討輒之救范氏也（哀三年衛寗　范救范氏圍）

（五先秋已立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齊景公無適子諸子鬻姒之子荼嬖公疾使國夏高張立荼景公卒諸公子皆出公子陽生來奔來奔不書疑初奔不見公故史不書公子鉏亦猶是也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荼以非次立故速葬）

（壬子敬王三十一年）六年（晉定二十三齊安孺子歎元年弑衛出四蔡成二鄭聲十二曹陽十三陳閔十三杞僖十七宋景二十八秦悼三楚昭二十七卒吳夫差七○孔子年六）

十三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忌之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使子貢至楚丶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免濟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子西阻之乃止昭王卒遇楚狂接與自楚反于蔡衛

春城郯瑕（郯瑕如魯濟之謂魯有負瑕故稱郯以別之負瑕今山東兗州有滋陽縣東西而郯瑕在其南濟寧州有故郯瑕城）

瑕郯邑魯未嘗取于郯而遷城之是亦季之通郯也傳無事實尚存疑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晉吉）

哀三年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四年趙鞅

一青〇〇一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33 [illegible]內

圍邯鄲邯鄲降荀寅奔鮮虞齊國夏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五年晉圍柏人然後荀寅士吉射奔齊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吳告）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不應哀元年秋八月吳嘗侵陳以脩舊怨矣今又伐陳後脩舊怨也侵陳不告故不書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高國齊之世臣也初不任用奉使命而已自

巻之三十五

景公疾而使國夏高張立孺子荼二子專政陳乞忌之將弑荼而別立君先去二子僞事二子而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張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因將謀子〻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之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高國戰而敗遂奔魯秋陳乞

遂弒其君茶

叔還會吳于柤（柤已見）

吳伐陳楚昭救之疾不能戰吳師進遂次于柤、在徐州沛縣東北界次于柤將以威諸侯也于時北方大國未遑從吳而魯以季肥主事方欲挾吳以自強率先趨命大國既會小國必來進而求盟至明年而遂有鄫衍之事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子章立是為惠王○楚救陳不告故不言○卒于城父在境外楚秘喪不告其地）

春秋傳注　哀公一　十四

卷之三十五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陽生立是爲悼公○陳乞無宇子陳恒父）

陳乞既逐高國即召陽生于魯而扱鮑牧及諸大夫相與盟而立陽生使人遷孺子荼于賴陽生使朱毛謂陳乞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陳乞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

罪公使朱毛還儒子于駘殺之野幕之下乞之巧謀使君自殺荼而已無其迹宜不當以乞弒告矣然而告于諸侯曰陳乞弒其君荼者何也齊自崔杼弒君太史公三人以直筆著齊之史氏猶有南史之遺風告以實聞不足怪也初陳無宇坐武子開與僖子乞ヽ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于民以小斗受之而與民以大斗陰行德于民陳景公弗禁陳氏益得齊衆心知景公之耄而諸子無一賢可

以乘勢取也既立孺子荼高國得政陳氏將絀以故去高國而易君其立陽生也非為長與賢也所以為得政地也陳乞之子恒復弑陽生之子壬至于田和遂有齊國故春秋中弑君篡國者不知凡幾未嘗至于易姓者未嘗有以父子相繼以弑其君父子相繼以弑其君不易姓不止烏呼此其為患豈徒一弑君而已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此季偪邾者五

宋向巢帥師伐曹（宋告○向巢魋之兄）

曹奸宋而不服故再伐之

（癸丑敬王三十二年）七年（晉定二十四齊悼公陽生元年衛出五蔡成三鄭聲十三曹陽十四陳閔十四杞僖十八宋景二十九秦悼四楚惠王章元年吳夫差八○孔子年六十四）

衛輒拒父而孔子弟子多仕衛子又頻年在衛故有夫子為衛君乎及衛君待子為政之問於時衛輒嘗致祿養夫子不拒故孟子曰於衛孝公、養之仕也輒拒父而反諡孝者時皆惑於社稷為重以王父命辭父命之說反以輒為能孝俗傳輒議出公出非諡法也如云孝公是聵非輒則聵之復國在哀十六年孔子將已歸魯安得復受其養乎

卷之三十五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宋告）

宋鄭之仇始于隙地定十五年鄭罕達師師伐宋即其事也今八年矣宋皇瑗侵鄭報罕達之師事理明甚而左氏乃曰叛鄭叛晉故也夫鄭之叛晉在定八年而宋自樂祁見執亦已叛晉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則晉宋之為仇久矣安得復為晉而侵鄭哉左氏至定哀之間其不根多此類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晉告○曼多魏舒子魏氏至此始見經）

傳曰晉師侵衛〻不服也衛何以不服欵納聵輒仇欵晉之加兵徒爭衛耳豈有關于父子哉

夏

公會吳子鄫（鄫已見）

吳既得志于祖乃遂進而謀為鄫之會鄫今屬魯吳來至鄫蓋以魯為主也于時會吳者當更有邾而經不書邾則邾非同會可知又不書盟則會而不盟可知蓋盟則書盟經無故削之理也茅鴻夷告于吳曰夏盟于鄫衍

卷之三十五

秋而背之蓋罪魯之言不可以為事之實唯是既有此會遂有槖皐之行宋衛皆至遂有黃池之役晉定以來吳之雄長諸侯實魯之故曰肥之罪不獨在邾不獨在魯而實在天下也此又春秋之一變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入不言伐復書伐之者內詞之法反鄭師伐宋戰于宋亦猶是也）

魯既會吳于鄫季康子必將有獻于太宰嚭以為此可遂我滅邾之志也遂挾公以行于

時哀甫十歲挾公以行所以挾二子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因諸負瑕此其意豈但一邾而已哉既得邾必將有事于魯有事于魯則安孺子荼之事安知不如于童推之哀夫子知之故假陳恒以請討假魯史以作經以曉哀公之意以誅康子之心而後哀之一生有以免于鍾巫之難則是夫子之作經實深有鑑于入邾之意也毋曰此入邾之事已也

卷之三十五

宋人圍曹（疑主曹告故不指圍者之名）欲滅曹也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鄭告○駟弘駟氏後亦十據）

定十五年鄭罕達伐宋此年宋皇瑗伐鄭隙地之恨積而愈深今乘宋之圍曹而救曹非救曹蓋敵宋也

哀公一終（起元年止七年）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六

哀公二

八年（甲寅敬王三十三年晉定二十五齊悼二衛出六蔡成四鄭聲十四曹陽十五國亡陳閔十五杞僖十九卒宋景三十秦悼五楚惠二吳夫差九○孔子年六十五時在衛）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宋曹皆得告○傳言滅非也戰國時尚有曹君之弟交）

傳言曹伯陽即位公孫彊言伯說于曹伯乃背晉而奸宋奸宋之事傳無其實今按樂大心曰曹入蕭曹伯陽即位已三年矣彊之進

卷之三十六

說而奸宋其殆是欤哀三年宋樂髡伐曹六年向巢伐曹七年圍曹今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後宋人之怒始息強大之加于弱小豈有怒哉

吴伐我（兵加國都故直言我魯自入春秋來季孫肥當國、都始兩被兵○及吴盟諱恥不書反言吴人人行成以飾衆）

魯入邾以其君來邾大夫茅鴻夷以東帛乘韋自請救于吴曰魯弱晉而遠吴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虐我小國邾

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吳子從之三月吳伐我取武城克東陽舍庚宗次泗上傳于國都季孫懼行成于吳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不能久請少待之弗從遂及吳子盟吳人還邾子猶在魯烏呼長蛇封豕咸加齊魯之間苟無季孫豈至于是而得盟即返曾無哀憐邾子之情

吳之大豈復能為伯主哉

夏齊人取讙及闡（傳言伐而經不書者吳方伐我魯人內懾已甚齊兵及境而即取之曾無拒齊之迹也○讙在汶北闡在汶南今兗州府寧陽縣有剛地也即闡也）

歸邾子益于邾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使鮑牧伐我取讙及闡而使告于吳曰吳以邾子之故伐魯、人盟城下而不歸邾是以盟愚君終欲滅邾以自益也請君伐魯

我為歸邾子于邾魯人懼歸季姬并歸邾子齊侯嬖季姬歸讙及闡是則陽生之無道情在季姬不在邾子也議者不察以邾子益為齊出齊故要魯以存邾文邾之存亡何關齊悍之休戚而肯為此哀憐之舉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子維立是為閔公）

齊人歸讙及闡

季姬嬖故也又使公孟綽辭師于吳〻子曰

卷之三十六

昔歲寡君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

（乙卯敬王三十四年）九年（晉定二十六齊悼三衛出七蔡成五鄭聲十五陳閔十六杞閔公維九年宋景三十一秦悼六楚惠三吳夫差十一○孔子年六十六時在衛大人开官氏卒）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宋告○鄭圍雍丘不告雍丘今河南開封府杞縣去宋遠去鄭近宋鄭間界邑）

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至哀七年然後宋皇瑗侵鄭隙地之城鄭固開釁于宋矣今

罕達之嬖臣來邑又欲取雍丘以給之是鄭之曲循深而宋之兵非過也史據告來告故但書宋皇瑗師師取鄭師于雍丘雍丘宋地即鄭師之在雍丘可知矣

夏楚人伐陳（疑陳告故擬言楚人）

陳即吳故也陳之從楚固矣今何以即吳楚昭殁故也今年楚人伐陳明年楚公子結伐陳吳救陳十三年楚公子申復伐陳則自茲以往其為在吳之日明矣

秋宋公伐鄭（宋告）

報雍丘也

冬十月

（丙辰敬王三十五年）十年（晉定二十七齊悼四卒衛出八蔡成六鄭聲十六陳閔十七杞閔二宋景三十二秦悼七楚惠四吳夫差十一○孔子年六十七將在衛）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魯既歸邾子于邾吳人責報無已邾人不能
厭其求吳使太宰子餘討之囚之樓臺栫之
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至此年脫

身来奔避吳難也而傳乃曰邾子又無道失其實矣所可疑者魯之于邾憯矣邾何以反奔于魯豈吳之待益更倍于魯ゝ反見為恩故傳又曰邾子齊甥也遂奔齊又曰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夫既奔齊又伐齊則傳之所所記其相矛盾者多矣是不可以為據也（至哀十二年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

反

公會吳伐齊

八年齊請師于吳魯歸季姬遂辭吳師夫差

卷之三十六

虎狼之國也齊以季姬之故將操縱之即徼夫差豈能為人役而不耻哉魯受城下之盟事吳方謹吳來徼師何敢不會〻吳伐齊奉吳命也徼師不書必使貴卿乞師而後書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子壬立是為簡公）

公會吳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蓋踵弒莊以說于晉之故智所謂習實為常也然而經言齊侯陽生卒者何也吳之伐齊以陽生之請師而又辭也齊方震恐

計無以解吳之怨適當陽生之卒以為此可借之以說于吳也因以弒赴于師然而齊魯之故終不可欺冉有季路子貢樊遲輩或在軍行魯史所書不能不實吳亦徐聞其非弒也故至秋後来徵師而有明年五月再伐齊之舉傳亦不言弒陽生者何人史記言鮑牧弒而鮑是時已死于路則陽生之非弒明甚議者不察而欲與鄭伯髡頑楚子麇卒之文同類而並觀之以為是皆聖人之筆也豈不

卷之三十六

謬哉烏呼同一君也鄭與楚弑也而以孝赴猶有忌焉齊悼公孝也而反以弑赴是以君為可生可殺之人而以弑君為可以說人之事自是簒齊之事肆行之以號于齊〻之人不待痛而服矣、

夏宋人伐鄭（疑鄭告）

既取其師伐而又伐宋于此為已甚于鄭矣

晉趙鞅帥師侵齊（晉告）

齊率諸侯以叛晉自沙隨之盟始于今十有

九年矣晉于衛凡五用兵而獨不敢加兵于齊者齊強非可輕試也今景悼俱亡簡公初立吳復合魯以伐齊然後乘其勢以侵齊前年鞅卜救鄭史龜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則國論之欲伐齊久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衛告○大夫書奔復書歸者五衛元咺宋華元）衛孫林父陳侯之弟黃及公孟彄而已告有偪不偪故史有書不書若以筆削之說求之此五

參之三十六人者何義而獨書其歸乎輒方為君而公孟彄反歸于衛以是知聵党之說未足據也獲麟後彄傷奔齊左于公孟彄事總無可稽

薛伯夷卒（此以後不可攷）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結字子期昭王次弟）

吳救陳（傳言延州來季子救陳此時度已百歲恐非實）

前年楚伐陳今年楚復伐陳楚之爭陳急矣

吳而不救楚將得陳此延州來季子所以師師以出也救陳以結陳非以敵楚故退兵宜真務德而安民哉

（丁巳敬王三十六年）十有一年（晉定二十八齊簡公壬元年衛出九蔡成七鄭聲十七陳閔十八杞閔三宋景三十三秦悼八楚惠五吳夫差十二○孔子年六十八孔文子將攻太叔訪于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駕以行會季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有與哀公季康子問答等語自定公十二年去魯至是始歸首尾共十五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齊受吳兵而發怒于魯也傳言齊為鄎故國

卷之三十六

書高無卒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有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此皆事之實也而經不書戰者何當是之時冉有用矛于齊師左師獨勝孟孺子洩實奔言敗則有勝言勝則實敗也季氏諱敗故并不言戰初季桓子病而謂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欲召仲尼公之魚阻之于是乃召冉求冉求用于季氏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問冉求曰子之軍旅學之乎

乎性之乎冉求曰學之于孔子於是以幣迎孔子然終不能用孔子乃述三代之礼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云〻又語魯太師樂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三千篇孔子去其重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凡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爲晚，而乃好易

春秋傳注　哀公二　九

春

卷之三十六

夏陳轅頗出奔鄭（陳告〇轅頗濤塗之後）

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轅頗出奔鄭凡鄭國之事來告于魯、史得而書之若陳轅頗出奔鄭衛世叔齊出奔宋之類是也以為有削則若此之類正所當削以為大義之所存則若此之類何義之存以斯知來告則書不告則不書其外大夫奔自衛元咺以下外公子奔自蔡公子履以下始頻見于經由乎告之煩非前

之弃多在所削後之弃多在所存也議者不察好以筆削之說求之則請觀于書大夫弃之事

五月公會吴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吴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艾陵齊地今未詳）

傳曰為郊戰故公會吴子伐齊噫抑何言之自悖哉先是吴伐齊、弒悼公赴于師吴既三日哭而還矣其秋侵来徵師知陽生之實非弒而怒其見欺也吴怒齊来徵師即徵郊

卷之三十六

之戰公亦何敢不會而曰為郊故失其實矣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國書魯因是免于兵吴氣益盛于是乎有橐皋之會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衛告。世叔齊即太叔疾世叔儀之曾孫）

據傳初齊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齊出其妻而妻之齊寘初妻之娣于犂如二妻文子怒遂奪其妻又淫于外州外州

人奪其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奔果爾則一經中無閔大義若此者亦多矣何以獨書于經而不削爭以此益知經本舊文果無閔于筆削也

（戊午敬王三十七年）十有二年（晉定二十九齊簡二衛出十蔡成八鄭聲十八陳閔十九杞閔四宋景三十四秦悼九楚惠六吳夫差十三○孔子年六十九在魯子伯魚卒）

春用田賦（賦者兵車之稅出于市廛今國用不足又借賦名以取于田是履畝之外又加一稅也）

季孫欲以田賦訪諸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

卷之三十六

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又將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春正月用田賦（丘亦足矣之丘即四邑為丘之丘蓋古什一之法謂取之公田而足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不稱夫人故不言薨不反哭故不言塟我小君）

昭公夫人至是始薨也不成昭公為君故不成孟子為夫人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則薄于孟子可知矣其稱子蓋昭諱之

公會吳于橐皐（傳言大宰嚭欵尋盟本無有盟何尋之有此傳之妄○橐皐今廬州府東北廢梁縣界）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傳言公及宋衛盟而卒辭吳盟亦妄○鄖今揚州府泰州）

七年夏公會吳于鄫、魯地吳出而會諸侯諸侯之至者魯以外一邾而已宋與衛猶不至也今勝齊于艾陵吳勢益大乃身至于橐

皐橐皐吳地坐致諸侯召衛與宋宰先趨命者又止一魯衛與宋皆不欲行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蓋勉至二國而使之事吳也宋衛會吳魯非同會不告亦不書至明年遂有黄池之事（傳言衛侯會吳于鄖則宋皇瑗亦會可知宋公不出故黄池後有吳欲伐宋事）

宋向巢帥師伐鄭（宋告故不告取錫等事）鄭既城嵒戈錫以居宋之亡人又欲取雍丘以給嬖臣宋雖取鄭師然曲故在鄭也已而

宋公伐鄭宋人伐鄭令向巢又伐鄭取錫圍嵒殺元公之孫是何報鄭之又甚哉明年春鄭罕達取宋師于嵒獲二大夫以六邑為虛而後隙地之兵始息哀之末造至于如此即欲不流為戰國不可得矣

冬十有二月螽

周十二月今之十月也十月豈猶有螽乎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火猶西流則為今

卷之三十六

之八月矣司曆者再失閏故以建酉為歲終使舊史可改則所宜改者莫此為甚然而仍書十二月經本舊文又何疑哉

（己未）（敬王三十八年）十有三年（晉定三十齊簡三衛出十一蔡成九鄭聲十九陳閔二十杞閔五宋景三十五秦悼十楚惠七吳夫差十四○孔子年七十在魯）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宋告○嵒宋鄭閒隙地今未詳）

宋向魋救其師鄭罕達使狗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二大夫以六邑為虛報向巢之伐也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黃池杜謂封丘縣南有黃亭蓋據國語吳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商齊之閒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于黃池之說也然今燕湖縣東南寔有黃池未知誰是○吳當舉號今稱子以晉侯對之）

黃池春秋之大扃也以世伯之晉俛而從吳吳將得伯而晉遂為天下笑豈復鍾離會戚柤向之事猶將奉晉者婉哉揆厥所由寔因季氏蓋自季肥主事方欲挾吳以自強叔還會柤已生其釁至明年而遂有鄫衍之行十

春秋傳注　哀公二　十四

卷之三十六

二年公會吴于橐皐後要宋衛為鄖之役吴得宋衛因欲致晋遂北至于黄池盖先會晋侯而後往會吴子事誠在魯與伯主之為盟者吴詞公于其年甫十六何知有晋亦何知有吴其出與入皆季之意以天下之大勢而聽于康子之一人經之意痛直在晋豈獨國勝子死為吴國將危之歎哉會而不盟故但言會而不言盟本無單平公故但言公會晋吴而無單子既無盟則傳言先晋語言先吴舉

不足據蓋越告方致而假爭歃以愚諸侯實則不盟而遂去後世聞其爭而以意為之說先吳先晉紛然異詞直以經不言盟為斷可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楚告○申字子西昭王弟）十年吳救陳故乘吳之出會而伐陳（哀十年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眾而侵楚丶既寧於于滅陳）

於越入吳（越告○入吳在吳晉爭歃先而經書在後者越告後）哀之元年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丶子以

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句是以來越嘗臣事吳及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子胥諫曰是豢吳也夫越在我腹心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何所用之弗聽及夫差會諸侯于黄池越乃伐吳大戰克之獲太子友遂入吳哀之二十二年竟滅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周元王致胙爲伯東諸

侯畢賀號稱霸王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晉告。無事實）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螽

再失閏也

卷之三十六

（庚申敬王三十九年）十有四年（晉定三十一齊簡四衛出十二蔡成十一鄭聲二十陳閔二十一杞閔六宋景三十六秦悼十一楚惠八吳夫差十五○孔子年七十一在魯因史記作春秋至十六年孔子七十三歲卒）

春西狩獲麟

麟為異獸非野人之所識也叔孫氏之車士子鉏商狩而獲之以魯告于君大夫魯史志之以為祥夫子作經始隱公迄哀公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至于獲麟則仡然而止此以後遂不復書者何也魯論志之曰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今讀春秋至獲麟其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置于舒州六月齊人弒其君置于舒州孔子獨事甚懼知季肥之惡方十寤子宿癡如而哀不勤弱稚鋤艱身閔率肥從意盍承難為陳恒之所為哉是故陳恒以

請討以明亂臣賊子人〻得而誅之〻意迨哀公不能三子不可聖人之懼〻滋甚于是不得已作春秋起隱公至陳恒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他事雖所並書而所致意者獨在臣弒君子弒父之一事以曉哀公之意以誅康子之心惟是寘陳恒于言内則所曉哀公與誅康子之意全乎不著若竟絕筆于此事則于訕切當世之意又懼太明〻之不可悔之不可于是巧為法之法而絕筆于獲麟知孔子

者以為誅亂臣討賊子以維萬世之人心以明一時之大義罪孔子者以為是嘗討于吾徒爾孔子雖免于罪戾而萬世而下卒無知孔子之人公羊氏之言曰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袍曰吾道窮矣杜預氏之言曰麟出非時感麟而作、起獲麟則文止于所起自是以來人百其說至曰制作三年文成而麟至烏呼抑又誣矣故窃以為托始于隱公絕筆于獲麟皆所以明誅

春秋傳注　哀公二十八

卷之三十六

討之義其書皆魯史之書未嘗有所改作益損于其間故曰其文則史其書雖魯史之書而誅討之義未嘗不寓于其内直書之内故曰其義則丘窃取之矣文公以上政在諸侯故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文公以下政在大夫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二百四十二年但有大夫弑諸侯不聞諸侯弑天子経為大夫作不為諸侯作故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楚莊一出名正言順以

楚討徵舒天下不敢弑君者二十有五年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戰國之亂甚于春秋而弑君叉不日之禍反不甚作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事本左氏而間去其誣時攷他書以佐成其闕要以斥書法之陋義罷褒貶之支言意必固我為非聖之書好惡是非出人心之共謹存此論以俟後之知聖者焉

卷之三十六

哀公二終（起八年止十四年）

著書年譜述

是書也我叔開止所著也叔少治春秋慨世之宗胡傳者多附和雷同者未有能明大旨窃謂春秋之大旨莫重於誅亂討賊而治亂賊尤莫嚴于大夫識此以貫二百四十二年之始終而要以根據左氏箴砭胡傳為著書之本旨顧自處窮鄉後學何敢妄有著述以蹈荒經滅古之譏寔因舉業起見故先之以標題繼繼之以別論經義名其編曰春秋大聲

而未敢遽以通經自命也始于天啓子丑庚午科試以經藝受知于毘陵鄒常先生以及寅卯遂有就緒甲申乙酉以後絕意進取益專心舉業念茲在茲至丙申命　兒清稿請政虞山錢牧齋太史深加歎賞以書見遺累幅發論言稱為尼父之功臣康侯之諍友頗惜其以舉業而歧也于是謹遵先生教凡有涉於舉業者悉芟之專以明經為務早夜精研不欲傳千古不傳之秘至夢寐飲食無非經

義猶憶範當侍食左右見叔穆然若忍忽投箸而起久而書歎已復食指食前蔬菜顧謂範曰我頃有齊淥饌而珍之味何以加此乎集專心篤嫁居歲在酉而書大成更其名曰春秋傳注命戴錄遂出其稿紙皆零星補綴不啻再易三易至有十二易而始定者其反覆詳慎如此錄就再正虞山乞其序未幾而錢太史已逝矣嗚呼我叔當聖遠言湮之會不惮排羣說而為是書先生獨見賞於世俗意論之外豈非千古之僅事歟孰意序未出而

知己云亡良可憾也然舉是書之提綱挈領貫穿全經之要已具載于原所遺札中故即以弁之簡方欲付之剞劂以公世夫何書成而心血已枯我叔亦於辛丑歲捐館矣痛念疾革時無他囑惟以此書爲諄〻爰是揮淚手錄攜至林村不意癸丑倏遭回祿凡所著書文稿本并遺像俱成灰燼可勝悼歎今年範年已七十有六矣兩目雖未昏華而精力衰落自分無幾歲月恐此書一旦散佚有負

所所托他年何顏相見於地下其原所清稿又經改削者向存文昭侄處移來繕寫　副本夫此書之果有當于宣聖微旨堪繼丘明之席以救文定之非垂天壤而炳日星與否余小子則何敢知第以我叔三十餘年攻苦心血重以遺命敢不敬述以俟後之善讀經者至其間不無訛謬舛錯處揔在先在先叔殁後無可攷証仰冀高明鑒之

康熙歲次戊辰仲秋　侄民範敬述